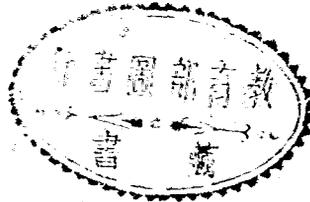


歐戰縱大山戰記

魏爾德著
陶茲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MG

E194.4
4

歐戰大山樅戰記

【過之俄擊普在元登旬月年一—】
【經軍潰土東帥堡興下八四九】

著 德 爾 魏
譯 人 茲 陶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錄

先聲.....	一
計劃和對抗計劃.....	二八
索爾道存亡戰.....	三六
俄國人來了.....	四三
地面上的火光.....	六八
八月二十一日.....	七一
八月二十二日.....	七六
八月二十三日.....	一〇〇
八月二十四日.....	一一七
八月二十五日.....	一三五

八月二十六日	一六九
八月二十七日	一九三
八月二十八日	二三四
八月二十九日	二七二
最後一擊	二七六
結論	二九〇
參考材料	二九一

歐戰樞山大戰記

先聲



(南)



幾名軍官站在門底近處，這門在彼得堡參謀本部大廈裏面是到俄軍參謀總長耶奴希開上。他們站在這兒，可以望見室門。參謀本部動員科科长不多幾分鐘前即在這門後不見了的。軍官們並不互相談話，靜看這門。已經下令總動員了嗎？這是他們願意儘速知道的事情。

總動員——這意思不祇是對奧宣戰，也是對德宣戰。他們渴望着戰爭，人們頻年來即以戰爭來訓練他們，他們希望戰爭到來。

門開了。參謀本部動員科科长杜勃洛爾斯基 (Dobroslav) 將軍離開房間，先見到背他

先聲

R4222

柔和而小心地關門。手上捏一張大紙。此刻他鬆開軍服鈕扣，將紙送入裏衣袋去。

軍官們向他奔去，他舉手低聲道：「戰爭，先生們！動員令已經下了。」

他被靜默的軍官們跟着，走下陸軍部底寬敞的大石梯，軍官們底臉被內心的緊張所興奮而紅漲着。

中間有一位軍官在門前擋他前進，問他：

「長官，您帶着這一張含有戰爭意義的紙張去幹甚麼？」

杜勃洛洛爾斯基將軍用手翻脫手套：

「年輕的朋友們，但是您們願意多知道些。這張紙暫時還是毫無用處的。依這張紙的說法，您們還無從向柏林躍馬前進，我的朋友們。在您們爲到柏林去而備馬之前，這張紙需要樞密院來公佈，在公佈以前，尙需由陸軍部長由海軍部長和內務部長簽字，朋友，這樣才可達到司令官手上，即總司令部及司令部。這些手續辦完以後，那末，同事們，我們才開始過戰時生活了。」

紙張卷起，杜勃洛洛爾斯基將軍底外衣口袋中他坐上自備汽車，汽車開向陸軍部去了。

他自己說：「我走進海軍部長格里哥樂維起 (Grigorowitsch) 海軍大將底房間。我向他說他應該簽名於宣布總動員令的電報。海軍部莫名其妙地看我。他完全不相信會頒發對德宣戰的總動員令。他喊道：「什麼？你們要和德國作戰嗎？但是我們底海軍不能和德國海軍比！德軍海軍將把房屋轟得粉碎！首都彼得堡將逃不出這種命運！」

我請他簽字；但是他不願意。最末他走到電話機邊，用通到陸軍部長蘇旭姆李諾夫 (Suchoninow) 辦公室去的直接電話和陸軍部長說話。

「我真必須要簽字嗎？」他問。蘇旭姆李諾夫在電話中大聲叫道：「您必須簽字，而且要快！」他狂叫的聲音，連我都聽清楚了。海軍部長歎息，看我搖頭簽字。

我奔出海軍部，跳上汽車，開到也拉金島 (Jelagin-Insel)，開進內政部長馬克拉可夫 (Maklakow) 底避暑別墅去。

部長坐在辦公棹旁邊。我說話的時候，部長臉色蒼白，直瞪着我，連動都不動。當我開始的幾句話說完之後，他用手來打斷我底話。他沉靜了一個長時期。我並不驚異地在他房間中四面看。在部

長坐的辦公棹對面，有一個壁龕。裏面有一張狹棹子，棹面上鋪有白布。這塊棹布上站有許多大神像，像面前點有燃着蠟燭的神燈。壁龕頂前面掛有一盞教堂裏面用的燈，也是點着的。

部長終於結束了他底可怕的沉默，站起來，低聲地說，但是音調是失望的音調：

「這絕對不會好。這次，戰爭不是國民底普遍要求。伺機而動的革命者迫不及待地候着戰爭，以便完成在日俄戰爭中已經開始了的工作。我們人民寧願意革命勝利，不願意帝國對德國戰爭得到勝利。」

他又沉靜下來，在室上下往來。他又走到壁龕。他又手，屈身下來。然後他走向寫字棹，在電報上簽字。

我走完了原定的其他路線，進電報總局去。七月二十九日這一天，我於晚上九點鐘走進電報局。

陸軍部長已經通知電報局長，說我將送一份分外重要的電報去。我即刻由一個公役引到彼得堡電報局長私人辦公室去。

我解開我底外衣，將紙張遞給他，我完全知道經我這次遞送以後，世界歷史上將有一種行動開始，俄帝國最高當局對於這次行動底結局之觀察，意見始終是不一致的。這是我始終經歷到的。我所負的使命是在電報局中留到電報發出和對方接到電報為止。因此我和電報局長一同走進一間房屋，在這兒將電報原稿用打字打成許多份，這樣可以同時將電報發給我全國許多官員。

複寫稿由電報局長親自取去，藏在一個袋裏面，我們又走向一間彼得堡電報局底大房間去。我們走進這房子，不多時以後，全室肅靜無聲。摩爾斯電報機 (der Morseapparat) 滴得滴得的聲音停止了。因為要整理一下，好叫在發送總動員令電報時緊接前後及同時不許有其他電報可以發送。局長走到一張桌子面前，從衣袋中取出複寫的電報稿子來。公役走到他身旁，把它分送給許多人，這些人在我看來，坐在他們桌子旁邊都是緊張的。

這時候，電報局一員高級人員走到我這邊來，低聲對我說：「閣下，耶奴希開維起將軍在電話中找您！他要立即在這一秒鐘之內和閣下說話。他叫我說，閣下身上所帶的電報，無論如何不要發

出。」

電報局長身材高大，很溫和地站在我旁邊，驚奇地看我。我在我所站的地方轉身大聲向他說，請他且將複寫電稿再藏到他衣袋中去，奔到一間相去不遠的房子去接電話。

耶奴希開維起將軍在電話機旁邊，十分簡短地向我說，我應該截留電報，等參謀本部上尉吐幹巴拉諾夫斯基 (Tugan-Baranowski) 到達電報局來。

我於電話說完之後，喪然地走進前房間去，電報局長始終追隨着我，他甚麼也不知道。

我向他收回總動員令電報，藏在胸前衣袋中，上下踉蹌了好幾回。

吐幹巴拉諾夫斯基已經來了。他分外興奮，告訴我，他在全城各辦公地點，一處又一處地追我，向我傳達沙皇最高命令，不要發電報。總動員決議像被最高命令否決了，沙皇以對奧的局部動員令來代這一道總動員令。

我通知電報局長，駕車到參謀總長耶奴希開維起那兒去。在辦公室中見着他。他狂悖。連我也對耶奴希開維起不能掩藏我對事情變化之謹慎態度。

耶奴希開維起漸漸沉靜下來了，向我敘說，沙皇曾經說明，他個人單獨對帝國安全負全責，他沙皇，凡是因爲中止總動員而變成局部動員以後，帝國所發生之事故，由他單獨負責。耶奴希開維起向我說，「後備軍代表」自動地用盡人間一切辦法去說動沙皇下令總動員，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沙皇決定無論如何不下這總動員令。這樣就只下了對奧國的局部動員令。

第二天早晨，即七月三十日早晨，參謀總長耶奴希開維起用電話和我說話，向我說：

「您仔細聽：現在有我們改善情況的希望。您準備好，我有電話給您，您即刻到我這邊來。這大概是中午的事情……。」」

杜勃洛洛爾司基將軍等到下午，在他等候期間，發生了下列諸事：

主戰派全體和沒有主裁似的人，在準備怎樣能夠說動沙皇下總動員令，不能決應取的路線。農業部長克利沃興（Krivoshchin）特別表示不安靜，他以最迫切的態度說動耶奴希開維起將軍，對沙皇用盡各種方法。末了，近中午的時候，陸軍部長，侍從武官長蘇旭姆李諾夫，外交部長沙索諾夫（Sazonov）和參謀總長耶奴希開維起將軍一起走進陸軍部長室。沙索諾夫說話，他建議，即

刻請正在城外彼得宮(Peterhof)的鄉間別莊上的沙皇聽電話，以便乘其不備，這是辦到了。

電話接通了，當沙皇接電話時，另一端電話聽筒在耶奴希開維起將軍手上。其餘兩位沙索諾夫和蘇旭姆李諾夫站在他對面，傾神注視他。

耶奴希開維起將軍並不先事寒暄，一接話即請求沙皇下總動員令。耶奴希開維起在請求時趕快附帶提了幾種理由。沙皇佛然拒絕了請求，但也和將軍談到總動員令之可能性。

耶奴希開維起即刻更變了戰術，向沙皇說，外交總長沙索諾夫站在他身旁，請求即刻和沙皇在電話中談話。彼得宮那邊沉靜了一回。沙皇沉默了一些時間，隨後說：「如果必須有話說，好吧。」

沙索諾夫接過電話機，請求當天覲見，因為他對於一般政治情形有不可延緩的材料必須報告——一件緊急報告——。沙皇又沉默了一回，回答道：「是的；但是我今天分外忙碌。但是，也許還是可以的，我約了他替希介夫(Tatishschew)三點鐘會面。假如您和他同來，有妨害嗎？否則我沒有一分鐘的暇時間。」

外長即刻應允沙皇，於他無妨害。三點鐘和他替希介夫同進彼得宮。

沙皇掛上電話機。沙索諾夫看陸軍部長和參謀總長

「我三點鐘去和沙皇說話。但是天曉得，他替希介夫覲見沙皇又有甚麼事呢？」

三個人發呆。他替希介夫曾充柏林陸軍武官，和德皇有私交。耶奴希開維起用電話審慎探聽，決定他替希介夫少將見沙皇之目的。三個在無限驚奇中決定了他替希介夫當晚即須起程赴柏林去和威廉二世進行德俄間和平交涉。爲了作最後商討，他奉命於七月三十日午到彼得宮去。明白其中內情之後，耶奴希開維起懇請外長沙索諾夫，凡是能依他們底意思去說服沙皇的一切，均儘量去說，他說：

「我對您此行之成功，並不懷疑，如果成功了，請您就近在電話中招呼我。我下了總動員令以後，即刻就走，將電話破壞，用一切方法把我隱起來，絕不令人找到。我必須得隱起來，爲的是避免接得違反前令和停止總動員之新命令。」

各位放手。沙索諾夫回他辦公處，和法國公使談話，隨後到杜龍（Dorom）飯店，杜龍飯店時常于俄國顯要以敘談機會。

農業部長又來到這兒，興奮緊張，堅約外交部長，使他下午堅定和有力地留在沙皇那兒，務必達和德國宣戰之目的。

外長沙索諾夫於下午以原車向彼得宮進發，他決心當天下午在沙皇那兒實現對德宣戰之目的，在沙皇心目中認爲他本人和德國皇帝間中間人之他替希介夫少將將被派赴柏林，阻止迫在眉睫之戰爭。

宮役穿着奇突的，滿身金色的中古服裝，來迎接兩位，引他們穿過花園，走進一座小房子，這是沙皇在彼得宮芬蘭海灣邊休養住的。

侍從副官在地層中接兩位，請兩位即刻覲見沙皇。

沙索諾夫和他替希介夫少將走進二樓沙皇辦公室。光線透過很高大的窗子，射入室中。可以憑此窗遠眺芬蘭海灣上風光。

室內有兩部打字機，打字機用紙蓋着。壁上掛有軍人戲劇的圖畫。一具軟睡椅和六具皮椅子充實了這一間陳設奇突而簡樸的房間陳設。

沙皇容光黯淡，他用手略示意，命來客入座。人們坐成圓形。

沙索諾夫鐵一般的堅決，不錯過時間，他即刻以不可動搖堅韌精神來開始爭取地位，而且並不用開場白，一待坐下，即向沙皇說戰爭是無可避免的了。所應考慮者為德國決定在歐洲緊張的政治現狀當中，造成俄國和德國間的衝突。這一點已有事實證明，事實即德國外表上看來並不想使其聯盟國奧地利上「真理之途。」現在除了考慮目前忽然急迫的戰爭，如何才能在有利的條件之下爆發而外，其餘都不值一顧的了。下總動員令以表示促成浮現在空中的戰爭，總比怕造成戰爭動機要好些。如果怕的話，則反而有被捲入旋渦之感，如果這樣，情狀根本不利於俄國。

沙皇拂然反對他底話。他向他底外交部長說明他確實對戰爭恐怖，真的引起可以避免的戰爭的繁重責任在抑制他。他限制自己用手段，他說：「雖然軍事上也許不能寬恕，但是糾紛或者可以用非俄國始料所及的意思來加速解決。」

沙索諾夫被沙皇底嚴厲態度和皇帝當時所處的十分悲傷的孤立地位而鎮壓住了一些時候。

然而他見到沙皇依然不堅決，他不知道他應該在那兩種危急當中選擇那一種，他迅速地利用此種猶豫態度，聰明而敏捷地利用之。他將外國軍隊開進俄國時所能產生的一切危險分析給沙皇聽。他底話長而詳盡，而且用盡一切確信力量來說明。

他因為忽然想起有一位將軍坐在他旁邊，這位將軍正在期待沙皇對和德國議和的事情作最後決定，所以他底聰明而有情調的措詞忽然遇到困難。這位將軍此時還在期待他到柏林和德國進行保障和平之一定使命。隨後沙索諾夫有了主裁，結束他底談話。

沉靜了一回。沙皇一躍起身，大步行走，顯明地在室中往來蹀躞上下，沉默苦思。

他替希介夫少將在以前一小時半談話中未能插口一句，在這沉靜的時間中，也覺得有參加這種重要而難得結果的談話之責任，他在沙皇交臂胸前，搖頭站住的時間說：

「上帝，這是難決斷的！」

沙皇此時顯出非常不安，怒視少將和向他大聲喊道：

「決定嗎？由我決定！」

沙索諾夫見到他底優點，又說話，善良而確實。最後，沉默很久以後沙皇像於聽了外長說話之後，也確信如果不即刻下手準備應付可能爆發之戰爭，對俄國的損害太大。

沙索諾夫此時跳了起來，請求即刻准予下令總動員。

沙皇在窗前站了一回，遠眺那海底遠處，他底視線注在上下馳逐的漁船底白布風帆上面，隨後臉對着部長，說道：

「我准您下總動員令。」

沙索諾夫請求即刻在這准予下令總動員。沙皇只是點頭。沙索諾夫鞠躬，離室而去。他替希介夫少將因為始料所不及的談話結果，在室內惶惑不知所措。隨後他想到他完全是贅疣了。沙皇站在窗下，始終背對着他。少將深深鞠躬退出室外。

他在地層中找沙索諾夫。侍役引他到一間小房間去，他在那兒見到外交部長在接電話。他見沙索諾夫如何興奮和熱烈，正在和參謀總長耶奴希開維起說話，向他報告沙皇即刻准許下總動員令。沙索諾夫向電話中輕笑一回，少將又聽外交部長說：

「此刻您打破您底電話機，」又重複地說：「確實命令您們，我底將軍，」因為他怕電話不被打破，當時又很擔心命令又可以收回，所以又說。

參謀總長於電話中談話之後，即刻召動員科長杜勃洛洛爾司基到他那兒。杜勃洛洛爾司基就回憶所及，敘述道：

「耶奴希開維起即刻召喚我去，告訴我他頃刻和沙索諾夫談話經過。總動員令電報必須即刻擬好。定明天為全國總動員之第一日，即七月三十一日。即此第一通電報——舊時電報當然無效——亦須由總長簽名。耶奴希開維起知道當時海軍大廈在召集部長臨時部長會議。耶奴希開維起和我同車前往。」

我在開會休息時間內收到必要的簽名。電報辦妥了。我到電報局是午後五點鐘。一切都和前次一樣。我像站在白熱的火炭上面，然而依然在想沙索諾夫底話：「每天埋頭旅行吧。」我確信到最後一瞬間電報依然會發不去的。

複寫稿和電報辦到待發的程度共需時間一小時。我於六點鐘走進大電報房。

男女發報員間又是一種可以慶祝的沉靜。每座電報機都分發到一份電報複寫稿。此時是六點鐘以後不多時，電報機滴得的聲音開始打破以前的沉寂。

這是新時代底開始！

此刻因爲所有收報局必須將電報全文回電發報局複校一次，以觀收到總動員令是否沒有錯誤，所以我必須候着。一小時以後，覆電由歐亞、俄羅斯各地中心傳來，說明總動員令依照原令收到。

八月一日晚，彼得宮、亞力山大教堂舉行晚禱禮。沙皇皇后以及皇帝全體女兒都來參加晚禱。神禮完畢將近八時，皇帝和公主們回宮。皇帝於回到宮中時，接到內宮侍從長官報告御膳已經準備妥當。沙皇則接到副官呈上的沙索諾夫所發電報。

電報是封固了的，放在皇帝辦公室中辦公棹上。

當皇后和公主們進膳廳的時候，皇帝走進他底辦公室去。副官侍從站到門旁。皇上走進辦公室，單獨在裏面望了半小時。皇后分外不安，她於半小時後遣女兒他脫耶拿（Toljara）到第一層

去請父親。公主見到父親單獨在辦公室內，他坐在棹旁，對電報出神。隨後他取電話，命接外交部長沙索諾夫，命其即刻到彼得宮覲見。

公主他脫耶拿見其父親臉色蒼白，而且發顫，她哭了。

皇帝於是離室，女兒隨侍，走向膳室。

皇后於皇帝走進膳室時，驚奇地看他，她看見丈夫臉色蒼白，發顫，她跳起來。皇帝此時以幾乎失望的聲調說德國宣戰了。

皇后坐上一把椅子，熱淚縱橫。女兒們被父母神情所刺激和震駭，也抽咽。她們哭，想安慰失常了的母親。

皇后過了很久才回復常態。羣集在食棹旁邊，食事は準備齊全了，然而皇室中無人有心於果腹。皇后就此終席。

沙皇到辦公室去，待沙索諾夫來到。

皇后吻她底女兒們，命令其副官去發一通送到西比利亞、杜巴爾司克（Тобольск）去的電報，

這是她匆忙中親自擬成的。這通電報是發給拉司布丁 (Rasputin) 的，他在醫院中養病。他底彼得堡女信徒中有一個在杜巴爾司克襲擊他，在他腹部戳了他一刀。拉司布丁被送進醫院，他底太太是基屋尼亞哥賽瓦 (Khionia Gusewa)，被禁在精神病院中。她在一間隔離室中終日吼叫！

「我殺死了反基督徒！」

她因為要自殺，所以經常受嚴重監視。年二十六歲，姿色很好，舉止行動一如俄國娼妓。是歌斯里的性女人，女酒徒，喜音樂，和杜斯思退夫司基小說中的描寫之圖形相等。

皇后發電給拉司布丁。她以事實告訴他，而且請其覆電。隨後她回入室中，坐上靠背椅子，獨自出神。她想到最後一星期和最後一個月，她記及在這過去了的非常光明和可以慶幸的「季節」中，始終為惡劣的豫想所纏擾。

跳舞會，宴會，不絕地前後相繼。歡欣的慶祝和筵宴，使俄國貴族和宮廷發生密切關係，而且所有宴會都是這樣歡欣的，而且所有這些慶祝宴會都充滿着歡喜，每次歡聚時的忘形放縱的程度，使人覺到在這些社會組織中現原形的許多勇敢赤誠的軍官，都有以在彼得堡的歡聚為一生最

後的歡聚之概。

不列顛飛行隊受人熱烈致敬。爲了歡迎英國軍官在沙司可萊賽洛 (Zarskoje Selo) 避暑宮中舉行花園宴。

彼得堡人士不同意在他們底游艇上面宴請軍官。

英國公使館招待會，在英艦獅號上的便餐，是在獅號 (Lion) 和新西蘭號 (New Zealand) 上面之大規模宴會之先導。

兩艘軍艦在舉行大宴會的時候，緊靠着，人可以從這一艘跨到那一艘去。八百位客人在艦上跳舞。

七月中，法國總統從英國訪問之後，來俄訪問，這一次訪問，和英國一樣，也在軍艦上面舉行。俄國朝廷舉行同樣的宴會，皇室爲歡迎普恩卡來 (Poincaré) 而舉行之禮節，達於一切禮節之最高點，克拉司諾塞賽洛 (Krasnoje Selo) 露營中大炮燈號。

下午，法國客人和大羣俄國人士已經到了沙皇消夏別墅中。

閃閃的陽光射在廣袤的，起伏不平的和以滿佈樹林的土阜爲邊緣的平地上面。

沙皇及皇后，法國總統，大公爵們和大公爵夫人們，以及參謀本部全體人員檢閱軍營，這軍營中住有六萬人。

社會聞人和部長們，這時候等在一處支有帳幕的土阜上面，人站在這上面，可以盡覽平地上面一切風光。

婦人們華麗的衣着，白帽子以及陽傘在男子黑色禮服上面造成一處處彩色斑點。傍晚，沙皇和皇后由軍營回來。男賓冠蓋坐在一輛車中。法國總統坐在他們左邊。沙皇兩位長公主對着兩位坐在背座上面。

沙皇騎馬躍近車的右側，後面有一羣佩有閃着光芒的勳章和穿着整齊潔淨的制服的大羣大公爵和副官隨侍。

皇后下車上土阜。沙皇下馬，人們在土阜頂上站成半圓。

土阜下半節上面站有大隊兵士，沒有武裝，把守要道。太陽下去了。天空閃映着各種顏色，沙皇

示意以後，敵兵底禮砲打破了沉寂。全部樂隊奏聖曲，賓客脫帽靜聽曲音。這時候有一名身軀高大的下級軍官由兵士中走出來，上前幾百公尺，直到土阜脚下，用響亮的，直叫到平地遠處的聲音祈禱。在場的幾千人循聲朗禱，爲祖國，爲沙皇向上帝祈禱。

此外又舉行了許多非常的和宗教性的典禮，沙皇皇族和法總統下土阜，向克拉司諾葉賽洛（Krasnoje Selo）進發，大公爵尼古拉尼古拉葉維起（Nikolai Nikolajewitsch）在那兒設宴招待。

宴會時在席賓主雖尙須爲如前此所行之典禮所拘束，然而這些人於飯後迅速地，而且是全體地，都到富麗的小戲院，即到彼得堡宮廷樂隊樂劇院去放縱一下，休養精神去了。

第二天早上六萬人在法國進行曲“Pamle et Meuse”——兩條河名——和出發到洛林去（Marche Lorraine）歌聲中經過沙皇和普恩卡來（Poincaré）面前。——

皇后回想到這種歡欣和煥發的往事。

她底房門上有人低聲敲門。一位副官進屋來，給她一通電報。副官曾經擔心到杜巴爾司克去

的，傳遞拉司布丁回電的電報線是解放了。……底回報於不多時以後已經到了皇后手中。拉司布丁發電報給皇后，戰爭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加以阻止，否則皇室和全國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地，而且爲了巴爾幹半島而戰爭是不值得的。皇后念電報，面色蒼白。她又坐到一張椅子裏去，又回到最近一時期事情。但是現在內心方面卻因爲拉司布丁底回電而震驚到最深刻的地步，這回電底意思和她底所見相合，皇后記起了和團兵正相反的事實。

拉司布丁暗殺事件使皇后極度不安。不久在尼希尼諾烏哥洛特 (Nischin-Nowgorod) 彼得堡和莫斯科發生嚴重罷工。叛徒對警察取最嚴重的抵抗形勢，發生了嚴重巷戰，俄國監獄有人滿之患。彼得堡甚至發生街市戰。一般人於交易所市價跌落愈甚的時候，受損害亦愈烈。人民埋怨，尤其埋怨俄國貴族生活，這些事情皇后知道得很清楚。

她想起一天大公爵坡里司 (Pols) 底母親在她那兒爲她底兒子向大公主求婚。皇后堅決拒絕了，當時寫信給她丈夫：「人怎麼能夠將我們底女兒許給飽經世故的人，什麼能叫我們底女兒住到一家已有別的婦人住過的人家去呢！」

皇后忽然中止沉思，預備寫信給拉司布丁，她堅邀他在健康狀態許可之下，即刻到彼得堡來。皇后坐到底寫字棹面前，找信紙出來。她尚不能決定她應該寫些甚麼給她底親信人，她翻抽屜，發現一封沙皇寫給她的信，這封信使她流淚。

沙皇底神經性的步子聲音她都聽得清清楚楚的，此刻爲最可怕的念頭所苦悶着，不安歇地上下蹀躞，他現在負有千百人底生死安危重任，他當時寫給他太太說：「我今天念了一節由一個矮小的，穿藍衣服的少年人敘述的富於激刺的往事。我很歡喜這一節敘述，必須多多使用手帕。」

皇后很苦痛地回想到他經月地稱她丈夫爲「我底親愛的藍衣少年人。」

她回想，又十分憂悶，她和丈夫相離不遠，他必須看過她丈夫因爲他所特具的優柔寡斷的，富於感情的特性，在以後一時期中，究竟將不得已地經過那些不幸事件。她祇想到軍事事件叫他厭煩和他不熟習軍事，以後要人當兵是使他非常爲難的。她底丈夫帶了愛犬 *Otello*，很沉靜地乘遊艇獨自浮游在彼得宮湖上面，這是他心愛的事情之一，現在卻不得已地幹一些和他底歡欣喜悅的天性相去很遠的事情了。

她突然躍起，走到丈夫那兒去。然而她聽到副官說外長沙索諾夫和英公使布哈爾 (Buchan) 在沙皇那兒。

皇后回來，寫信給拉司布丁。

對於沙皇在戰爭中之意義，不但皇后注意。沙索諾夫於由彼得堡向彼得宮進發以後，情緒亦不痛快，宣戰文書放在他公文包中，他腦海中想起不多天以前他和法國公使柏來屋洛圭 (Pal-sologue) 的談話。公使曾經在估計未來事件時很詳細地問他沙皇之心境如何。沙索諾夫回答：

「您不能忘記了沙皇底主要性情是神祕天性。」

他曾經向柏來屋洛圭敘述一節沙皇和他——沙索諾夫——底表兄前首相司托里賓 (Stolypin) 和沙皇談話經過，司托里賓於一九一一年為社會民主黨所殺。

司托里賓有一天向沙皇建議一件難下結論的內政事件。沙皇如在夢中一樣傾聽司托里賓說話，最後表示一種溫柔失望的神情，說道：

一九四一年
八月到宮
中



「任您什麼辦都不要緊。」

司托里賓十分驚奇這種回答，審慎而活潑地抗議。但是沙皇悲傷地回答。

「我所辦的事一無所成，彼得阿卡特夜維起（Peter Akadievitch），我不幸。此外，人類意志並不要成就事情。」司托里賓一如往時，再向沙皇作有力而果敢之抗議。沙皇終於問道：

「您念過神聖生活嗎？」

首相回說：「念過一部分，如果我不記錯，則這部書至少有二十冊。」

「您知道取名的日子嗎？」沙皇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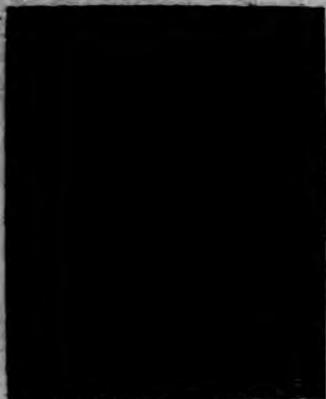
「爲何我不該知道，五月六日。」司托里賓回說。

「這一天是那一位神受人慶賀的？」沙皇又問。

司托里賓答道：「皇上原諒，我不記得了。」

沙皇說：「是教長喜屋勃（Hiob）。」

司托里賓叫道：「天啊，皇上底政府終局一定是幸福的，因爲喜屋勃於欣然承受了上帝給予



沙姆索諾夫將軍



席林司基將軍



雷倫克姆夫將軍在因司脫堡

他的慘酷的試驗以後，得到了幸福和幸福的財寶。」

但是沙皇悲慘地說：「不，不，彼得阿卡特夜維起，對我的又怕的試驗是決定了，可是我這一世得不到報償的了。喜屋勃有一次說：凡是我怕的，略過去了，凡是我爲我設計的，遇到了。」

沙索諾夫在這種不愉快的回憶中到了彼得宮。他立刻被沙皇召見。外長在上第一層底樓梯時想到這位在等他的，神祕的，寡斷的和難於接觸的人，沙皇在家鄉掌握着國家命運，軍隊卻一面調到前方，於是他滿腔憂念。

他進沙皇辦公室時，極度驚駭，因爲皇帝向他說下面的話，迎上來：

「我自己統率作戰部隊。」

計劃和對抗計劃

自一八九二年以後，俄國和法國間成立了軍事協定，這協定規定於兩國中一國被中歐列強攻擊時，另一國出兵援助。兩國參謀本部每隔一定的時期有一次商討，以便雙方意見始終和當時政治情形調和。俄國參謀本部在這一種軍事協定拘束之下，假定同時對德、奧、匈三國作戰，作下列計劃：

(A) 奧國——動員計劃以集中全俄國主力向奧、匈軍進攻為中心。依這種情況，對德國首先不過向東普魯士助攻，到了在多腦河國家方面獲得決定的勝利以後，然後向德國腹地作主攻。

(B) 德國——動員計劃本身則以為德國在東邊也置有重兵，即不以其兵力之最大部分對付法國之可能性不多。爲了這種判斷，所以俄國出兵重心移向北方，以便以俄國大部分兵力壓迫德國，同時對奧國則首先配以相當兵力而已。

俄國大兵備戰時，因爲欠密的鐵路網不敷應用和輻員遼闊，即戰場和邊遠之地間距離太遠，

例如高加索、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之距離過遠，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方能調集。俄國參謀本部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依理義的估計，以二十二天行軍日期——八月二十一日——到達目的地實行攻擊是辦不到的，而且是危險的。參謀本部確信這樣的期間已經是最短的期間了。

最近幾年和法國訂立的協定卻和參謀本部對立的。騎兵將軍席林司基（Shinski）以俄國參謀總長身分簽字在這一方面的具體規定的協定上面，席林司基此刻在戰爭爆發時，受命統率對德作戰的軍隊。

這一份軍事協定規定俄國必須於第十五動員日集中八十萬人向德國進發。

德軍最高司令部在八月初的統一的整個戰略意見，認定俄國無疑地採取A動員計劃；主力向奧國集中，以較小兵力八十萬人向德國進發。

俄國雖然在決定的要點上面未曾誤認危機，然而自始即決定其對法國聯盟義務是最痛苦的，所謂危機即在第十五動員日開始之前進所包含之危機，因為即使不問動員時非常複雜的機械配備由於過分敏捷所引起之不幸破壞，而在這時期間，除了歐洲軍團以外，只有三分之一高加

案部隊可以使用，其餘三分之二和全土耳其斯坦部隊，以及西比利亞駐兵，尙不能加入。

如上文所述，俄國人對德作戰，首先是一種設想的序幕戰，隨後再作以柏林爲目標之主攻。列部隊負有這種局部進攻之任務：

第一軍——亦名維爾拿 (Wilna) 或恩葉門 (Njemen) 軍——在騎兵將軍雷倫克姆夫 (Gennenkampf) 統率之下，轄三個軍團和五個騎兵師。

第二軍——亦名拿來夫 (Narew) 軍，在騎兵將軍沙姆索諾夫統率之下，轄五個軍團和三個騎兵師。

這兩軍底任務是消滅被估計爲薄弱的東普魯士騎軍，在達到任務以前，在魏克散爾 (Weichsel) 之後覓掩護。第一軍在這一個目的之下突過東普魯士東境前進，任務爲壓迫前線德軍。第二軍則在越過東普魯士南境的前進途中向德軍翼側和背後突擊。這是使俄軍覆沒的辦法，因爲這樣失了他們向魏克散爾退卻的路，向北方退卻，因爲有東海，是不可能的。

在分配兵力的時候，因爲以爲第二軍首先負有決定的使命，向敵人翼側和背後進攻，所以把

重心放在第二軍方面在全部作戰方面，因為兩軍在大馬蘇里湖(Masurischen Zeen)山脈間安格爾堡 (Angerburg) 和約翰尼司堡 (Johnsburg) 之間必須進攻，所以兩軍不能保持密切聯絡。到了第一軍由這些地帶的北面，第二軍由南方開來，經西部向東普魯士進發的時候，這兒已經沒有留守部隊了。但是作戰統一性因為兩軍在一個軍集團組織「西北」軍之下，由騎兵將軍席林司基統率，所以是保持着的，總司令部設在福爾可維司克 (Wolkowysk)。

有一種幸運的情況在擬訂作戰計劃的時候，予俄國以幫助。伶俐的特務人員在戰前幾年中為俄國參謀本部羅致了德國參謀本部底戰術，由此知道德國人方面想應付俄國越過南面邊境而入東普魯士腹地，由西向東進入側面的突擊。這樣的可能必須事先慮及。也因為這種理由，第二軍底兵力才分配得雄厚些。第二軍底任務尚不止此，第二軍應當特別注意其左翼，左翼方面配備成爲有力的梯形隊形。第二軍原來爲此尚有一軍團，即禁衛軍團，然而這一軍團於運動開始以後，依沙姆索諾夫之命令抽去了，駐紮在華沙 (Warschau) 一帶。

雖然俄國和法國所訂之協定可以說是不智的，而且全部切實執行了的，但是事實上是更進

一步的。俄國底西方協約國於戰事初起時，不絕地請求其作有力的支持，如果俄國在這一作戰時期即能以雄厚兵力直趨柏林，則更所願望。俄國最高軍事機關，大公爵尼古拉尼·古拉葉維起不依照全部計劃，決定於八月七日增編兩軍向華沙進發。他而且決計，在第一軍雷倫克姆夫將軍方面減少一軍團，這一軍團，原定是屬於第一軍的。兩軍中之三軍團首先集中華沙充前衛。這一方面部隊全部到達以後，再以一軍依照命令時間趨向都冷(Thorn)——波森(Posen)一線，另一軍則配備於波森——勃來斯勞(Breslau)一線。

因爲集中在華沙的軍團在對東普魯士作戰時，大部分被擊潰了，所以可以說俄國統帥以這種方法和法國會合這一種企圖遭了當頭打擊。防禦東普魯士，抵抗斯拉夫大軍突擊的艱難而責任甚重的任務，正落在由封泊利特維支(von Pritwitz)上將所統率之兵力比較薄弱的德軍第八軍手上。俄軍兩軍中每軍都決定向這一軍人撲過去，即以軍對軍論，俄國軍底人數亦佔優勢。德國參謀方面，年來早已竭盡心力來研究如何應付俄國軍隊向德境突擊的計劃。至於俄國人欲「夾擊」德國防守東普魯士的駐軍這一層，早已爲人所慮及了。最後決定底聰明之點是企圖以

有利的準備，在有掩蔽的馬蘇里湖後面，將先到德國邊境的軍隊，先後施以各個擊破。這樣的企圖，無疑的是十分冒險的，而且只能於德國軍底武器絕對佔優勢的時候，才能達到這種目的。因為德國軍隊在東普魯士之生存，不容有從容不迫和猶豫的條件，所以就另一方面說，除具有熱心而外，尚須及時看清事實，放棄這擁有經濟資源之德國肥沃之地東普魯士讓給敵人。如果俄國人能夠撫德國軍之背和截斷其向魏克散爾的歸途，則每個挫敗的日子即在為德國軍隊判定命運。

第八軍所得之重要任務為在有要塞的大河後面和不幸時可以氾濫的哀爾平 (Elbinger) 平原地上抵抗俄軍，待西戰場援軍到達。

第八軍比俄軍，人數方面真是一渺小。第八軍核心為駐在東普魯士和西普魯士的三個現役軍團，而且是第一軍團，第十七軍團和第二十軍團。此外，在動員時加入第一預備軍團和第三預備師，尚加入一些地方軍。最後尚可以調用要塞都冷 (Thorn)，格勞登次 (Graudenz) 和王山 (Koenigsberg) 底預備隊主力。但是這些駐軍底主力是地方軍或者是補充隊伍。另一方面，由要塞方面調用的大批大砲，異乎尋常地增加了這一路底戰鬪力。

邊境防禦起先由三個現役軍團擔任，這三個軍團即在邊境以內準備抵抗敵人。軍隊依原定計劃前進，敵人並無覺察——大批俄國騎兵準備突擊，除了一部分起始企圖以外，是擱淺了——八月初第八軍大隊之分配如下：

第三預備師駐霍亨薩爾茨 (Hohensalza) 附近。

第十七軍團駐德國哀勞 (Deutsch-Eylau) 附近。

第二十軍團駐阿冷斯坦 (Allenstein) 一帶。

第一預備軍團駐諾登堡 (Nordenburg) 附近。

第一軍團駐因司脫堡附近。

騎兵師羹兵能 (Gumbinnen) 以東。

封泊利維支上將於八月八日將其總司令部由波森移至西普魯士之馬林堡 (Marienburg)。
雙方兵力對比如下：

德國第八軍轄十三個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步兵師當時不及現役軍編制之半。俄國方面兩

軍至少有二十一個步兵師，中間十分之九爲現役兵，八個騎兵師。但是俄國預備師之兵力不比現役師弱，德國預備師，尤其是地方軍以及要塞軍遠不及德國現役師之規定力量及戰鬥力量。

德國地方軍和要塞軍方面，因爲缺乏砲兵配備，運用上甚感不快。一部分全無機關槍。此外，這些軍隊本來沒有平原戰的配備。大部分軍隊沒有戰場軍用地圖，砲兵測遠儀、電話機、軍廚、縱列和輜重。有幾個單位況且還是被迫穿了平時藍色軍服去作戰。

俄國軍隊由法國億萬法郎資助而武器、服裝和各種技術裝具，均依最新式觀點配備。

索爾道存亡戰

和由各方面開來的敵軍，即俄軍首先接觸之一部分德國軍隊是希勒封格爾丁根（Fth. Hiller v. Jaerdingen）步兵團所屬之第二營，第四波森團第四十九號，這一團駐在東普魯士南部索爾道（Soldau）貼近俄國邊境。前少校預司脫（Just）敘述當時情形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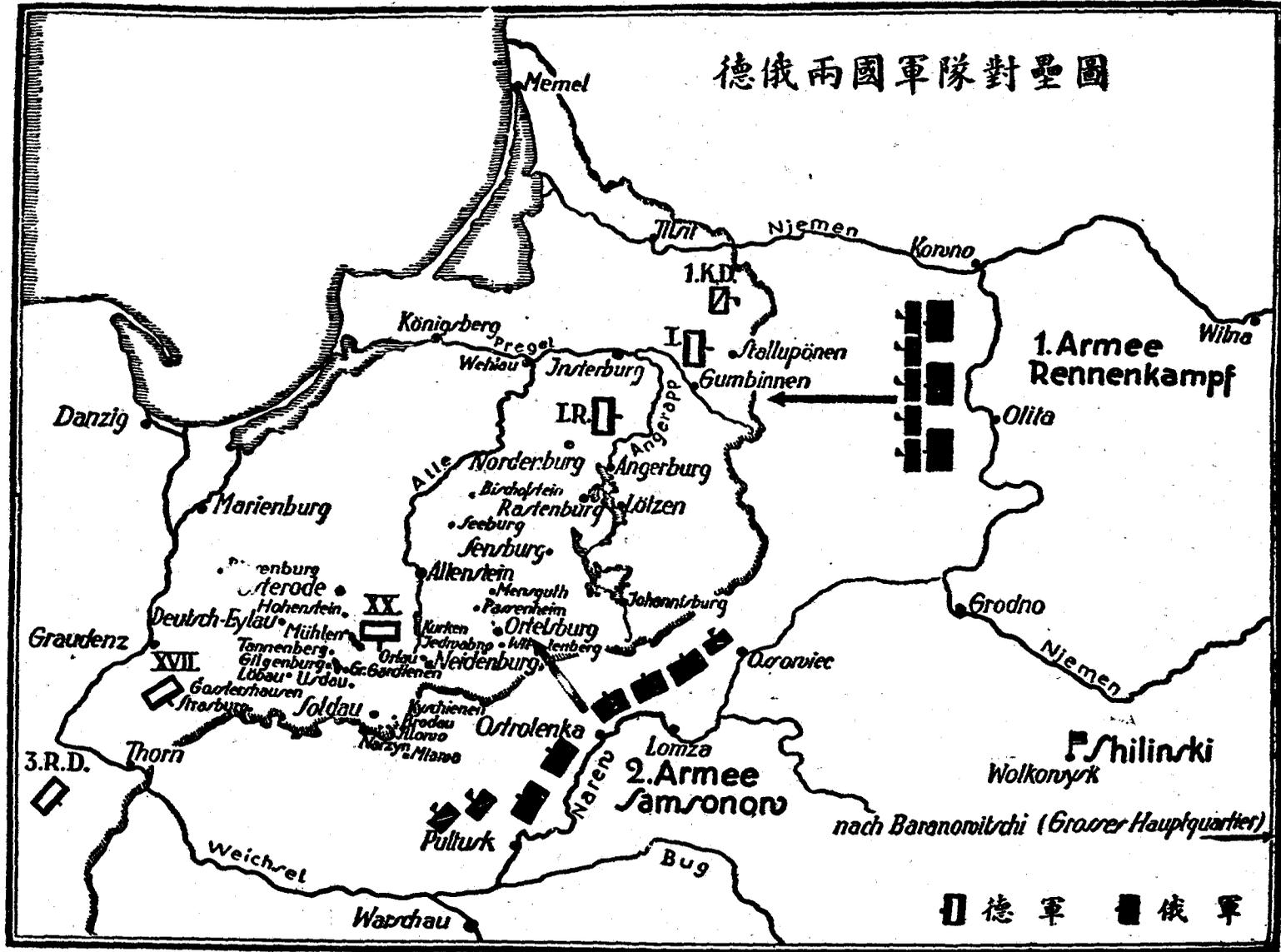
「這第二營於七月二十九日已經知道俄軍第八第二十九兩步兵團在野戰狀態中開到了姆拉瓦（Mlawka）。

第二營增加了裝甲騎兵連，於七月三十日依原定計劃爲邊境守軍配備，進駐我們軍營小城前面。

第二天本營由降兵方面，尤其是由飛機偵察知道敵人挾其雄厚力量向邊境前進。

本營派許多哨兵突擊（Patrouillen-Vorstass）部隊，在俄國邊境上也有，尤其令人注意者，知道敵人正以其非常大部隊向團部駐在地索爾道小城進發。

德俄兩國軍隊對壘圖



八月三日上午十時俄軍搜索部隊已經到達德國境內。當晚，邊境守兵已經發現非常情況。敵人正在前進的南方，凡眼力所及之處，全部爲赤焰所籠罩了。克尼克司哈根（Koenigsbagen），多美乃（Domaneu），李握克精（Rywoezin），納爾精（Narzyn），衣洛服（Ilowo），波洛道（Brodan），格約烏肯（Gajowken），幾希能（Kychhienau）都着了火。全部地平線上面有黑色烟旗在夜色中騰揚，黑烟又被時吐時斂的火焰所拋捲。我們全體官兵爲之心裂。我們假定大軍將對我們撲過來，而不是縱火謀殺犯。

礮兵同伴沉默和憤慨地坐在他們底觀察梯上面，使用剪刀望遠鏡觀察地面，想發見敵人動靜，找尋發射他們底榴霰彈的目標。礮臺不時發礮打破這火光熒熒的夜晚寂寞，但是不久又沉寂。天色很快地黑暗了。敵人尙遠，沒有正確目標可得。我們睡在我們底邊境守軍防禦工事。一四八團三營，我們底機關槍連和礮兵三十五團之第一部分分配到我們方面來了。

第二天早上太陽出的時候，我們知道敵人正向我們前進。前面陣地上到處發見騎兵零星部隊。俄國敵人底活動每一刻鐘比以前顯著。

六點鐘時我們已經見到有力的散兵線向我們進展。我們忍無可忍，向在我們美麗的家放火和狂暴過的人射擊。我們派尖隊偵察以便估定敵人力量。回來的報告和降兵口述使我們決定在我們陣地前面者不下四個騎兵團和二十四門礮。騎兵底任務是一直搜索過我們駐營地點索爾道。

八點鐘，我礮兵於距我們數公里之地發見一隊騎兵正向東北向我們前進。當時我陣地靜寂無聲。礮兵未曾發礮。步兵在工事後面。我們都在候敵人到來。

早晨太陽清亮地照在我們面前的地形上面，幾乎毫無陰影。

左翼忽然發出高聲的叫喊：「敵人來了！槍架集合！」

我當時見到和地平線的境界分明，輪廓清楚：一連又一連的俄國騎兵忽然成羣地走幾希能村莊後面衝出來。這些騎兵以最快的跑步集在村莊前面。人馬的波浪起伏相繼。新騎兵羣不絕由村後衝出來，由向我們陣地傾斜的土坡上面奔躍下來對我們作有力的襲擊。

我們和這一羣衝過來的騎兵直接對立着。他們下坡來，直趨那橫在我們和騎兵之間的小河，

天知道，我雖有各種事物要想，然而我底心卻對着這種非常景象，爲興奮所規持而跳躍。人馬羣奔躍所發出的隆隆之聲，武器炸裂的聲音，這些聲音雖然還相隔很遠，然而都逐漸清晰地傳到我底耳朵裏來。

於是我們這邊赤誠勇敢的戴有面罩的獸類此復彼發地都受了非常刺激，縱然敵人至少尙和我們相距二千五百公尺，他們已經高擡起步槍，無意識地向地形射，因爲命中一層，在這種距離上面是不能想像的。然而軍官又掌握着我們底兵士。我們停止這種無目的的射擊。定一千二百公尺標尺，因爲在這種距離上面才可以談成績。

這大隊騎兵愈逼近我們了。俄國兵底各團愈來愈近了。馬匹奔躍的步度漸漸長起來，已經不是跑步了，大隊騎兵這樣向我衝過來，這是「典型的跑馬場了。」現在更不大跑了，大隊底騎槍和馬刀我們已經能夠眼見在清亮的日光下面閃動了，他們必須來到一千二百公尺距離的地形上面。

於是我們軍官們在嚴厲的命令之下集中我們底兵士發發射命令。現在已經到了這種距離了，由我們陣線上面發出劈拍聲和爆炸聲來了。子彈由槍口射出去，追逐着對向我們威逼的騎兵射過去。機關槍開始發射，聲音沉重而猛急，現在，我們背後礮兵也加入作戰，礮聲宏大而有力，這兒——急劇而有摧毀力地向敵人落在陣地上面。

我們看衝過來的騎兵第一線忽然陷入混亂狀態，馬匹直立起來，我們聽到大聲叫吼，聲音直達我們這一面。

我們忽然看到三十，四十，五十名騎兵在最前線被機關槍橫列所攻擊，可憐的人們於馬匹直立起來的時候，被拋擲得很高，於馬匹跌下去時，隨同跌下去，——隨後敵人方面的破滅終結了。

騎兵連底前列中間忽而此，忽而彼，到處冒起黑色高烟柱來，榴霰彈正爆炸在敵人的中間。隨後又是榴霰彈底白烟相繼地在四周冒起，礮彈爆發，彈雨在正在突擊的敵人中間落入泥中。第一次風波消滅了，陣線前面陣亡官兵所遺下的無人駕御的馬匹在急奔回去。馬匹奔向第二道防線，奔馳過去了。於是向我們衝來的不再是足以致死的騎兵突擊，而是非常大的，但是紛亂的無主之

羣，然而這一羣始終在急遽而粗野的旅途上面向我們衝奔過來。我們底機關槍火愈來愈急劇了，我們底礮彈愈落愈迅速和愈密了。現在危急當頭了。

當我看敵人向我們突擊的時候，即刻發生一種思想：俄軍司令部不知道他們騎兵和索爾道小城中間有泥沼地帶夾着嗎？索爾道河流正在泥沼地帶中間！

事實，殘餘的全部騎兵衝入泥沼地。馬匹成羣地跌倒，人在泥沼中爬。我們眼前是人馬肉體失望的凌亂現象。

幾個騎兵連長尚能掌握他們底兵士，這是可以看清楚的。然而他們卻不能脫正用大鎌刀刀收穫的死路。我們底機關槍和礮彈制人於死，他們卻不願意死在泥沼中。

完了。成千入馬被消滅了。機關槍彈尚在追逐那些可以拍馬逃出泥沼地的騎兵。礮兵以阻止射擊來阻斷退兵路。脫了這次危險的騎兵是幸福的騎兵。我們繼續射擊，因為不放敵逃走，而消滅敵，乃是兵士底硬的義務。

突擊是過去了。戰場呈現出慘酷的印像。無主的馬匹，都半是受了傷的，為畏死心所驅使而來

往奔馳。馬匹集合成羣，企圖奔上土坡，但因為受傷而跌倒，不知同情心是否因為這些馬匹底痛苦無援的遭遇而打動我們心。馬匹們底騎士有的死了，有的傷了，躺在青草地上，在黃色的已刈過的田中或者在可怕的泥沼中為痛楚而呻吟。傷亡的騎兵中間，有它們底同伴——馬匹輪着。

八月底太陽，光芒四射和灼熱地射在這使俄國騎兵被人消滅的戰場上面。地平面上始終留有燒燬了的村莊中所騰起來的黑烟。

俄國人來了

沙皇堅決決定自行統率大軍。他實在有發揮他全部本質的神祕見解，他必須把對德遠征軍的全部責任放在自己身上，他底聰明向他表示他自己擔任明顯的，他忽然決定的戰爭代表人。俄軍統帥問題在動員令下後初幾天中曾經被討論過。這問題的決定是在沙皇一人身上。陸軍部長嗎？至於沙皇自任的話，卻無人想到過，也許想到過沙皇叔父，大公爵尼古拉尼古拉葉維起。多方面談過沙皇將以這次任命給他的話。消息靈通者但是知道彼得堡朝廷上最有力的人物拉司布丁厭恨大公爵，而且始終想向皇后說話，因為他覬覦皇座，爲此想推翻沙皇，所以把他排擠到一切內政外交範圍之外。

拉司布丁由病院中用書面傳來的小話始終奏效，因而皇后這幾天中時常在沙皇面前說大公爵。

各部部长，軍人都逼着沙皇對統帥問題作決定。各部長和軍人方面之亟願意統帥產生者，都

沒有主見，因為沒有人能夠知道沙皇意見所在。沙皇縱然對沙姆索諾夫說過他自任統帥的話，然而各方面都以為這是偶然想到的話，而且認為是皇帝底戲言。此刻到了任命統帥的時期了。沙皇召全體閣員到彼得宮去。爲了這種盛極一時的樞密院會議，在大彼得宮中特別掃除了一間廳堂。

彼得宮中有三間宮殿，尼古拉一世殿（Nikolaus I），亞力山大二世殿（Ferne Alexander II），尼古拉二世殿（Palais Nikolaus II）。然而此外還有一處大殿，這大殿在圍着這三殿的圍牆之外。

一九〇五年以後沙皇堅決拒絕走進這座大殿，因為一九〇五年樞密院爲俄國立憲問題，在這大殿中開會討論過。

宮內女侍從長曾經問過沙皇爲甚麼他不進這一座大殿，沙皇回答：

「這間房子使我記得險惡的時代，當時我始終覺得這個人維太（Witte）——前任首相——企圖把我引入歧途。我當時不幸沒有自衛力量。」

戰端開始，收拾這間大房間以備閣員開會之用的時候，沙皇卻命令停止收拾，因爲此刻他完

全爲迷信所拘，不願進這間屋子。

樞密院會議於是在亞力山大二世殿中舉行，沙皇由尼古拉一世殿中徒步出來，不帶侍從，不佩劍。他即這樣步入盛服的閣員中間去。

沙皇右邊坐有首相哥來米金 (Foromykin)，首相當然任會議主席。左邊爲陸軍部長蘇旭姆李諾夫。

陸軍部長敘述樞密院會議經過如下：

「因爲沙皇自己任最高統帥，幾成爲定案之故，爲了願到赴前線計，在亞力山大二世殿上召開樞密院會議，陛下欲以國事全權委諸樞密院，所有國事全權將於陛下離京的時期中完全交給樞密院掌理。沙皇徒步走入亞力山大二世殿，不帶侍從，不佩劍，一如平時任何會議時一樣。

開會時坐在沙皇右邊者爲主席，首相哥來米金，左邊則爲我，即陸軍部長。

沙皇說明在他統率大軍赴前線之前，希望先將一部分全權交諸樞密院，如此則於遇事須決定之時，不致延誤，皇上令首相哥來米金說明他底意思。這一個問題提出以後，我即發生感想，軍事

以外的行政方面，凡爲沙皇以前希望打算的，毫無準備。這位年邁的首相幾乎含淚請求沙皇爲了國內政治情形和顧及皇帝離京期間對國家威脅之危險計，不要離京。

演辭真正感動人了，對沙皇有一種明顯的印象。農業部長和自治領大臣克里握香恩 (Kriwoshenski) 熱烈贊同首相主張，他說沙皇應該留在行政中樞和全國政治機構中心；他演說的熱情也給沙皇以有力印像。司法部長希捷格洛維托夫 (Schtscheglowitow) 有經驗的大學教授，也說話；他底演辭用歷史往例證明，他引彼得大帝和當時普魯士遠征軍情況來說明，向我們證明爲什麼沙皇必須留在行政中樞。希捷格洛維托夫說話之後，所有出席人員都說明了同樣的意思……輪到我。

皇上轉身向我說：我們看我們底陸軍部長對這兒有甚麼話說。「我以陸軍部長身分，」我接着奏道，「我必須說，軍隊以在隊伍中見到統帥爲幸福，更幸福的是，據我所知道，這也是陛下底熱望。參謀本部即在這一假定之下組織起來，戰場上指揮作戰的典範令卽以此而制定的。但是我以樞密院一員之身分，暫時維持我底主張，在我底同僚們底這樣嚴密的陣線上面，我沒有單獨提

出反對的道德的權利。」

「這就是說：連陸軍部長都反對我。」沙皇接着說，於是不去親督大軍了。」

樞密院會議不同意沙皇出發前方親率他底軍隊，於是沙皇即刻結束了會議，命令駕備三馬馬車，到即在近處的大公爵尼古拉尼古拉葉維起消夏別墅去。他以最高統帥之命授給他。尼古拉尼古拉葉維起準備即刻受命。

沙皇萬不得已而決定任命，那當然是事實，同樣的也是由於沙皇不知道大公爵而外尚有何人同樣爲國民所愛戴和有力。

拉司布丁反對大公爵之力量，因爲住得太遠，無法奏效。他給沙皇的信沒有說服力量，不如他對面親訴爲有力。也許沙皇想到尼古拉尼古拉葉維起之父親，他也是尼古拉尼古拉葉維起，曾於一八七七——七八年俄土之戰統率過俄軍。

斷定俄國國家對當時最高統帥之財政價值之估計，大概是有趣味的。一八七七——七八年，俄軍最高統帥和一九一四年一樣，每月薪給爲二十萬盧布，依當時盧布和馬克匯價，約合四十五

萬馬克，此外尚有十六匹乘馬和十八匹馱馬給養。

統率駐節的總司令部選定在巴拿諾維基 (Baranowitsch) 村附近森林中，是固定的地方。統帥是尼古拉尼古拉葉維起。全軍參謀長爲耶奴希開維起。總司令部軍需長丹尼洛烏 (Danilow)，混名「黑人」和他俄軍中的堂兄相反，後者爲紅髮。

運總司令部到巴拿諾維基去的花車，於八月十四日在彼得堡花車上候命。

原來總司令部應該於八月九日向巴拿諾維基出發，但是遲了五天才出發。火車於晚上十一點鐘離出老彼得站。

是晴朗的夏晚，和大公爵及其參謀處同來者，尚有幾位男女女士來送行。尼古拉尼古拉葉維起和他的弟彼得尼古拉同來，彼得在戰爭中不曾離過乃兄。

人在候沙皇，但是沙皇沒有來。這隻高傲而好名的大公爵分外不痛快。火車在揚巾分別中離站。列車由許多車箱連成的。中間掛有簡單餐車，餐車後面是低矮而舊式的統帥車，大公爵和乃弟住這車上。後面才是參謀長耶奴希開維起座車。其餘參謀處人員則都兩人合一室。

花車用熊皮和地毯鋪蓋。花車直向巴拿諾維基進發，沿途並不停靠，巴拿諾維基自戰爭爆發以來，即分外緊張工作，以便建立和組織全俄軍最高司令部。

巴拿諾維基是一個十分貧乏的小市集，在華沙和莫斯科鐵路旁邊，這條鐵路經過勃來斯脫里托烏斯克 (Brest-Litovsk)、明斯克 (Minsk) 和司摩冷斯克 (Smolensk) 的。在密林中，爲了大規模採伐森林，築了扇子形的鐵路。當大公爵座車開到採伐地點時，已經停有九列載有總司令部軍官、官吏、傳令兵、遞信兵、伙夫和其他人員之火車。

森林採伐場四周佈有哥薩克兵和憲兵哨。爲了使地方舒適起見，由克里姆 (Krim) 皇帝別墅招了一名皇家花匠到巴拿諾維基，來依這一名花匠的設計，全部森林採伐場變成一個大花園。俄國總司令部英籍軍事參贊克諾克司 (Knox) 在他底日記中敘述這總司令部說：「少想些軍事方面的事情是不容易的。我們住在令人悅目與懷的樅樹林中，一切沉靜而和平。」

花匠於大公爵來到巴拿諾維基之時，這一幅美麗的圖畫正要完工。隨後知道這一名花匠是德國人，但是因爲沒有其他聰明的人可以招，所以假作癡聵，令其從事這一項工作。

八月十四日是俄軍總司令部到達它底巴拿諾維基花園的日期，是日俄軍人馬車輛開始前進。

俄軍以兩支非常的大軍向前進發。雷倫克姆夫（Rennenkampf）軍由德國東邊，納來烏（Narow）軍在沙姆索諾夫統率之下，自南方來。

兩軍所屬之騎兵團則早已先行出發。騎兵搜索前進，保護兩軍前進時之安全。全軍最高統帥已如前文所述，為大公爵尼古拉尼古拉葉維起，他駐在巴拿諾維基總司令部。

爲了對德作戰，組織了一個專任參謀處，而且是所謂前線參謀處。

對德作戰之部隊特名之曰「西北方面軍」（Heeresgruppe Nord-West），其指揮官為席林斯基，參謀長為屋拉諾烏斯基（Oranowski）。

席林斯基轄兩軍，即雷倫克姆夫一軍自德國東邊向德國進發者，另一軍為沙姆索諾夫所轄者，這一軍由德國南邊壓迫德國。沙姆索諾夫之參謀長為波司托烏斯基（Postowski），他戰前曾任華沙防區司令部軍需長，混名曰「瘋狂的廢物」，因為他是典型的東方本質，而且遇事特別興

奮而且表示不斷的高興。西北軍司令部參謀處駐在福爾可維司克（Walkowjak）。席林司基應該而且要由這兒監督兩軍前進，這是於兩軍被馬蘇里湖（Masurischen Zeen）分隔以後，更形重要的任務。

兩軍很少能取得聯絡，故兩軍統一指揮對戰爭結局，首先是對在東普魯士具有勝負的重要性。

席林司基當時的地位並不樂觀。他被巴拿諾維基總司令部強令不擇方法地迅速處理。人始終催他迅速前進，除前進以外，別無任務。原來依前述兩種方向，把俄軍送進德國境內，爲什麼？當然因爲俄軍全部作戰計劃的要求是如此，當然因爲俄國利益要求這樣前進，所以德國在法國作戰，因此要求俄國兵迅速開進東普魯士。駐彼得堡法國公使柏來屋洛圭使俄國政府刻不容緩，再四催促前進，以便解法國重圍。他到總司令部去，問外交部長：

「您如何解我們法國人底圍？」這是他說話的意思。沙索諾夫迴避。他沉默而不熱心。

柏來屋洛圭自語道：「我不願和沙索諾夫合作，您想，我說，這是對法國多麼嚴重的時候。」

沙索諾夫說：「我知道，我知道我們欠法國是什麼。沙皇和大公爵也不忘記。因而您可以計算，凡是我們權力所及的，已經盡量用來幫助法國軍隊了。但是以軍事觀點來說，我們底困難很多。我們西北軍總司令席林司基將軍以爲向東普魯士進攻，因爲我們底部隊還太分散了，而且運輸方面所遇的困難太多了，所以是失敗的，您知道馬蘇里地方情形嗎？那邊滿佈森林，河流和內海。參謀長耶奴希開維起和席林司基意見相同，不主張急遽進攻。」

總司令部軍需長丹尼洛烏（Danilow）底意見不無理由，他以爲我們無背棄法國的道理，縱然即刻進攻是一件冒險的事情；但是即刻進攻是我們底義務。」

丹尼洛烏軍需長對這件事情的個人意見如下：

「我們負有援助西方協約國的責任。德國對法國進攻愈劇烈，則這種援助愈應迅速實現和愈有力。如果想到這一點，則必須明白我們底部隊在東普魯士必須發展一種勇敢有力和迅速的行動。外交部代表之在總司令部者爲巴西里（Basil）沒有一天不說如果我們不予以及時援助，則法國境地非常困難。」

總司令部全部和前線司令部席林司基都受了一個電報的影響，這電報是戰爭爆發時俄國軍事參贊衣格那替夫（Ignatiev）伯爵發出來的：

「速譯送，俄軍應即開進德國，由華沙向柏林進發。」

俄將哥洛文（Golovin）在這兒說：

「法國政府這一種刺激變成軍用語的時候，即無異於除了已經決定了的兩條作戰路線以外，加進第三條去：華沙——柏林。如果看一看俄國軍事力量，則法國督催的意義，無異於叫俄國人迅速自殺，這是言語底真諦。」

法國高級戰術學校著名戰略教授杜福（Colonel Dufour）在講義中說法國對俄要求是欠斟酌的刺激，這種判斷是有趣味的。

席林司基必須被受制於法國軍事情況底怪物和壓迫。他由兩個人：雷倫克姆夫和沙姆索諾夫來決定幸或不幸。

兩人所部隊伍像被鞭策一樣向前進發。

俄國人來了

席林司基很尊重雷倫克姆夫。兩軍，雷倫克姆夫軍和沙姆索諾夫軍一樣，在行軍中常有明顯的不滿意情形。這種不滿意底原因，但是一如俄國批判家確實地描寫的，並非由於沙姆索諾夫，亦非由於雷倫克姆夫，而是由於極簡單的原因，即俄國行軍計劃不周密所致。許多地方在擬具這計劃之時是忽略了，甚且是忘記了的。

雷倫克姆夫對於他底方法和對於席林司基對他所轄一軍人之前進都半是沉默不言。西北軍總司令席林司基相當相信雷倫克姆夫；即使有過分的不滿意事情發生，他也不參加，而是信仰他底上官。

俄國軍事科學家瓦萊替司 (Wazetis) 說一般入底結論以為雷倫克姆夫被決定爲了以後使置諸既成事實之前，將其置於不識不知之地。沙姆索諾夫和席林司基間之關係完全不同，惡劣和難於繼續。這位將軍之能力，據瓦萊替司教授說，屬於精密分析方面的，是莊嚴的和非難。但是席林司基和沙姆索諾夫間之嫌隙均由於俄國出兵計劃造成的。俄國軍事著作家伊賽爾遜 (Isserson) 說：「還有席林司基和沙姆索諾夫時常把自己底過失諉之於作戰方面。造成這種情況之理

由但是應該是上級司令官方面缺少明確作戰計劃。沙姆索諾夫軍底初時任務缺少明白確定之計劃和指示。」

現在八月中旬，他們——俄軍向德國進發了。來自東方，來自南方，由兩方面來，兵力在五十萬以上，爲的要來消滅和他們對抗的薄弱的德國兵。

八月間灼熱的太陽晒在地面景物上面，俄軍開過這地方，這些日子不下雨，沉重而灼熱的夏季空氣在開闊的俄軍行軍地帶上閃爍。村落稀疏，水井稀疏，但是田野開闊，森林開闊。俄軍還在俄國境內，祇有騎兵前進很遠，這兒俄國境內的道路很壞。

這不但是在主要道路上面行軍，每條田道亦被這次急促而被追迫的前進所盡量利用。每日絕早即開始前進，終日前進，前進，直到深夜方才宿營。一切均在逐漸十分疲勞的部隊後面追趕，最高司令官追趕參謀處，西北軍司令官耶希開維起將軍催促各級司令官。每夜都有命令傳到師旅、團、營、連部：『前進，爲天而前進，因法國受威脅！』

休息日子沒有，部隊必須前進，前進，如果師長向上級官報告說：『官長，我底部隊不能再進了，』

俄國人來了

上級官即喊道：「您底部隊不能前進了嗎？您不能再進了嗎？我底將軍！您底部隊還得前進！您底部隊這時候別無用處！前進吧，將軍，前進吧！」

運輸和組織，俄國方面是怎樣安排的？輜重簡直追不上了。上面的土地是沙地，彈藥縱隊和輜重幾乎時時陷在沙裏，而且要到半輪子深。

於是從別的縱列方面解脫馬匹，駕到逗留着的縱列方面去，且叫且鞭，駕了雙馬把輜重從沙中拉出來送了幾公里路。

又在灼熱的太陽下面，把駕在已經拉了一節路的縱列方面的馬匹解下，又駕了雙馬將留在後面的縱列向前送。

許多目覩的人這樣說，俄軍這樣笨拙地向前送。因此輜重和戰鬪部隊間之聯絡，在初幾天中早已失掉了。因為輜重趕不上，所以在強行軍中前進之部隊得不到給養。

第六軍團方面，因為七天不休息的行軍而十分疲勞了，而且在這一時期中得不到給養，每天不斷地向前開，沒有和敵人接觸，所以軍隊風紀很發生動搖。

兵士們向軍官叫道

「我們本來上那兒去呀？走到森林深處去嗎？或者你們要把我們帶到那兒去呢？」

高級指揮部對這些情況不能隱瞞了。沙姆索諾夫底參謀長波司托烏斯基有一天這樣歎息和這樣訴苦：

「動員的時間不夠，前進日期應該是二十日，而不是十六日。」

雷倫克姆夫軍中，除了小接觸不計外，在戰鬪之前，過分刺激和疲勞的結果，使將軍在第二十八師方面必須開除許多軍官，因為這些軍官簡直不能督率兵士向前開拔。

最懊惱的是納來烏（Narow）軍司令官，即沙姆索諾夫將軍。依俄國軍事計劃，這一軍人應該走在雷倫克姆夫軍之前。

爲了十分明白地說，雷倫克姆夫底任務是儘可能先和敵人接觸。德國軍隊應該對他攻擊，藉使沙姆索諾夫將軍率領他底軍隊由翼側攻擊向俄國軍隊進攻的德國軍隊把德國軍隊逼到東海邊去。因此作戰計劃底主要部分是沙姆索諾夫部隊迅速，十分迅速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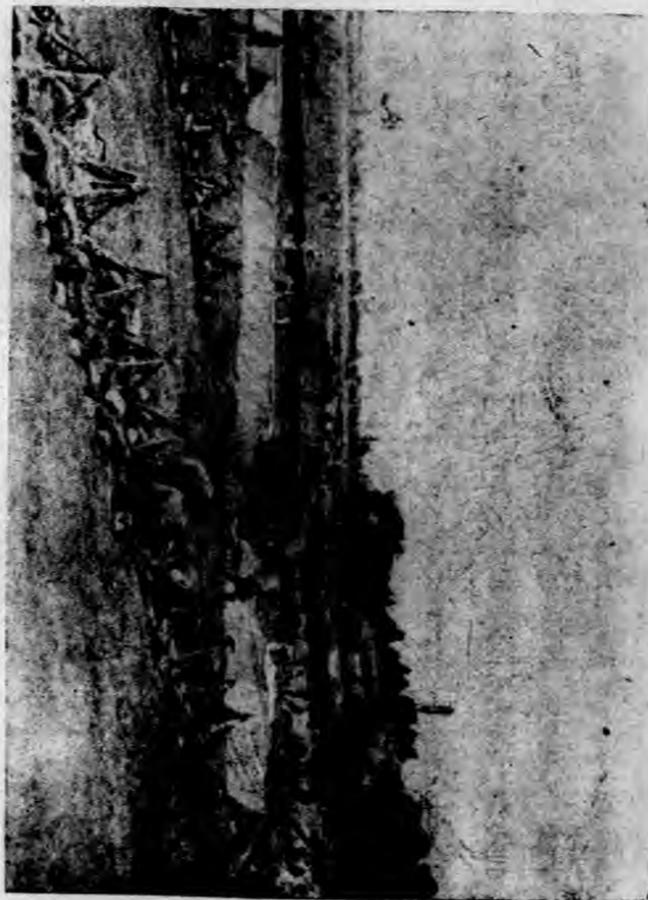


散兵壕中之哥薩克兵



俄軍炮連所屬(電話隊)

蘇聯於
莫斯科。



俄國人來了

五九

依在東普魯士作戰的全軍總司令席林斯基之意見，以為沙姆索諾夫不能依計劃所規定之速率前進。席林斯基催促迅速前進，但是沙姆索諾夫報告：

「街道不堪通行。我不能更迅速地前進。」

席林斯基在這幾天中回電說：

「因雷倫克姆夫軍兩日來已在司他兒烏比能（Sallupönen）作戰，故貴軍遲誤之結果，使雷倫克姆夫軍陷入艱難境地。因此請促第二軍前進，並請以最大力量展開貴軍方面之作戰任務。」

沙姆索諾夫但是盛怒地回電說：

「部隊前進，併未停留，白晝在沙地上行軍二十俄里，不能更快。」

尤其是軍隊情報工作毫無組織。

哥洛溫在回憶錄中敘述一節有價值之往事：

「參謀本部上尉彼起李瓦諾烏（Pechliwanow）於沙姆索諾夫軍開始作戰以後，某日為公

務到華沙電報總局去。他很驚奇地發覺這兒有一束拍給奧司脫洛倫卡（Ostrolenka）沙姆索諾夫參謀處的公電。這些放在屋角的電報，在發電者席林斯基一定以為早到了沙姆索諾夫手上了。上尉和電報局說話，問他們爲何不轉過去，對方回答是因爲和沙姆索諾夫軍沒有直接電報或電話間接線太不便了，不能用。

上尉將全部積報丟在汽車上，即這樣送給沙姆索諾夫。這些電報放在局內已經幾天了。」

當時的第十三軍團長克呂哀烏（Kluew）將軍敘述：

「事實表明人沒有能力佈電報線。因此被迫採用無線電，然而這樣的事實在急促前進中造成紛亂狀態。電報是用密碼拍發的，第十三軍團例如並未置有密碼本來譯密電，因此上級機關只有將原密電轉送。因此，即最重要的作戰命令，我們也是由無線電得到的，而且是不會譯出的。」

前進主要重在沙姆索諾夫身上。他是蓋怨集於一身了。他接到前進去保護法國的命令，且不問戰術和戰略的是否由俄國方面負責任的話。

哥洛溫將軍敘述沙姆索諾夫軍前進經過說道：

俄國人來了

「軍後衝底凌亂程度達到完全紛亂之程度。不但是礮，縱列，軍團和輜重不足規定數員，甚至師如步兵第二師，簡直沒有師行李。第二十三軍團所屬重礮簡直沒有運彈藥的彈藥車。礮必須用柴草包裹起來放在徵發來的農民車輛隨同運送。」

軍官們切願爲了上帝，不要這樣過分迅速前進。他們時常指示，例如第二十三軍團之前進，與其說是軍隊前進，不如說是巡禮行列。

另有使俄軍勇氣消失的原因是一種心理狀態，德國方面用飛機作戰。

當時雖然無多數飛機，然而東普魯士方面卻是有幾架加入作戰。

沙姆索諾夫有一天向席林司基報告，德國飛機緊追着他底軍隊不捨，因此德國人一定完全明瞭他軍隊行軍動作。

俄國方面當時難於追逐。有一位同時人報告說：「飛機遇優越的駕駛員是全不能用的。飛機用過一兩次以後都破了。」全俄軍總司令部軍需長丹尼洛烏說得對：「因爲沒有飛機，所以德國兵前哨線後面的一切動靜都不知道。」

德國飛機對俄國後備軍底單調感情造成一種低落印像。古爾可 (Turko) 將軍敘述說：

「我們後方預備軍人尚未曾在飛機上見過他們底生活。如果俄國飛機偶爾起飛一次，他們便瘋狂粗野地射擊。他們確信每架飛機都必須首先被射中。因為他們自己說如飛機一樣的東西只能由德國想像和應用，所以這種確信是無法除去的。」

在這阻難行軍的情況當中，尤其是軍隊生活給養沒有整齊規律的情況之下尚有一種幸運，即也許可令人覺得異樣的是幸而各兵種底軍隊力量絕不完全。

哥洛溫將軍說：「步兵兵力不完全是減輕了給養困難，這也令人稱奇的。」

例如第六軍團所具之正規編制三十二營，事實上只有二十四營半。軍官不完全，每團缺少百分之十五規定軍官額。沙姆索諾夫軍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師長閔根 (Mingen) 將軍很不願前進。

「我曾經參加過三次戰爭，每次都得到我們俄國軍官和兵士底成績是夠的。他們在最惡劣日子，依然履行其義務直到最後一滴血，而無怨聲。我們有這樣的人材可以做許多事情。但是我們

方面是缺乏能力，這是我們底不幸。」也許隨處缺乏教育，因為閔根將軍說：

「戰爭爆發前幾星期，一位駐守在一處要塞中的師長想率其兵士演習戰鬪射擊。但是要塞司令藉口射擊足以驚擾要塞四周居民，不准演習。」

於揭穿了俄國軍隊缺乏組織和行軍凌亂之後，如果假定這由兩個方向向東普魯士進發的兩軍人，在一般戰爭狀態之下，對德國毫無威脅，那是完全錯誤的。

閔根將軍以前說過俄軍人材是好的，那是沒有疑問的，例外在這兒也造成常規。俄國兵士在當時是勇敢和可靠的。所有說過的一切都是行軍方面的一切，在戰鬪時軍隊犯了幼稚病，也完全是可能的。最後，軍隊疲於行軍過度迅速，這種行軍不是由於威逼的理由和職司編制的俄國將校之不合理的催促，而是在法國企圖之下展開。

如果再設想一下，以五十萬俄國兵對二十萬德國兵，則俄國軍隊對德國之危險，即使有行軍組織上之缺點，亦可以想見的了。負責消滅東普魯士德軍之人沙姆索諾夫將軍，依其同時人之判斷，不能勝任這種有決定意義和重要的位置。

波里瓦諾夫 (Polivallow) 將軍說他：

「沙姆索諾夫將軍是一個伶俐的，可敬的人，天性沉靜。他在日俄戰爭中統率哥薩克騎兵師，而且曾經以其一師人得到小勝利。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他任華沙軍區參謀長，他在那時候得到研究東普魯士問題的機會。然而一九〇七年以後他祇任行政官吏。宣戰以後才統率一軍團自任一軍軍長，由土耳其坦來任新職，他本無此種才具。撥了五軍人給他，他卻全不熟悉此五軍情形。併且給他組織了一個素無淵源的參謀處，隨後又催他到東普魯士去進攻。」

沙姆索諾夫在他參謀處方面也得不到重要幫助，目觀之人對當時情形報告如下：

「沙姆索諾夫將軍參謀處裏面簡直找不到平時佔重要地位和熟悉戰場情形的軍官。我知道沙姆索諾夫請求上級委一位熟悉東普魯士情形之上校都被拒絕了。」

不幸者不祇是沙姆索諾夫一人，席林司基和沙姆索諾夫間之潛在的緊張影響到了其他全部俄軍。只要引幾通電報，即足以看到西北軍總司令和第二軍軍長間之形式了。

例如席林司基發電：

「以前我已經請您注意這一點了，此刻我再說一道，即我對您所屬部隊溢出了我底命令範圍所佈防之過寬陣線，最爲不滿。」

或者席林司基電報說：

「凡是您部署的一切，在我認爲最可疑感。望從速作有力之行動。」

「貴軍前進過分遲緩。」

納爾烏軍最高司令官之處境如此，他被上峯所驅逼，把他底部隊以非常速度擲向德國邊境上去。

他底部隊這樣循西北方向向東普魯士省境進發，八月二十一日晚到密接省境之地，右翼到達差不多和奧爾台爾堡（Ortelburg）相對的地方，左翼則到達索爾道南方。這一天在俄國軍隊到達宿營地之前，他們達到一次給全軍最大部分人以深刻印象之事變。下午當軍隊在烈日下面經過苦悶的灰沙和始終渙散的沙地上以縱列踽踽前進之時，兵士們忽然抬起頭來，向他們直射

的這樣沒有一點慈悲心的太陽忽然黯黑了。自然在最短時間內爲一種特有的灰色光所充塞了。這種光把縱橫遠近的一切對象都照成大小不易辨的了。白天過去了，然而未曾到夜間，而是活像有一隻沉重而憤怒的手插在白日光明和白天中間。在向德國進發的俄國大軍中間，幾分鐘內發生一種恐慌。在這兒前進的兵士，其中大部分是完全無智識和未受教育的人，他們尙未經歷過日蝕底玩意，他們戰顫和非常恐懼。軍官用了大力安撫兵士們，向他們說明目前的變化是自然界底現象。他們不願意相信這個。他們確信是上帝底警告，叫他們不要越過德國邊境，因爲他們走這條路是向着不幸福的和倒臺的路上去。至於當時給予俄國人之深刻印象，自有一位俄國兵底日記爲證，日記說：

『日蝕，天黑了……一切都變成可怕的灰色，土色。於是知道是日蝕。那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當時我也感覺到壓迫，像是自然自身反對戰事，在微明和痛苦中，自行穿上一件喪衣。』

地面上的火光

如上文所述，在沙姆索諾夫向東普魯士南境出發的這些日子中間，和俄國軍隊對立的主要部隊祇有以地方軍和補充隊伍來充實了的德國第二十軍團、德國騎士團步兵第一五二團（110. uersch. Dydens-Infanterie-Regiment No. 152）也屬於這一軍團。

該團上尉許米特（Schnidt）當時曾有一本詳細日記。他敘述的內容自出發以至這一天，即八月二十一日的經過如下：

「我以中尉中資歷最深之人，受命服務於團部特務方面。

傍晚在阿冷斯坦（Allenstein）下車，夜行軍到離此較遠之宿營地點去。此後十二天行軍中間休息了幾天，又行軍。因為八月底太陽很有力，日子很長和困難。然而行軍序列是舒服的，因為當時尚不必顧及敵人。如果即將到來的重大事件已經少有使各人浴血的話，則有時候叫人以為是演習。宿營地點狹窄，但是完善，因為我們在本鄉原來是好朋友。

我們團部人員都半用汽車前進，汽車既無計劃，又非徵發而來，一天在馬林堡（Marienburg）出現的。此外我們也舒適，因為夜間旅部或師部現在尚無命令到來；命令於晚間很依時間由自行車傳令兵書面傳遞或者利用郵政電話傳達。

我們倆，團部副官和我有一次忽然必須夜間出外，到師部宿營地去。汽車必須使動輸氣體，因為我必須於短時間內到達。希望能夠得到即刻和敵人接觸的消息。如果聽到西方已經接觸了很久和重要決戰，對我們有利的消息的時候，在國內馳驅之後，正有些令人不耐。繁星點點的夜裏，自然沉睡着，是和平的，我們祇聽到發動機發出來的沉重的軋軋聲和由橡皮輪在非常美麗和平滑的街上馳逐時發出來的雜亂聲音，聲音一如低聲淺語。我們向南方進發，向東普魯士和俄國邊境上進發。那邊忽然有不定光線閃爍，蒼白色的手指越過天體，像是向我們摸索過來，俄國探照燈。雖然不是直接接觸，卻是第一次遭遇敵人，我們這時候異常勇敢。

我們底不耐因為這種夜間現象而得到第一次滿足了。因為師部方面，於等待了幾小時以後，不但沒有得到預期的，抑且更壞的，即毫無表示。傳令兵傳遞命令在夜間成爲一種縝密方法，凡負

責傳遞命令責任的每一處值班的地方，到現在不祇是一種賦與權，而是一種義務。

司令部底看不見的手把我們送了一個滿弓背的路，直到向東，經過泊森海姆（Passenheim）而至曼斯哥德（Mensuth），再向右說轉向南，向奧爾胎爾堡（Ortelburg）推進。到這兒又略向西進。白日行軍逐漸匆忙，形式比較活躍了。人覺到指揮並不無的放矢了，而是像有磁石在吸引，我們被吸引在這些力線範圍中。

八月二十一日

當時情形第二天就證明了。前一天，我自晚半天起，在卡爾吞巴倫（Kaltenborn）任本團傳令兵，大約在納登堡（Naidenburg）北二十公里處，留在師部。直到將近半夜，才接到二十一日命令離師部。

這一天，即軍隊在朝露未乾和晨曦未上的時候，即出發的一天，是一天看到本師集中在一條行軍路上，方向納登堡！然而今天不能再和以前一樣，在祇有益於盡量姑息物質力量這一個目標之下，以舒適的隊形前進，今天是無盡的行軍縱列，嚴格的序列成爲本隊，前衛，前兵，有先遣的行軍警戒，最先爲師騎兵。今日確是第一次嚴重奇怪的，心兒被這種感覺所激動——到這樣程度——在人底胸腔中跳動。

爲的要向由南方向納登堡前進的強有力的俄軍進攻，進攻嗎？不，擊退！我不願，也不許可俄國人底脚尖在這兒踏到東普魯士土地上面來，一如——上帝都不願意的——他在東邊襲兵能

八月二十一日

七

(Gumbinnen) 和因司脫堡 (Insterburg) 附近所爲者。

一小時又一小時地前進。軍隊不屈不撓地前進。前面的人緊張着傾聽，本來應該有破聲自前衛方面傳來。但是一切都是靜穆的。向午我們經過美麗的小城納登堡，居民對我們熱烈歡迎。但是是一種靜默的敬禮，不是熱鬧的吆喝。這些男女老幼底眼睛本來表示泰然，但是在深處表明爲未知的可怕事件所畏懼。

隨後來了命令停止前進。我們見到那些我們要攻擊的敵人縱列退去了；但是俄國人在別的道路上面對我們施威脅的優越力量。如果直截了當地在運動戰中向他們進撲，那是不可以原諒的輕率。比較有把握的是任其奔跑，到了適當的地點密集起來，移轉成爲逆襲 (Gegenangriff)。

全師——破兵越步兵急進——加緊步伐經過納登堡，圓錐必須開始履行其義務。納登堡西面一切屬於戰鬥部隊的東西都配置成爲經久防禦用的形式，一部分利用納登地區爲陣線障礙物。忽然有沉重的爆炸聲音傳來，什麼？俄國人已經那麼近了嗎？這是他們對我們的第一次敬禮嗎？但是不然，誰將見到怪物呢！我們底勇敢的工兵祇是轟炸了一個陣地上的水塔，這水塔是在敵人

射程之內的。

下午這樣過去的，夜色逐漸來了，夜色給我們以一種可憎的侵襲。命令來了，停止建築工事，準備夜行軍向後方撤退。敵人並不算由正面攻擊我們，他們向西北進發，目的地是索爾道，準備由翼側壓迫將我們逐出陣地。

這種退卻命令——因為是這種命令——使人震驚和喪氣。如果納登堡人早起發覺我夜間未曾宿營和撤退了，則他們眼中所留之印像是甚麼！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願意到這樣訴怨的眼睛。

盛夏底日子由黃昏變為黑夜所需之時間多，少幾小時的等待使我們不耐，有時大家任意談到敵騎兵師早在那我們即將經過的地形上面顯其原形了。

索爾道那一邊許多地方地面上同時發現血紅火光的時候，我們必須再度想到納登堡兄弟姊妹們。不幸的東普魯士！此刻你底苦難時期開始了，現在俄國人用火來燒你們底燦爛的村莊了！不要移轉你底視線，你德國軍人，甚至是你，是名你底家鄉為東普魯士之你底視線不要移動，

八月二十一日

七三

不看着！瞪着眼睛，在驚駭中創造你底力量。如果報應底鐘聲響了，貢獻你最後的力量！

最後是全黑了，我們可以開始依命令方向前進。然而河上行動緩慢，而且不時停止前進和等待。因為全師人在黑夜中，在不熟悉的地形上由它底防禦陣地向後退卻，分成行軍柱而運動，所以是無可如何的。其間阻難逐漸消除，我們這一團，在全部行軍期間負有保護一部分砲兵的任務，因而行軍時比較隨便。這次夜行軍沒有留好印像給任何人。雖然那天是多事的日子，但是這些事變未曾滿足我們底懸望。如果我們觀察最後幾天底運動底一般方向，再加以今日底事件，則發生一揣測，即我們遲早將把東普魯士讓給敵人，在魏克賽爾河後邊找防衛。至於這回事情對大的和整個的——對不幸的省份之意義是甚麼，無人能描繪。且行抑制這種念頭，抓住現在。幾小時前已經被人說及的那一個俄國騎兵師到那兒去了，是在我們現在行軍的地方被發現過了嗎？人不自然地把腦袋偏向左前方，這是敵人來襲擊的可能性最多的方向。好像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有所裨益似的！如果俄國軍底發射的砲彈在我行軍道兩側任何地方對伏兵發射，和突忽用機關槍向我行軍縱列掃射之時，我們弟兄們每人都知道那一種嚴重現象在威脅我們。一種值得詛咒的焦

臭情況。爲了愈早和愈好地脫離這種情況，應該趕快前進，縮短行軍時間。但是已經不可能了。時將半夜了。所缺不多，卽爲軍隊整整走了一晝夜的時間。此外白天很熱，艱難的工事も曾經使人筋疲力盡。尤以這些崎嶇難行的街道上面加上了新鋪的浮面因爲示弱，所以「衛生隊」的呼聲愈來愈多。有時簡直連叫喊都沒有時間：某人像袋一樣向前面倒下去，他失力，或者心臟停止轉動。啵啦！噓！美麗的子彈在街上飛舞。平時對這樣事件罰三天禁閉。然而一切都有完了之日，「前者比後者所想者不同」部隊雖然到了清早才依命令到達其緊急宿營地，而關於俄國騎兵師底行蹤叨光上帝！沒有人報告。」

八月二十二日

八月二十二日絕早奧司脫洛倫卡(Ostrolenka)城市房屋前面有運動。汽車轟隆之聲由城內各處集中到這兒來。一個騎兵連，出現於房屋前面，豫備馬戴着輕勒，軍官們拍馬由城內各方面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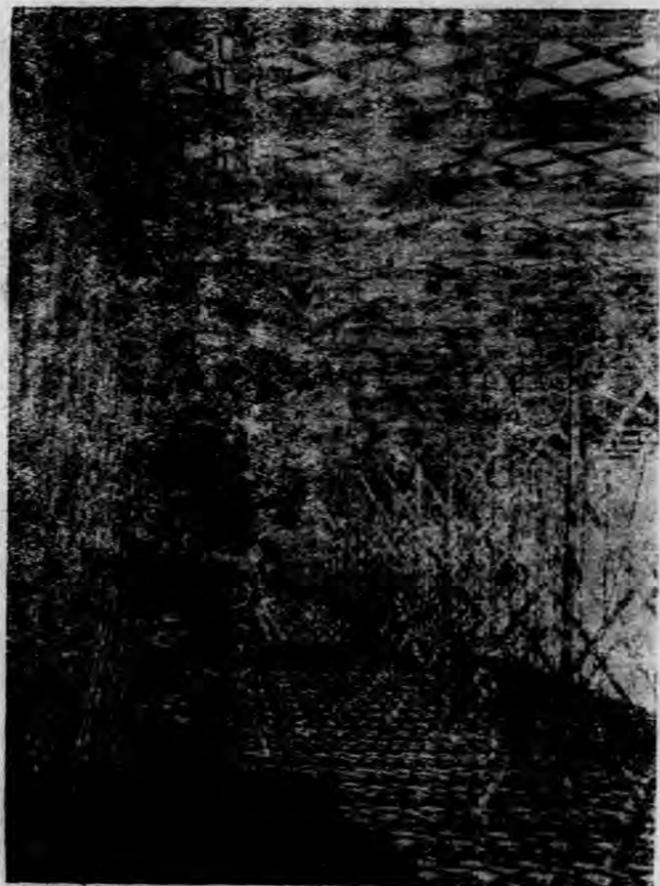
官兵，馬匹和汽車都等着，隨後俄軍第二軍軍長沙姆索諾夫將軍由房屋階梯上下來。他在這兒站了一回，看了一下市塵，穿起馬靴站在這兒，劍佩在狹的色肩帶上面，佩在外衣外面。看來似乎太小的便帽斜戴在頭上，下頷有稍帶紅色的鬚髯。

將軍像不知道他自己究竟應該做些甚麼事情。他上市去，用手撫摸他底白馬，又四顧，因為他底參謀長匆忙地由房屋階梯上下來，即波司托烏司基，身材狹而高，精神比軍長煥發得多，比他高出一個頭。

騎兵將官沙姆索諾夫不自然地旋轉身子。他見到波司托烏司基手上一張紙的時候，他底沉

封堤九款
封堤高五丈
本邦

八月二十二日



七七

靜的，然而是有力的臉上發出神經性的播動。情況使原來安靜的將軍震怒，是失望。他詳細知道他底部隊在很危急的境地中。部隊許多天以不斷地行軍前進，無休息日，他也同樣的十分清楚，這樣的行軍尚不敷西北軍司令官席林斯基之望，他除了接得更迅速前進的命令以外，其餘命令尚未會接到過。沙姆索諾夫底意見自己到他底隊伍中去，因為本隊在此時越過德國邊境。他想自己去看前方情況，他在滿洲時代時常這樣做，他在後面坐着，對於前方情況和地形毫無印像，而欲統率其軍隊，是最不好的。

在這他底部隊在這種偉大的歷史事件中得到，越過德國邊境的一天底前一夜他下爲這一天用的命令如下：

他所屬部隊之右翼，即第六軍團所屬之一側，應即佔奧爾胎爾司堡（Ortelburg）附近地方，向西方推進而取聯絡之第十三軍團停止前進，準備不是向奧爾胎爾司堡方向即向納登堡去的方向先作包圍活動。在中間機動之第十五軍團和充左翼之第一軍團到達納登堡——索爾道一線。當時稍稍落在後方之步兵，第二師則突過姆拉瓦（Mlawka）。

八月二十二日



將軍對這一天部署周密。他估計越界以後，他一定遇到德軍防禦部隊之反擊，他不能強令他底已經疲乏和不能保持軍紀之部隊在這一天再長途行軍。他這一天早上，在烈日下面，知道他底隊伍這一天不再過分不滿，這是他覺舒適的事情。他把這一天所下的命令用電報呈報他底司令官席林司基，他知道上級機關底人對於他到底越過德國邊境一事一定是以為幸福的。當他見到參謀長到來時，他覺得非常不痛快。他離馬匹，向汽車走去。想向部隊進發，他想如果可能的話，則本隊亦一同越過邊境。

但是參謀長已經走到。將軍擔心和興奮地向他助手看一眼。這個人底臉是蒼白的，波司托烏司基 (Postowski) 臉上如風雲變幻。他默然把方由席林司基發來的電報遞給他。

電報本文說：

『沙姆索諾夫將軍鑒：足下對貴軍為八月二十二日所下之命令，我認為分外無決斷。我要求您即刻作有決斷之動作。』

沙姆索諾夫接收紙張，他向用打字機抄寫的字跡直視了一回，盛怒之下撕碎了紙張。

他有所求似的再看一下他底馬匹和汽車，再向列隊他的司令部下級軍官示意，快步走上房屋階梯，進屋子去工作。參謀長默然在他後面走。

於是沙姆索諾夫在他自己底房間中生氣，他向波司托烏斯基將軍訴這種全無意義和不能的命令，他幾乎叫了起來，他在受刺激和興奮中十分低聲和戰顫。參謀長腦海中轉一下念頭，即他底司令官畏懼在他以爲上帝知道應該小覷的德人之心不如畏懼席林斯基之甚。席林斯基縱然遠在後方。

沙姆索諾夫將軍說出真心話來，他底情報德國兵力集中在納登堡——索爾道——奇爾根堡（Gilsenbourg）一線之北，他決定當天和敵人接觸，這是正確的。這兒卻不能紙上談兵，命令道：「你應該由這兒去，你應該由那兒去。」戰爭在田野和樹林中，對軍隊不能對可以用手來推動的鉛兵和玩具一樣，忽東忽西，可以任意安置。

沙姆索諾夫於是請波司托烏斯基將軍取紙筆，他口述一通發給席林斯基的電報。

電文如下：

八月二十二日

「本軍分外疲勞，我以為留在後方之步兵第二師有調到前方之必要。本軍其他部隊發生最大不安，本軍部隊非全部到達，尤以第二十三軍團為不集中。」

沙姆索諾夫不知道席林司基這樣不間斷地催逼之犧牲是爲了法國，因為他在不多時以前又接觸最高司令官即大公爵尼古拉尼古拉葉維起發來電報如下：

「總司令官甚願見及第二軍所屬各軍團之不斷進攻和竭全力進攻。不但西北前線要求這種進攻，即全局亦如此。」

大公爵對「全局」之見解當然不外乎特別注意法國情況。

沙姆索諾夫將軍在黑暗潮流自然明白這是對整個情況重要的，他盡可能的迅速予敵人一次敏銳的打擊；但是他以忠於他的第二軍軍長資格也明白，如果他在這樣過分被逼的情況之下，不問部隊底情形，即刻去作戰，是否可以獲勝，這是他懷疑的。

他又奔到市上去。隨侍他的軍官默然看他。他又用手撫摸他底馬匹，又走到辦公室去，決定做一點對軍事少接觸而思想純正的人不致於不高興他的一事情，他不變更命令，他不想更催逼他

部下。

他知道他所屬各師不多時間內越過國境，或者今晚即將在某處發生戰事，他爲了一勞永逸計，將全部情況考慮一下，這種情況除他以外，沒有第二人能去費精神考慮，而且這種情況能使他所心愛的部隊蒙重大損失，損失之所以不爲人所重視，乃由於蒙損失之原因是輕率。

隨後他坐在辦公桌前面，等前方情報。他不敢前進，始終怕這種席林司基將軍隨時給他的冷酷的侵襲。

他對於他底總司令部不能前進，他自己現在不能更前進去接近作戰部隊，頗爲失望。所以如此之原因，亦由於席林司基將軍。西北軍參謀長很重視沙姆索諾夫將軍始終由他統率，軍長即使不駐在部隊附近，總之也能掌握部隊的。

城市房屋前面的市場是空了，馬匹被引走了，馬達和汽車沉靜了。屋子前面沉靜着，第二軍軍長情緒不佳，在這兒等候部隊越過德國邊境的消息。

八月二十二日

但是德國人方面，對於敵人前進情況完全清楚，正以逸待勞。

這一天封蓋爾支將軍 (General v. Scholtz) 統率了增強了的第二十軍團在對南方來的敵人陣地佈置防禦工事。首先準備和納來烏軍接觸。

其間他計擬如果敵人在任何地點和任何情況下面暴露弱點，則他即轉為攻勢。

在起自奇爾根堡西方和經過崎嶇不平的地形直至奧爾勞 (Orlau)——納登堡北方一村落——自西徂東之分配如下：

翁格爾 (Unger) 師——地方軍與格洛登次 (Groudenz) 主要預備軍，

步兵第四十一師，

地方軍第七十旅，

步兵第三十七師。

軍隊自清晨至黑夜以最興奮的精神修築陣地工事，這種陣地底一部分可以充分利用自然地形。第一百五十二德國騎士團中校許米特 (Schmidt) 在日記敘述這一天經過如次：

「至於夜間睡眠只能依規定時間，那末是當然的了，因為早晨五時起至晴朗的早晨，又須起身出發。然而我們底命運好：今天無多進展。前進方向為西北向——有人已經直稱謂「向魏克賽爾河」——「向家鄉」——午前已經到了行軍目的地，是洋可維支（Jendkowitz）北方高地，在達美洛（Damerla）大湖東不多公里之地。那邊陣線又向南對俄國人。我們在這兒的陣地是在連山上面，一處開展的，由有利的地形造成的高障地，這種障地我們在辦公桌上已經知道了：我們在陸軍大學時代，早已有幾星期時間用熱誠來研究建立這一處達美洛湖障地之祕密。今日我事實上越過土阜——這是固有感覺。當年戰術研究生符號底彩色筆用鮮紅色記入地圖的地方，現在即刻用完全另一種紅汁把地方上着。

我們底人憎惡用圓錐。但是今天大家以全力來工作。因為一望而知不願意向敵人進攻，所以一切妥善方法必須求之防禦方面。如果有一點障地能夠適用阻止敵人前進，則這兒亦可以使人明白於這種情況。

你放下你底艱難的工作，略為休息，由你底地洞中把視線越過漸漸高聳的胸牆，則你底視線

將毫不受阻地瞭望到無限遠的地方去，向南瞭望，遠至於平原，這平原斜度很弱，漸漸向你所在的方向高聳起來。村落密集，街道你可以安然馳逐至幾英里之地。所以是防禦者底理想視察狀況。

在展佈在我們配備點面前，約有一至二公里縱深的，而且步兵接近進攻時成問題的那一處地形上面，敵人可以說到找不到一處避我們火力的死角。所以如果這上面有兵士作射擊姿勢臥倒在上面，他們知道命中和死守陣地的話，則俄國兵士縱然增加新兵，亦不能通過。

這一處開闊地形叫我們相信天黑以後一定有事，這事件是絞我們心腸的。左右目光所及的地帶，只見村莊着火以後，烈焰在噴吐。戰爭烈焰在德國境內狂放得可怕！兩處天空火光照耀得像白晝：右邊索爾道，左邊納登堡都在烈焰中，納登堡底命運，在回想到昨天的時候，使我們覺得像在對我們訴苦。」

俄國人向城市奧爾胎爾堡，維冷山（Willenberg）納登堡（Neidenburg）和索爾道進展。就大勢看來，佔領這些城市是白天底目標。因為俄國人搜索成績不佳，所以不知道德國兵根據技

術上的理由，在這一線上，幾乎像是沒有駐兵。只有騎兵和自行車隊留在後面，以便敵人到來時擾亂之用。但是這些德國軍沒有得到持久戰的命令。如果敵人以優越力量來進攻時，這些部隊退卻。

俄軍向納登堡進發的第十五軍團長馬爾托斯 (Martos) 將軍說：

「我統率了我底一軍團，以旅為單位，在全線約十五至十二公里的障地上面前進。尚有騎兵一師供我調遣。敵人騎兵連在步兵掩護之下不久即向我們進展。

和這些德國軍隊作戰是沒有的事，因為他們漸漸後退。我搜索部隊和德國軍隊間只有遭遇戰。第一批德國飛機出現了。我禁止我步兵向這些德國飛機射擊，這種射擊就一般說是沒有意義的。我野戰有時也向這種飛機射擊，那是真正沒有目的的。德國飛機這樣能夠毫無阻礙地偵察我們。我們進到更近納登堡時，甚至出現了齊柏林 (Zeppelin)。

我調奧冷堡 (Orenburger) 哥薩克團去作遠距離搜索。因為騎兵又簡直沒有去搜索，所以這一回又是毫無結果。本軍飛機我也不願調去偵查，否則開始時即會失去，到了以後重要時候便

沒有了。

我設法在本軍鄰接部隊方面研究一般情況，因為軍參謀處沒有情報，他們也不知道敵情。

我這樣束住了眼睛向納登堡前進。午後我們由土阜上面遠眺離此約八公里之地有一處建築物優美的小城市。許多屋頂上面有紅十字旗在飄揚。

我由我們搜索部隊方面得到情報，城市四週築有防禦工事，通城道路是遮斷了的，斥堠人繼續報告城市中在我們步騎兵進展時預備抵抗。我們步騎前衛被敵人射擊，一部人受了傷。

我命令部隊停止前進，因為避免無謂損失，先用礮兵轟擊附郭工事和障礙物。

我們見到西方有火車匆遽離城，我命令礮兵轟擊火車。敵人並未向我還擊。我礮火瞄準的城市中，現在有好幾處起火。我們能夠斷定德國步兵在房屋窗口中離開障礙物和射擊目標，而且退制火。

這時候我下令我所轄的兩個中等旅佔領城市。我令翼側旅包抄到城市後面去，以便包圍城市。

我下令給素不歡喜的奧冷堡騎兵團追擊退卻的德國兵。但是我們縱然多方下令給該團團長和詳細指示作戰計劃，他們和德國沒有接觸，他們沒有發現德國兵。

我和我前衛部隊進城。城緣房屋有火。我進地方議會，即刻委任城司令官。

我軍受傷官兵也送入管理得體的德國城市野戰醫院去，院中尚有德國傷兵。

我令人由城市倉庫中取麵粉，使全軍團烤麵包。市議會房屋中爲我們預備了二餐精美的飯。」

奧爾胎爾司堡，維冷堡和索爾道也一樣，俄國兵在不經德國兵抵抗下面佔領了。

沙姆索諾夫將軍這天晚上得到了令他滿意的情報，說他底部隊已經達到了白日目標。他即刻電告前線司令部，司令部又電告統帥尼古拉尼古拉葉維起。

全軍總司令部軍需長丹尼洛烏即刻將俄人所謂『大勝利』轉告法軍代表特拉記 (Marguis de Laguniche) 和英國軍事參贊克諾克司。

總司令部軍需長說：

八月二十二日

「自獲得俄軍越過邊境的情報轉來以後，駐俄國總司令部各協約國軍事代表爲了表明他們對這回事的欣喜起見，計擬到納登堡去旅行。」

那一天晚上俄國佔領的城市中燒燬房屋的火光燭天。

其間東普魯士北部對俄軍第一軍的情形怎樣呢？

德軍第八軍軍司令於八月十六日由馬林堡移到巴爾頓斯坦 (Bartenstein) 去，後此幾天中又繼續向敵人所在方面進展，到達了諾爾堡 (Nordenburg)。在長時期內，由飛機偵察，間諜報告，以及其他各種接觸所得集了敵方一切情報，檢驗過和考察過，因爲這些日子底不耐煩和神經興奮的大問題是：俄國人何時來到？俄國人能夠兩軍同時向我們並進嗎？或者他不得已地只予我們以一個機會，先以一軍人來和我們周旋？

敵人意見逐漸明白表現出來，一天比一天明白，俄軍第一軍先行接觸。泊利特維支 (Prittwitz) 將軍底計劃首令接近其間建築完成了的安格拉潑線 (Angerapp-Linie) 以實施行圍

攻。然而此種計劃只能在一種條件之下實現，即在俄軍第二軍尚未進攻之時，因為否則第一軍可以撫正在進攻之德軍團之背，而且德國軍一定處不利的地位。

首先因為納來烏軍雖然在機動，然而相隔尚遠，所以幸而像是有先對雷倫克姆夫軍決戰之可能。

其間軍司令部由霍亨薩爾柴 (Hohensalza) 一帶增調了第三預備師和第六地方軍旅，而且在據馬蘇里湖要隘的呂陣堡附近築了工事。泊利特維支將軍也將第十七軍團調向北方前線，第十七軍團過去駐防在邊境防線底南德國哀洛 (Deutsch-Eylan)；他在這兒依在進攻時不能過分有力這一句古軍事原則。第十七軍團所遺防地的，為由魏克賽爾要塞軍中編成的翁格爾師到第二十軍團西翼接近。

此時有第一和第十七軍團，第一預備軍團，第三預備師和第一騎兵師在北方前線對雷倫克姆夫取攻勢。

法蘭西將軍，他了解和泊利特維支將軍意見相對之地，於八月十七日將其所部第一軍團離

八月二十二日

安格拉潑甚遠的東方充伏兵，在司他兒烏比能附近和侵入德境之敵兵接觸。如果向這位急於行動的將軍走去的話，則俄國人底脚簡直沒有走上東普魯士底聖地，而是走向了俄國境地去了。然而整個情況和顧慮到俄軍納爾烏軍在背後威脅之隱憂，不許如此。在司他兒烏比能附近之東普魯士固有意志的衝進已經不是德國最高司令部之意志了，因為俄國人應該先在安格拉潑線竄入。

在這次只有步兵第一師全師和第二師一部分參加的戰鬥當中，法蘭西將軍實現了予被他壓迫的俄軍南翼以有力打擊，進而可以使他希望第二天將自來勝利的敵人北翼擊潰。然而夜間他滿腔怨恨地將本軍團抽回西方。因為軍司令部在絕對的形式之下要求第一軍團取得聯繫。因此敵人成爲戰場底主人，而且他卻不能再自許爲勝利者。

八月二十日襲兵能附近發生戰事。因為德軍總司令部認爲可以使一部分敵軍陷於孤立狀態，在有利條件之下施行襲擊，所以泊利脫維支將軍決定更變計劃，目前即行進攻，即在敵人尚未在安格拉潑線被攻擊之前即行進攻。雖然開始時第一軍團獲得了光榮的局部勝利，然而就全

部戰役看來結局是一種不利的經過。尤以第十七軍團所蒙之損失特別重大，內部也受動搖，退出陣地。

也許晚上德軍總司令部方面情況較實際為黯淡。然而在這些時間發生沉悶和弛緩作用的，是對於俄國納爾烏軍方面之情報。這些情報推翻了所有以前對於全部情況之衡量和觀察。因此這一軍必須以五軍團和許多騎兵師急行軍前進，因為這些部隊現在駐在東普魯士南境。這些部隊向西展開得比以前遠得多。德國飛機當時報告，有新發見之縱列在華沙——普爾吐司克（Pulstusk）——蔡哈諾烏（Zjechanow）道上，開始密靠姆拉瓦（Mlawka）南前進。掩護東普魯士南境的德國第二十軍團能夠持久抵擋這樣大軍進攻嗎？泊利脫維支在電話中和本軍參謀長黑爾（Hehl）上校說話，對方回答：「第二十軍團計算不要支援。主要的是襲兵能勝利則我們可以支持！」

但襲兵能不能獲勝，襲兵能方面，這一天決定成績不佳，明天可以轉佳嗎？泊利脫維支和其參謀長否定了這一問題。彼部軍需長和首席參謀肯定這一問題。

八月二十二日

軍長不猶豫決定祕密退却。他看來魏克賽爾一線駐軍是成問題的。他決定第一軍團一次用火車迅速運往都冷，藉此可以充實在阿冷斯坦一帶之第二十軍團右翼向西佈防直到魏克賽爾河畔。預備第三師也用火車運送至德國哀洛 (Erlau) 增加到第二十軍團方面去。

第十七軍團和第一預備軍團應該儘速減少敵人威脅，向西依魏克賽爾河所在之方向進發。可能，甚至大概是事實，泊利脫維支上將於冷靜考慮之後，想到他所轄各軍之分配在一定情況下，用以向納爾烏軍進攻。當時情況之可注意者爲他此刻已經決定將總司令部移至魏克賽爾河西岸之特利沙 (Trischau) 去。

如果各級司令官對於軍團長之信仰已經動搖，則退却令下後，白天早已崩潰了，俄國軍隊於德國軍退却之後，依然停駐不前，這是他們自己不信八月二十日勝利之表示！貝洛夫 (Below) 將軍報告他所部第一預備軍團在這一天對優越的，尤其是擁有多數砲兵的兵力作戰勝利！

「部隊偉大……情緒好！」

麥根生 (v. Moekenson) 他是協同堅苦作戰的第十七軍團長，他雖然承認他蒙了重大損失，

前用鏡視
坐地高將
與空陣使中
形察其遺



八月二十二日

九五

特別是步兵，卻是並未覺得是擊敗了。

「情緒佳，但是經過退却以後不能提高。」

法蘭西將軍甚至覺得是勝利者。他第一軍團縱然奉令退却，而且蒙重大損失，然而情緒方面是戰勝的情緒。」

德軍最高司令部縱然對泊利脫維支上將和其參謀長伯爵瓦爾特爾散 (Walderssee) 中將失卻信賴和決定免職，而軍事領袖和其近親助手間對於以後可能性之矛盾如此深刻，卻未生不良影響。

繼第八軍團長之任者爲步兵將校貝乃根道夫 (Beneckendorff) 和興登堡 (Hindenburg)，後者——多年的第四軍團長，駐馬克特堡 (Magdeburg)——一九一一年懇請辭職，此後即在哈諾維亞 (Hanover) 靜養。毛奇 (v. Moltke) 委他特別信任之參謀道夫 (Ludendorff) 中將爲軍參謀長，魯登道夫久任參謀本部要職。他不久以前在最艱難的戰況中接替了急襲呂替希 (Lutich) 時陣亡的旅長，而且他毅然決然加入這部隊以後，這一旅在進佔要塞內部時成爲六

土
魯
之
中
地
球
之
最
大

八月二十二日



九七

個增加進去的旅中唯一的部隊。

此刻戰役前息後起，因為時間一分也不能放過了！

八月二十二日早晨九時一刻魯登道夫將軍坐在汽車上，向古勃倫次總司令部進發，晚六時到達。第八軍新參謀長於經過毛奇(Moltke)上將簡略指示了東普魯士情況以後，即以最緊急方法電話指示法蘭西將軍，決定第八軍可以依圍攻俄軍納爾烏軍之戰略分配。因為魯登道夫將軍方面已得了鐵的決定，不能再退却。集中一切力量對沙姆索諾夫決戰！

爲此他也發電給都冷和格洛登次(Grandenz)要塞，以及所有司脫拉司堡(Strasburg)和哥司來爾司好沉(Gosslerhausen)一帶負責部隊，下令準備。

隨後他上火車，於八月二十三日早晨三點鐘在哈諾維亞(Hannover)見新司令官興登堡將軍。火車即刻開動。魯登道夫將軍將古勃倫次(Noblenz)部署的一切，向興登堡將軍作簡單報告。興登堡將軍同意於此種計劃。兩個人休息片刻，兩個人肩頭上面於不多幾小時以後，負起一種非常重任了。

專車以最高速度，經過德國各地，向東進發，不停不歇，車聲擾攘，只有經過車站時稍稍減弱速率。中午早已越過魏克賽爾和諾加脫（Nogut）河大橋，午後二時車停古堡城馬林堡，第八軍司令部參謀處長格呂納爾脫（Grünert）將軍在車站在迎接到來的人們。

世界非常事件像是一瞬間使人不能呼吸：兩位負有重任的人手中握着德國東路軍的馬轡！

八月二十二日

九九

八月二十三日

漢司許米特 (Hans Schmidt) 中尉在日記中敘述那天經過如下：

我軍陣地前面不見俄國人，所以我軍陣地得以順利建築成功和增強。

下午三四點鐘忽然都注意起來了，工作暫時停止。我左翼遠處姊妹所駐之地發現砲聲。初時尙可以區別每次射擊的聲音。不久只是轟隆之聲繼續不斷。因為我軍兩翼可以遠眺之故，我們可以看到在沙堆上面爆炸的榴彈，俄國人在火力下面阻止我陣地，以及我砲兵覓得目標。在我們尙不會參加過戰爭的人當血肉橫飛的嚴重景象接近我們的時候，是一種少有的苦悶感覺。事實上在這一點鐘之內我們每個人想像所及者為：真正溫熱的人血在那邊破碎了的人肉中迸出來，骨頭折斷，人在死的恐怖中呻吟。

我們以緊張的神經注意左翼戰事，直至黃昏纔有觀察目標，戰爭聲音纔沉寂下去。凡可以決定的一切，可惜都是無可置疑的，即俄軍進攻相當勝利，因為我軍向敵人砲兵陣地發射的榴彈炸

烈時所噴射之烟焰所在地，在戰事沉寂之時，遠在初起時的地位之北。

我在爬進帳幕去安睡以前，當我尚須步行的時候，團部副官由旅部傳令回來，招我到一邊，向我低語告訴暫時必須秘密的情報，即我軍軍長貝乃根道夫（Benekeendorf）將軍去職，由奧登堡將軍繼任。這消息使我高興，我最喜歡帶此種消息來的朋友。我在馬克特堡（Magdeburg）一個團部服務八年，當時奧登堡將軍在那兒任第四軍團長，而且知道他如何考慮攻守戰略。我不能忘懷的是他對於「進攻時戰術重心」之真理，這是他宣揚不倦的。我無時懷疑命運給他以將理論見諸實際的機會之時，他會錯過機會的。因此我確信退却到魏克賽爾後面之事是不會再有的了，因此日後有天會見到戰略和戰術的進攻。」

沙姆索諾夫將軍黎明時尚在奧司脫洛倫卡（Ostrolenka）司令部。他悲喜交集。喜者是他底部隊佔領了許多德國城市，悲者是他在此情況尚不能得席林司基之好感。尚沒有承認其部隊前進之電報到他辦公桌上。他暗中所懼者只是德國方面任何一種非常事件。他不確實知道他所部

左翼在敵人究竟有些甚麼事情。他簡直不知道他前線敵人力量如何。簡言之，他少知敵情。

黎明時他必須下命令。他參謀已經全夜未睡，而且屈身站在地圖前面已經有一小時了，而且也同樣爲各種奮鬥的感覺所苦。

夜間前方情報是來了，一切都好。沙姆索諾夫清晨口述八月二十四命令：

「第六軍團留在奧爾胎爾司堡，第十三軍團到達葉特瓦勃諾（Jedwabno）——奧母來福弗耳（Omulefer）——台姆本奧芬（Dembenofen）。

第十五軍進至呂科沈（Lykszen）——散來沈（Selesen）一線，第一軍團留在索爾道。

步兵第二師向可斯勞（Koslau）進發。」

沙姆索諾夫之參謀處長非利莫諾烏（Filimonow）將軍進屋來。他默然遞一張紙給他底參謀長波司托烏司基將軍，這是沙姆索諾夫簽字的命令。

總司令部參謀處長走到辦公桌上燃着的燈前去屈身就燈念命令。

沙姆索諾夫、波司托烏司基，以及參謀處長，一樣瑟縮戰慄。隨後他走到沙姆索諾夫那兒去，遊

說，請他考慮一軍人在大體方面看來，是向西進。但是席林司基底規定請他顧及，即沙姆索諾夫統率之第二軍應該向北方推進。參謀處長如此說，這是更變了席林司基原定計劃，即德軍第八軍明明是由雷倫克姆夫應戰和正在退却中，以便側攻和消滅。

沙姆索諾夫將軍跳了起來，他喪失了一切安祥態度，叫人不能死守計劃，他最後不能越過退却的德國軍隊。叫他不完全向北方，即不可以直進，因為如果直進，則他在左翼留了一部分德國軍隊，這一部分部隊可以向他側攻，而且消滅他底部隊。最淺近的作戰概念始終是攻擊一個敵人，不是玩遠在後方的人所想像之更漂亮的戰術。不可以泥守不能實現的計劃。總不能任敵人站着，向他告別和說：先生，請原諒，可惜我沒有時間再和您周旋，我底司令官命令我其他事項。

參謀處長宣督地舉手；參謀長又手胸前站在窗前，他們倆看主管官和司令官席林司基間之決鬪。但是他們願意參加主管官和德國司令官間之戰鬪。

沙姆索諾夫將軍但是在他在盛怒之下坐下去的椅子中生氣。他回到日俄之戰，那次戰役是在平原和開闊地上的，他看到自己坐在他底白馬上。他看到傳令軍官，哥薩克騎兵團，這些人得

到命令，他用望遠鏡遠矚，看到軍隊如何接近，他可以見到每種情況，也看到敵人，他分配各團，他以本人底眼光看到心愛的各團團旗上面的勝利光榮，他跳上土阜到他部隊那兒去，軍隊圍着他，他騎馬先導，戰役中一切始終在眼前！他見到一切發生的事情。

但是這兒的戰爭是何種戰爭？他坐在房子裏，由部隊方面得來的情報又如此遲，眼光集注在房間牆壁上，這牆壁是他所厭恨的。地形又不一目瞭然，他只有地圖，敵情不明。不許他上前線到本軍去，他不見隨風招展的俄國旗幟，他始終坐在這倒霉的房屋中。他上面有猙惡的神，即司令官在統治他，他看不見而猙惡，如果他不依這位神底意志執行，則沙皇底殘酷在威逼他。另一方面，如果他依這位神底命令執行，則又有失敗在威脅他。他不知道如何才好。

他跳起來，奔到地圖那兒去。沉默，幾乎是同情的，軍官們站在這兒是恐懼的，將軍把眼光移近地圖，他想像陣線實況，現在白日已下黑夜將來了。

他所轄各團在那兒呢？甚麼時候展開旗幟？砲火甚麼時候才向敵人發射？如果司令官們騎兵向敵人衝去，則晨曦是否在他們底寶劍上面閃光？他大聲嘆氣！他底妄想不夠，他是一名可敬的勇

敢的，熱烈的兵士；但是他不是爲了在後方分配而受委任，他並不怕死，不怕敵人但是怕懷疑，他毫無所見，他只知道各方面有非常事件在威脅他。

他起身來，明白了他如何辦。他知道一位在戰役中的兵士不應該躊躇，他羞自己怕席林斯基。他站在這兒，向參謀長說：

「命令發下去！」

他口述他以爲必須下的命令。

總司令部參謀處長非利莫諾烏（Filimonow）興奮地向沙姆索諾夫說好，一切卽如令辦理；但必須電告席林斯基，必須向他說明爲何如此辦，必須獲得追認命令的命令。

沙姆索諾夫疲乏地搖頭：

「您幹您所要幹的吧。」

參謀處長下去到電話總機那兒去——現在和西北軍司令部卽席林斯基有了電話——他請將軍說話。

八月二十三日

一〇五

席林斯基過一回來了。參謀長稍帶興奮地報告：依第二軍意見則在東普魯士南部之德國軍隊在納登堡一帶以北。我們推斷其左翼在奇爾根堡一帶。如果輕視其存在和在他們面前走過，是一件無聊事情。因此第二軍向北方沈司堡 (Sensburg) —— 阿冷斯坦更前進是走不通的；必須變換方向，走阿冷斯坦 —— 奧司脫洛台 (Osterode)。

席林斯基在電話中沉默了一回，說道：

「請您把聽筒送給發電員，我將依您底意見發一道適合的命令。」

發電員接收：

「電報號碼三〇〇四，情況：一般情況 —— 德國軍於和雷倫克姆夫苦戰失敗以後急遽退卻，並且於部隊通過之後炸斷了橋樑。敵人大概只留少數薄弱部隊在您 —— 沙姆索諾夫面前。因此我向您下令，您於以一軍團在索爾道一帶作梯隊配置和用北部力量警戒左翼以後，率其餘部隊前進到沈司堡 —— 阿冷斯坦一線去。這一處陣地當於八月二十五日以前佔領之。我對您如此命令。您前進，除了向被雷倫克姆夫追擊的德軍進發以外，無其他目的。您當在魏克賽爾

河截斷這一部分德軍歸路。」

參謀處長要回到沙姆索諾夫將軍辦公室去，他在梯子上遇見他，他要離開房間，手中持有馬鞭子。

參謀處長奔過去，親手把席林司基電報交給他。沙姆索諾夫念電報，讀完後，參謀處長問如何辦理。沙姆索諾夫回說：「沒有事，依我所令者辦理。」他以馬鞭使勁在空中抽了一下。

德國軍隊和向德國邊境前進的敵人間之第一次接觸是和俄軍第十五軍團，這是馬爾托斯軍團，這一軍團正如前文所述，是前此於白天開進納登堡的。

馬爾托斯接到沙姆索諾夫命令，向呂科沈(Lyksen)——散來沈(Selesen)推進，爲了這一個目的，他必須前進越過奧爾勞(Orlau)——法蘭開腦(Frankenau)一線之外。

他自己敘述道：

「我由親手接到的情報和我派出去的斥候軍官所遞報告中知道德國人在奧爾勞——

八月二十三日

104



法蘭開腦一線諸村莊上面設有防禦，而駐有強大兵力。

捷爾尼哥烏 (Tschernigow) 步兵團在我軍右翼最前線前進，在一處村莊上忽然陷入危險境地，這村莊名稱我記不起來了。地點在山谷中。部隊在最前線而受敵側攻。團長亞力克散烏 (Alexew) 陣亡。我決定對敵人有功攻擊，下令：「奧冷堡 (Orenburg) 哥薩克團向敵左翼推進，向敵包圍。」我尤其明白奧冷堡團長不會執行命令的。因為我假定只要騎兵在翼側出現，則對德人背後的威脅便不是徒然的了，因而下這一道命令。」

馬爾托斯將軍在展開了的戰鬪經過中，和其本右翼部隊同罹險境。所以他自衣袋中摸出筆記本子來，屈身在他乘馬頸項上面向在他右翼作戰的第十三軍團作報告。

「請求援救我，對我敵左翼進攻，馬爾托斯將軍。」

第十三團長克呂哀烏 (Kliow) 將軍不久也接到了這紙張。但是因為馬爾托斯將軍忘記了註明他右翼在那一點，而克呂哀烏將軍自己也不知道，也沒有興趣爲了馬爾托斯將軍而入艱難境地，撕碎了那張紙，在冥想中將紙丟在地上。他絲毫未曾去援救他底同伴。

馬爾托斯將軍參加的戰役是他指揮的，地點在奧爾勞——法蘭開腦兩村莊一帶，至於德國人方面所見和德軍方面當時情況，則有目擊者敘述為證：

假定馬爾托斯有繫留氣球可以使，他在氣球筐中能夠把他作戰地段奧爾勞——法蘭開腦一線地形一覽無餘，則他便看到了千態萬狀的地形。八月日光下面有許多邱陵埋伏在雜樹林中，為樹林所掩蔽。有時候他底目光落在一處深綠地形上面，那是沼澤，許多地方是灰黃色的，那是東普魯士沙地。右邊他看到有一處窪下約有三十公尺之低地，阿來河（Alle）即由此流洩。再則見到修整整齊的倉庫底圓屋頂和屋頂，村莊和市鎮底紅屋頂。有時有教堂鐘樓矗立在土阜上面。這是馬爾托斯將軍作戰地帶的風景，這是德軍靜待敵人來進攻的所在地之景物。

這些德國軍隊之最大部分，在戰端開始以前從未曾參加戰役，但是他們九天行軍之結果是疲勞了，一部分有幾天吃不到麵包。然而這些兵士依然是新鮮有力。

這些德國兵士最大多數由東普魯士招來的，這些軍官和兵士不問夜間或日光下面，俄國無意識和無必要燒燬的村莊所留下的景物始終在目前。而且這些軍隊由逃難平民方面飽矚了俄

國人無行，以便和這些無行的敵人算賬。

這些德軍一如開戰之慣例，躺着，表面是掩蔽的，在期待敵人。

第二十軍團所部之步兵第三十七師和地方軍第七十旅，佈防在奧爾勞——法蘭開腦一線。這些部隊底防禦陣地是沿着自東徂西的土阜脈背上。

俄軍圍以其兩軍人在這一線進攻，以砲火開戰端。俄軍步兵第一次衝鋒在法蘭開腦附近。敵步兵突然越過法蘭開腦高地，以死角爲掩護，由遮斷地的前面陣地衝出來。

野砲第七十三團第五連海散（Heise）排長騎馬奔躍，衝過法蘭開腦。他拍馬前進離本軍陣地很遠，他所部大砲在他後面狂暴地向村莊街石轟擊。他直達南面進口道，他高舉右手，俄軍向他衝去。砲到達了排長跳起來，當他下馬時，兩門砲已經發射了。兩顆榴彈彈着在俄軍陣地上面，隨後有榴霰彈小白雲起來，俄軍陣地上已經起紛擾了，排長已經到了砲旁，他發射又發射，事實上兩門大砲阻止了俄軍有力的衝鋒。步兵完全認清海散排長所部姊妹式器之成績。一彈又一彈，相繼着，安祥正確地落在俄軍陣地上面。他們必須稍稍後退，必須臥倒不能前進到德軍陣地。傍晚，他們在

這一方面，即法蘭開腦一線只向德軍陣地前進了六百公尺。

德軍左翼奧爾勞附近陣地和比較更在前線的村莊拉納阿冷村方面之戰爭更劇烈和更緊張，而且是狂熱的。

德國砲兵瞭望哨首先見到許多哥薩克騎兵由南方來，向拉納西側躍進。

那是奧冷堡騎兵，這些雖然在常被人認為態度分外小心的司令官馬爾托斯將軍之下，依然是有些不小心地冒險前進了。一部分砲火叫囂紛擾地向這些騎兵施威。團長考慮到此外的小心態度，將隊伍抽出火線。

有大隊向德軍左翼最外層撲去。這左翼最外層由步兵第七十三旅擔任，由威爾海爾米 (Wilherulmi) 中將指揮。

這一旅人所處之地位十分惡劣，因為凡是這一旅左翼所處之地位是單獨擔任廣大平原上的任務，這一處廣大平原是非常寬大的森林地形，而這樹林中有些甚麼和藏匿些甚麼，則無人知道。

敵人用強大兵力來向這一旅人衝鋒。威爾海爾米中將自己所部底最前線。他見到敵人衝鋒部隊逼近他。現在敵人在這兒了，各方面步槍和機關槍火一齊集中到敵人方面去了。

中將稍稍抬起他原先臥倒的身子，直視敵人，他有非常明亮的藍眼睛，他想了一回，決定他不能守這陣地，因為左翼幾乎側衝，會受俄軍威脅。他十分確實知道進攻是最好的防禦，他躍起身來跑回去。

他坐在他底高白馬背上，他拍馬到陣線後面各處去，集中四營半人。營長在那兒？連長在那兒？「進攻，我底先生們！」

各營向前推進，展開，前進，向敵人進發，這時候德國軍逆襲陷入停退狀態。地形過分掩蔽，這條阿來小河分碎了全部地形，這兒發現了俄國砲兵連，在威爾海爾米中將進攻之前，他是臥倒的，臥倒在這一連俄國砲兵底砲火下面。

德軍步兵底機關槍和步槍火力也一樣由和俄軍臥倒的那一處山坡相對的山坡發出來。許多德國軍官陣亡。情況惡劣。旅部副官阿普恩 (Appun) 上尉於見清情況以後，騎了馬回頭，用

拍車敲馬肚子，以致馬立在後腿上面，他臥倒在馬頸項上面，拍馬前進，拍馬前進，好像賽馬，像在逃命。他騎馬上一處土阜，因為他知道土阜後面是最近的野礮兵所在地。他上了土阜，看到礮兵連喊道：「連長在那兒？」連部副官報告道：「連長在前步兵團團部。」旅副官叫道：「兩連聽我命令。」連長們知道一定有危險，而且情形緊急，他們叫道：

「馬邊集合！上馬，礮兵連前進！礮兵連，快步走！礮兵連跑步走！」在前面同一惡劣障地佈防之步兵忽然聽到天使音樂。忽然聽到後車輪軋軋聲，他們回頭去，看見礮兵縱列如何失望地停止前進，以便不再用車輪走這緊張馳逐的前途。他們看來那些大跑到來的馬匹底肚子幾乎要挨到地上了。

這時候他們知道一切都有轉變了，因為礮兵從後來到，於是於軍官尚未下馬的時候，第一彈已經發出了。此刻前車回去，第一班已經開始射擊，這時候德軍礮兵軍官也在一千二百公尺距離之處發現了敵人礮兵。這敵礮兵是有掩護的，那邊閃出火光。俄國礮兵沉寂。口令傳遍了行列：躍進，快跑！進攻了。有的步兵在搖頭，因為他們看到前面有一匹白馬，白馬底光色照得很遠，白馬上乘有

歐爾海爾米中將，他騎馬前導，指揮刀握在手中，他命令一起跟他前進，他左邊海特勃來克上校和他一樣乘馬前奔，他率領一營人向敵人進攻，經過阿米，向南方前進，成績很好。步兵第一百五十一團團長道爾希 (Dorsche) 上校和其團部突出其所部前面很遠，他率領部下，手中持槍，第一人奔向敵人。

德軍於晚上將七點鐘突進地擊敗敵人，俄國人退卻，只有一處地方還在作戰，這一處戰事爲了爭擁安特來阿司十字 (Andresskreuz) 旗之帝俄步兵團而戰。俄國軍官和軍士圍繞着這一面旗，現在這邊爲了爭這一個野戰標幟而發生劇烈戰爭。德國約克封瓦登堡 (York-W. Warthenburg) 擄兵營底擄兵阿維 (Awe) 向旗手撲過去。但是俄軍官當時把旗幟收起，他們底佩刀刺破旗幟，當俄國旗手陣亡的時候，當擄兵阿維獲得旗幟之時，勇敢的俄國軍官救了旗布回去。爲了布而戰，俄國軍官英勇地保護旗布，經過來回往復的堅持戰以後，旗幟終於落在德國人手中，然而旗幟到手之前是在一位俄國軍官肚子上，肚子是破了，血染滿了旗布。繼續前進的德國軍官在英勇的敵人面前把佩刀沉下了一回。

隨後俄國人退卻，他們打敗了。追擊他們者爲第一五二、第一四六、第一四七、約克封瓦登堡兵和地方軍。

「德意志，德意志統治一切」的歌聲響遍了戰場。

短槍兵和傷兵突進到了集中了的俄國破兵陣地去了。俄國人留下五門野戰短砲。

號角聲音衝破了戰爭擾亂聲音：

「全軍停止前進！後面傳來了命令，不必再前進了，於是隊伍立停槍放下。第一次勝利實現了，敵人遠去，左右亦無所見，於是德國軍隊中傳遍了喊聲！

「第一次勝利實現了！」

步兵第一四六團第三營方面忽然發出「喊聲如雷鳴」的叫聲，鄰接部隊過來。夜色蒼黃的時候，一部分官兵張手向上帝謝勝利。

八月二十四日

由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一夜間初起幾小時內之德軍前線勝利情緒。

部隊組織和陣地是混亂了。軍官們想在夜色掩護之下，以輕微的問題來就營連長整頓這相當顯著的紛擾。但是這是異常困難，當他們在篩篩子和搜索的時候，當兵士輪在陣地上面時，槍支在臂上，因為人還不知道俄國兵是否再來進攻，在前方的和予敵人以迎頭痛擊的兵士們都滿懷歡喜。

最焦慮的人是三位軍官，這三位軍官在後方米倫 (Mühlau) 地方，站在臨時宿營地看地圖。兵士於苦戰之後能夠得到久已缺乏的休息機會，而且並未想到軍官在後方必須如何焦慮他們底命運，這是一件幸事。

普爾支 (Scholze) 將軍在米倫和他底參謀長海爾 (Hell) 上校和參謀處長，本軍團第一軍，孔哈爾特封許米特 (Kunhardt v. Schmidt) 上校。軍隊確實勝利了。確實！俄國軍進攻被劇烈的

八月二十四日

一一七

逆襲所擊退了。這種劇烈的逆襲爲值得欽佩的戰爭勇氣和軍隊底可靠訓練作了有力的證明。

但是如果有優越的敵人軍事力量從翼側壓迫過來，不但是從翼側，而且可以說從幾乎從後方過來的時候，則勝利的戰爭有甚麼用處呢？

尙在戰爭的時候——這次戰爭底結束對德國人是幸福的——蓄爾支將軍得到消息，他底左翼背後，即威爾海爾米旅背後已經發現俄軍了，是一軍團人過來了，這一旅人由旅長騎了白馬親自指揮的。

這一軍團人有突過德軍第二十軍團翼側模樣。全不用軍事眼光說話，則蓄爾支所處之情況是他底陣地前面有一個俄軍軍團，這一部分戰鬥力和他底力量相等。此刻他底翼側又加上了同等力量的俄軍。因此他有一倍於他的敵軍力量當前，這種力量由兩方面向他推進。

至於第二十軍團長蓄爾支將軍這一夜在米倫分外擔憂，那是無足驚的了。這一位這樣有力和觀察清楚的將軍沒有充分考慮的機會。

他底司令部中軍官們也是不像沙姆索諾夫將軍部下軍官一樣從未會擔負過負責任務，這

些軍官在平時訓練和平時服務時，久已熟練了鎮靜和迅速決定了這種決定在普爾支方面是退卻，而且儘可能迅速退卻。

尤其是全軍團底左翼最前線應該退卻，和第三十七師同時退卻，一同退卻到勃洛維能 (Browienen)——賽哀頓 (Seythen)——幹司霍冷 (Ganshorn)——盧特根 (Lutken)一線。這在作戰疲勞了的一師是一種有力的行軍。如果該師二旅人到了新陣地以後，他們將爲長的米倫湖所分隔。

如果這一師人不願意在現在的陣地上面受有力的敵人攻擊，則它必須退卻。

無線電話，電話，傳令軍官澈夜奔忙和第三十七師同時退卻！

這一道艱難的命令下了以後，普爾支將軍必須覓一處立脚地，這一處地點使他在本軍團所在的中心地點便於指揮。他離去米倫，到樅林山 (Tannenbergs)，即東普魯士之樅林山。

那時已經是深夜了，而且已經到了不久，也許二小時內太陽即將昇起來的深夜。

前方部隊中，夜間忽然活躍起來了。前線部隊之前夜間忽然發見傳令騎兵，他們低聲叫喊，藉

使敵人不致於聽到：

「營長在那兒，旅長在那兒！」

有人回答他們：「營長嗎？是那一營營長，這兒前方一切都是紛亂的，不分青紅皂白，這一團底人和那一部隊底人。」

但是一位司令部軍官攔住了傳令騎兵，他署名於命令，用耳語一個傳一個，把命令傳達下去，命令是：「退卻！」

兵士們注意命令，甚麼叫做——退卻？——我會把敵人打敗，我們在候日出以便追擊，隨後再和他們作第二次清算。我依然記得火柱如何冲天！退卻嗎？是不是誤解呢？

有一位少校在這兒，有一位上尉在那兒，這兒又有幾位少尉。上尉在集合一小部分人，少尉安排如常。這兒是一位營長，他下令：

「退卻，退卻，退卻！」

步兵注意後面，他們已經聽到鍊子拍擊聲和馬哼氣聲。一匹棕色在這兒放聲大嘶，這兒有聲

響了，車軸發聲了。這兒步兵知道那是礮兵，礮兵已經退卻了。礮兵退卻，彈藥隊在前，礮在後，營長殿後，他低聲自己詛罵。他也等候太陽第二天早晨照耀在戰場上面，而且也等候他能夠由剪刀望遠鏡瞭遠，曾經等候第一道口令：「右翼第一門礮發射！」

此刻不是這回事了，又行軍了，鬼知道，行軍退卻。他拍馬在本營後向本營奔進，這一營是本師一部分礮兵，已經在退卻了。

第二十軍團步兵左翼最外緣肩槍同樣退卻。

人們在這兒又注意了，因為其左翼有東西爆炸，落下地了。敵人向德軍方才離開的陣地射擊。再向西邊，即離德軍軍團中心較近，在法蘭開腦附近有德軍步兵，步兵之後向佔領陣地的礮兵。退卻令已經到達這些部隊，然而同時奉令等鄰接旅，即左翼部隊退在陣地以後，他們才能開始退卻。天尚未明，部隊已經整理好了，都在等候，執行「退卻」命令。退卻令只有一處未曾達到。只有一營，誰知道什麼會得不到命令的。

當一切都離開了敵人以後，俄軍開始射擊。黎明，凡礮身發出之物，着了火。一切都退卻了，只有

一營留在前方，這是第一五〇團第二營。兵士伏在地上，等進攻命令。因為他們只能想像他前進，他們很想衝過敵人火線。但是營長不安起來了。他派傳令兵到右翼鄰接營去，派一名傳令騎兵到左翼鄰接營去。傳令兵都回來了，報告：左右都無德軍踪跡，右翼卻已有俄國兵了。

營長想他部隊。他得不到退卻命令，他覺得黯淡。——法蘭開腦南出路口上駐着一排野礮，是海散排長所部之一排。他在前一天這樣果斷地向俄軍陣地猛進。海散少尉在這兒，不愉快。他在一夜夜間也未會接到退卻命令，他看到在他前面的步兵如何受敵兵攻擊，他知道前面一營右側將受敵人包圍。排長當時不能說明前面一營人所以陷於這種不幸情況當中之理由，他不能說明此營右翼和左邊德軍步兵為何退卻。他不能說明，也不知道，他自己默然決定當時也不去推究其原因。

幾秒鐘後他簡直見到俄國兵密接本排陣地，他命令兵士起來射擊。

步槍向前射擊，礮火向右射，他把右側礮底瞄準手趕開，自己瞄準，射擊，射擊，直至礮身大熱，每發一礮他注意舉力是否足夠。

俄軍陣線方面首先發生停頓，德軍步兵營退卻，這兩門礮底火力使這一營人在呻吟叫苦中得到相當有秩序的退卻。該營受重傷，這一營在這兒退卻，然而始終能夠退出敵人壓迫範圍。海散排長射擊，射擊，他必須往復旋轉礮身，因為不光是前面和右翼，不，俄國人從各方面向他壓迫。他在這兒看到：營退卻。現在有步槍子彈飛到礮兵陣地上來了，步槍子彈一如一羣蚊子，向礮兵陣地轟湧。這兒一名礮長陣亡，四、五名運礮彈的礮兵陣亡。於是海散排長派一名兵到法蘭開腦去，那邊在他底前車。他也願意退卻，也許後退一千——二千公尺，他願意寬可以繼續向俄軍射擊的陣地。這一天是什麼日子，這是什麼情況？他等着又等着，前車應該會過來。現在，如果俄軍對他撲來的話，一位普魯士王國軍官所能採用之最後方法已經緩不濟急了，他叫：『向紅星瞄準！瞄準具向下，快放！』緊靠在礮前面有礮彈炸裂了，小隊兵士抵抗，四周火鐵橫起。現在他們注意奔向前車。排長想感謝上帝，我們將要而且必須能夠退出這一處陣地。他又令礮手退開，向前車後退幾步。他見到第一前車上所駕的六匹馬聳身高立，又見到奔躍前來的兩輛前車形成急躁的一羣。是車輛，馬匹和人的羣，他見到他部下在敵人機關槍和步槍火下面陣亡。

他和他底兵士都完了。各方面都向他們進撲，他還親自發最後一礮，於是有一顆礮彈在他和礮手頭上炸裂；他們在礮旁邊陣亡，他手上還執有十字鋤和圓鋤，這是他們作防禦工事用的工具。海散排長對前一天的事情回想了一下，在他以為所有對於勝利的一切是讚美和愉快，對於他用他底二門小礮作戰的一切都是讚美和愉快。隨後，這位為保護他底礮而戰至最後一口氣的和掩護在他前方的一營人使他們能退卻的軍官是完了。

這一天早上，午前四點鐘。這是一種追逐，這是奧司脫洛倫卡城市房屋中一種動作，這座房屋至今仍由俄軍第二軍軍長沙姆索諾夫將軍住着。

但是沙姆索諾夫將軍今天早上不再沮喪地坐在他底辦公椅中，不再發怒，他站在房子中，他面現喜色，他底參謀長和參謀處長也面有喜容。

將軍叫道：

『這是日子，啊，這是甚麼日子！』

他走近窗子，他遠眺市場，見馬匹在下面哼氣的而歡喜，他向日光歡喜。

外面有某營行軍過路，向前方進發，軍隊對房子行「向右看」注目禮。發口令的軍官認識窗前的將軍。沙姆索諾夫將軍急忙打開窗子，向隊伍領首。他走回辦公棹，他堅大的手摸着放在棹上的一束紙張。這是一些夜間，尤其是幾分鐘以前到達的情報。

這是真實的，這可以報告於席林司基將軍，那是美滿的戰鬥，那已經是大戰而不祇是戰鬥了。確實，這一次大戰犧牲了四千人！四千之於神聖的和龐大的俄國算甚麼，俄國有的是人！四千人之損失對於勝利之事實算甚麼呢？當然的，勝利，完全勝利！德國人口那兒去了？天知道，他們逃跑了！照耀大地的才是戰場底主人，才是白日底主人。

他在歡喜當中和大規模動作當中在房子上上下下往來，房子裏充滿了他底參謀人員。他拍了這個人底肩頭，又拍那個底肩頭。門開了，走進一名軍官來。沙姆索諾夫看他，他不認識這軍官是誰。可惜他在他底部隊中認識的軍官這樣少。軍官報告，他由第十五軍團長馬爾托斯（Martsov）那兒來的。他傳遞馬爾托斯底一件報告。沙姆索諾夫迅速而又現不安地接收報告。他拆開封袋，見到親筆

寫的狹小紙張，目光注視字行，讀了又讀，又深深地抽了一口氣，內心的歡喜使他忍不住說：「您們聽着，馬爾托斯將軍給我們送一件報告來，聽吧，他寫道：

「我方對德國的進攻是意外的。他們初時稍事抵抗，即行退卻。他們必須任令傷兵躺在受傷地點。死亡的兵士和馬屍遍野。器材，槍枝，運輸工具觸目皆是，我搶了一部分壞汽車。此外我們截獲兩門礮和幾挺機關槍。俘獲了幾名德國軍官，和近百名士兵。

德軍陣地很堅固，這些陣地會由許多圍配有野礮和重礮的敵人防禦。

敵人退卻的非常迅速，因而十分疲乏的，我軍無從追擊他們。

我步兵團可惜亦蒙重大損失。團長三名陣亡，最優秀的營長陣亡或者受傷至不能作戰。此外多數軍官和三千名兵士陣亡。」

沙姆索諾夫伏在辦公棹上，看地圖。他臉上筋肉又搐動了幾秒鐘，他下令：

「我和席林司基將軍在電話中說話。」

電話接通以後，室中沉靜無嘩。波司托烏司基將軍手中握着聽筒。沙姆索諾夫將軍由側面看

參謀處長於是他嫌時間過久，自己取過聽筒，凝視天花板，考慮他要說的話。

那一端此刻說明是西北軍司令官席林司基將軍，沙姆索諾夫將軍在電話機旁邊鞠躬，於是報告勝利經過。報告過後，他候了一下。

「還有甚麼？」席林司基將軍問沙姆索諾夫將軍。在沙姆索諾夫方面，與其在電話中盡情痛罵他底司令官，不如將電話機毀了。但是他再鞠躬，向席林司基說，現在不能再依西北軍司令部命令措施，直向北方進發，他必須再度；但是很急迫的，想一下，再度請求，命令他底部隊改向阿冷斯坦——奧司脫洛台一線前進。當他興奮地期待的時候，忽然完全失望地發生一種思想，如果席林司基說一個不字，他底部隊依然應該直向北方進發，則又當如何？因為他明白，席林司基是不知道的，他早已和本軍右翼同路向阿冷斯坦——奧司脫洛台一線進發了。席林司基但是說：

「好，我同意此點，您向阿冷斯坦——奧司脫洛台一線前進。但是提出條件將軍，請您筆錄下來，條件：您派遣第六軍團和騎兵在您的右側，擔任阿冷斯坦和馬蘇里湖一帶防務。」

沙姆索諾夫迅速而急遽地說他當派遣軍團和騎兵妥為防禦這一地帶，他當然會防禦這一

帶。他還想說話，他想再度說明其勝利，他還希望誇獎，希望承認他底勝利，他覺得席林司基早將聽筒掛上了。

沙姆索諾夫自語道，席林司基對他嫌怨，暫時無法改變。如果他以後以他底長勝軍司令官資格經過勃冷登堡（Brandenburg）門而入柏林之時，這種嫌怨也會發生的。

他決定不傷和氣，他召集他底軍官，走到地圖旁邊去。『情況怎樣？今天底情況絕對明瞭。第六軍團向奧司脫洛台方面追擊敵人。第十三軍團向西轉移，以便於必要時由翼側攻擊以輔助第六軍團。第六軍團以右翼梯隊取向皮旭夫司堡（Bischofsburg）之普通方向向北方前進。我軍左側有駐索爾道之第一軍團作最安全之側衛。此外，第一軍團之西尚有騎兵二師。此外，我更可以向諸位作可以引為欣慰之報告，即早有警衛第三師和狙擊第一旅向索爾道進發了。』

中午了，太陽已經接近頂點。德軍第二十軍團長礮兵將校蓋爾支站樞林山附近鄉間司令部裏。鄉間正在中午沉靜的時候。很遠的地方，這兒和那兒，遠遠裏偶然發生一響槍聲。否則靜穆無喧。

沒有破聲在嘎擾那中午的安息。

普爾支將軍所轄之部隊會由前方退下來的。俄國人尙未曾和後退了的敵人發生接觸。

但是這種沉靜將轉入佔世界史上重要篇幅的事變底序幕，這是舉世無人能知道的，即普爾支將軍也是不知道的。他自己也完全不知道這事變究竟將發生，抑或必須發生，記載普魯士軍行的典籍底「往事」一頁上面曾經有過的。普爾支將軍在夜間已經苦思了的一切，未曾因黑夜之逝去而消失。由東方昇起來的旭日卻增加了苦思。

普爾支將軍這時候聽到電話機發出來的鈴聲，這電話由交通隊電話兵佔領着，在司令部後面幾公尺處。將軍轉身向後。他見到少數電話兵羣中有一定的動作，隨後他接到一張紙，電話兵在這上面記的有無線電話，這是專機方才由以脫中得來的。

但是這一通無線電話無疑的不是發信德軍第二十二軍團的，它不是和德國受話機線路相聯接的。而是由俄軍第十三軍團長沙姆索諾夫將軍發給他所部軍長的——當然不用密碼，而是用俄文明文拍發的。

八月二十四日

無線電話即刻被人譯出，蓋爾支將軍由此知道由統率俄軍第十三軍團之克呂哀夫（Кур
ов）將軍早已到了枯爾根（Kurken），在他底翼側，枯爾根將軍至今尙統率一個軍團。

蓋爾支將軍知道有非常危險向他底部隊襲來。他目前擁有兩個軍團，現在有第三個軍團由側方增加上來。然而這一切有甚麼用呢？他也不能平白地抽出軍隊來。他掌握着這一軍團，是他所部唯一的軍團，他藉這一軍團力量抵抗非常龐大的優越力量。他十分審慎地下命令給左翼最前線部隊，即步兵第三十七師：「繼續後退！」

因爲他不容斷定這一師是否有受行將到來的克呂哀夫將軍所部新軍團由兩翼圍攻和超越襲擊之危險。

這一次命令方才發下去，新任第八軍司令步兵將校奧登堡將軍走上土阜了。兩位將軍互相看了一回，大家伸長了手去和對方握手，隨後奧登堡將軍沉默地轉身了一回，遠看那東普魯士風景。他傾聽靜處，兩位又互相顧盼，因爲新任軍長奧登堡將軍第一次在戰地上和第二十軍團長晤面，這一次晤面，便是未來大戰命運所繫之一次晤面。

蓄爾支將軍首先向他底長官陳述本軍團所處之情況。他用地圖說明方才由無線電話所得之情報，即克呂哀夫將軍所部俄軍第十三軍團已經在他翼側枯爾根地方了，因此必須命令步兵第三十七師依原令更向後方退卻。當他沉默的時候，興登堡將軍以本人爲中心，將第八軍全軍情況向他按圖說明。他用嚴肅的儀容特別注意於說明他有意命令第十七軍團和預備軍團擔任向沙姆索諾夫決戰之任務，令其向南方推進，因此對雷倫克姆夫一線空虛了。上面他可以命令騎兵第一師和一部分薄弱的地方軍部隊應付有力的雷倫克姆夫軍。他以軍長資格並不忽視這次冒險行動之程度，但是如果應該對沙姆索諾夫決戰的話，則他必須堅持其主張。

司令官此外尙說明蓄爾支將軍不能預計他底右翼於八月二十六日以前可以得到德軍第一軍團給他幫助，因爲東普魯士運輸不得已而遲延。

當興登堡將軍底高大身材走下土阜時，蓄爾支將軍知道他和這一位軍長在判斷方面是一致的。

然而當蓄爾支將軍於再度審視地圖和報告的時候，又必須察出就他底地位來說所部一軍

團之情況異常惡劣。他請參謀長海爾上校從速頒發繼續後退的命令。

此後增強了的第二十軍團在這一天的陣地如下：

翁格爾師在右翼奇爾根堡一帶。

第二十軍團所部二師在西北方向後旋轉約四十五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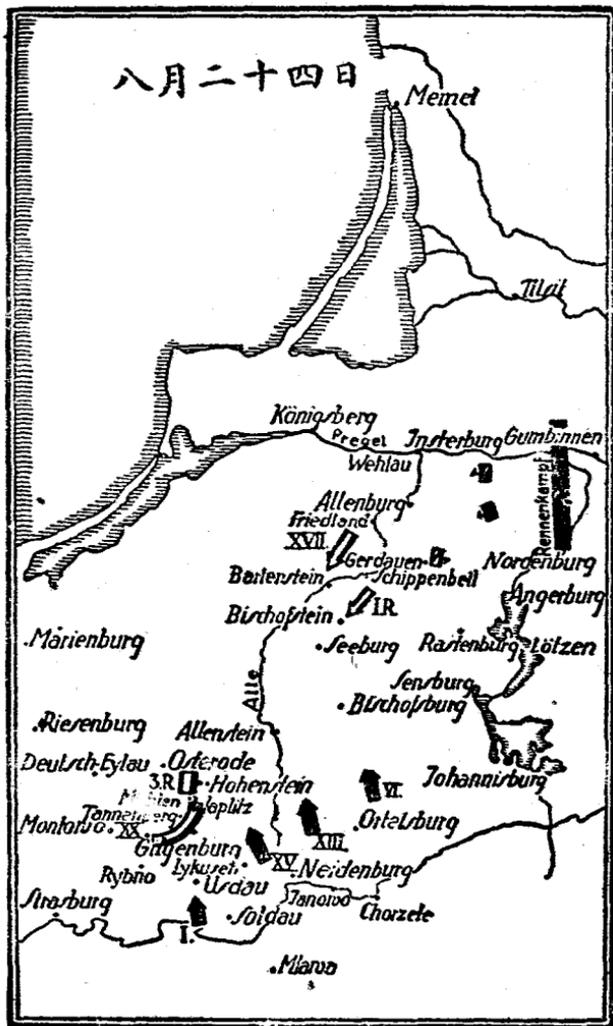
第四十七師右翼形成之旋轉點在大達美洛湖南岸。第三十七師左翼在米倫附近，左翼後方，在格里司里尼恩（Griesleben）附近有預備第三師為後備，這一師人於襲兵能大戰以後用火車運來，在阿冷斯坦下車者。

第八軍軍長興登堡將軍到達李沈堡（Riesenburg）司令部以後，敵情情報已經候他去核閱了，這些情報說明這一天第八軍情況非常危迫。

情報如下：

一據情報敵有力騎兵在托冷（Thorn）——姆拉瓦（Mlawka）一帶威脅第一軍團下車。

八月二十四日



一
三
三

此項情報之所以被重視，乃因軍隊於下車時戰鬥力相當薄弱之故。

同一情報中說明應該和德軍右翼取聯絡之地方軍第五旅由托冷增調過來因為俄軍出現而成問題。

第二項情報：第二十軍團前方又有俄兵一軍團增調到來。此刻已有俄兵四個軍團對德軍一軍團作戰了。

第三項情報：雷倫克姆夫軍於休息兩天以後，又全部出動向西前進，即出現於樺林山附近德軍後方。

當暗夜到來之時，當它尙掩蔽着敵友軍行動趨向之時，當它尙把一切掩掩在黑暗中時，與登堡將軍，即第八軍軍長爲之苦思不樂。如果白日光明喚醒了軍隊去從事新生命之時，又將如何？有一通電報又把這些苦悶全部喚起，這是第八軍參謀長魯登道夫少將所發的電報。電文：

「惡果縱不能免，而情緒仍應果斷。」

八月二十五日

天色未明，很早。統率第十三軍團的克呂哀夫將軍之參謀長彼替起（Pestisch）將軍因為清早氣而稍感凍僵了似的走下一座小房屋底梯子來。當侍者去喚醒他時，因為前一天緊張工作過後，他曾經沉睡得一時不易清醒。是，對此刻他和部隊同駐在這奇突的地方普魯士，突過了始終在退卻中之敵人背後。在這一座東普魯士小房屋中有一種奇突的清涼和奇突的舒適氣概，當他走下牆上掛有圖畫的梯子時，這種印像忽然竄入他底腦海。他所在的地方名枯爾根。當他一面燃着早晨第一枝紙烟，一面緩慢地走下梯子的時候，想起了這一切。他打開到寬大的地層中去的大門，幾名班長和兵士迅如閃電一樣站了起來。將軍站在司令部電話中樞。

情緒十分惡劣，由這一次不近情的迅速行軍所造成之麻木的疲勞忽然向他侵襲，將軍好似呵欠一樣，問現在怎樣，這一位完全無能力的和令人無限厭惡的電話兵到底接通了那一組他底上官克呂哀夫將軍視為這一羣跑來的電話兵底禮物，而且自二十四小時以來急盼接通的線路

八月二十五日

一三三

沒有，所謂這一羣電話兵即由一名業已瘋狂了的軍官率同歸順了他底十分光榮的司令部了。電話中樞底資格最老的班長並不如此害怕，當將軍這樣疲勞和猙獰地和他說話時，他依然彬彬有禮和和氣氣地回答他，已經接通了馬爾托斯將軍所轄第十五軍團了。因為第十五軍團參謀長馬朱哥夫司基 (Matyugowski) 尚須由宿營中請來，所以未曾喚醒上官。彼替起即刻鎮靜下來了。他由衣袋中取出一包紙烟來，丟在椅子上。他招呼兵士坐下。他默然站在這沉靜的房間裏。電話機發生輕微的聲音了。班長傾聽說話，彼替起將軍取得聽筒。電話底另一端不是如所望的第十五軍團參謀長，而是軍團長馬爾托斯將軍本人。

參謀長說：「閣下，我們長官克呂哀夫將軍要和閣下說話。」

他招呼電話兵中之一人，電話兵即刻奔去，不久即隨同軍團長來了，他在克呂哀夫將軍底鄰室中睡過。將軍穿的是拖鞋，穿馬褲，襯衫領口張開，頭髮蓬亂地披在額上，擦眼睛，他也才從沉睡中醒來。兩位將軍在電話互相致敬。克呂哀夫將軍說道：

「閣下，我恭祝您在奧爾勞——法蘭開腦所獲之勝利，我實有些艷羨您，閣下，因為——這也

是我和您電話中談話之原因——我底一軍團——據我看來——很沒有意義地被驅使到前方來，我們沒有這樣和敵人接觸之機會和可能性，好使我們和您，閣下統率您所部勇敢之師所行者一樣去摧毀敵人。我親自向您，閣下和貴軍敬賀的意思。但是閣下，我用電話和您說話，爲的是要和您商得一致行動。閣下，您有何高見？不，當然不是商量對敵人的一致行動，而是在沙姆索諾夫那兒的行動。您和沙姆索諾夫沒有直接電話嗎？但是我有，如果我們先商得一致行動以後，那末特別好。以我來說，即我底軍團底情況來說，則我目前正率同本軍團加緊前進，自然確能和敵人突然接觸。如果這樣的時機到來，如果德國人對我作戰，則我斷定我底部隊是十分疲勞的，完全疲乏和體力使用過度的，我即用這種部隊應戰。這樣我便能抵禦強敵了嗎？您那兒不然嗎？這樣，我即刻令人接通和沙姆索諾夫說話的線路，向他說明我們兩軍團迫切需要一天休息日，這樣的休息日之所以愈形需要，因爲我們底行軍目的在摧破敵人，然而如果以如此疲乏之軍去應戰，則勝負正未可決。您同意嗎？您同意了嗎？請您親自說明，閣下……」

八月二十五日

一三七

在一處小城市奧司脫洛倫卡附近一個土阜上面的穀倉中。沙姆索諾夫將軍底司令部始終在這兒。此刻天已經明了。這座穀倉旁邊停有一輛貨車和客車。幾匹拴在木樁上，在嚼草，草莖被八月暑氣薰蒸而垂着。穀倉屋頂上豎有一根桅杆，一支電線由桅杆下來接到貨車上面，車上有一根鐵尺充這支電線底第二支點所繫之桅杆。倉內有適用的棹子，線圈，器具，有一名軍官頭上掛有聽筒，正在這人靜無嘩的時候，在接無線電話。穀倉底打開了的門內站有兩名哥薩克騎兵，張大了嘴，在遠看那奇突的器具，孜孜的聲音由這一種器具中——由以脫中傳來的——發出來。軍官日夜接話，已經疲乏了，這些電話他幸而又能翻成文字。起初很狂悖，他接到少見的字，是正經人所不容易了解的字，最後他才知道這是密碼電話。他生氣了，因為他沒有密碼本子翻譯，所以拍發回去七次，請對方不要用密碼發電。

軍官接完了的無線電話，不是發給他的，不是發給本軍的，那是恩葉門軍長雷倫克姆夫將軍發給其司令官席林司基將軍的。此刻五點鐘雷倫克姆夫將軍指定第二天即八月二十六日之行軍目的地。他報告他底部隊第二天應該到達格爾道烏恩（Gerdaun）——維勞（Wehau）一線。

軍官把這聽下來的電話錄清。他招兩個騎兵中之一名。兵士牽馬過來，拍馬進城去遞電話於軍司令部。隨後軍官走出倉外，坐在戶外太陽光下一張木凳上面。他底勤務兵過來，在他面前支起一張爲便利而摺疊起來的棹子，笑容滿面地把一盞茶和幾個煮硬了的雞蛋放在他面前。這些雞蛋是他昨天晚上已被徵發完了的奧司脫洛倫卡去覓來的。又送了麵包和少許牛油過來，和氣地向裏看。軍官向他說了幾句誇獎他靈敏的話，勤務兵滿面喜色。軍官用早膳，飯後又吸煙，十分悲哀。他想這是甚麼戰事，這戰事強使一個人離火線如此遠的坐在這樣孤寂的穀倉中，接發無線電話，無線電話底重要當然無可爭議，然而無線電話卻使一個人這樣倒霉在後方徘徊，同伴們卻這樣喜歡地在前方和敵人爭逐。軍官自語道命運對他不好。他又由土阜頂上向下看，不愉快地看他派到城裏去的騎兵在回來了。又站起來，因爲他見到一名兵士在他右邊遞一張紙給他。此刻他又必須進倉屋去「發無線電話」了。隨後來之騎兵放一道給軍團的軍司令部命令在軍官棹子上。軍司令部命令：

「第二軍於八月二十五日越過阿冷斯坦——奧司脫洛台一線，軍團主力爲第十三軍團

八月二十五日

佔領奇門道夫——枯爾根一線，第十五軍團那特勞 (Nadrau)——寶爾古特 (Paulsgut) 一線，第二十三軍團米夏爾根 (Michalken)——格洛司 (Gross)——伽爾地能 (Gardienen) 一線，第一軍團留在烏司道區 (Usdan)。

軍官拍發無線電話，他將手指放在發報鈕上，他拍發又拍發，機器將電文发送到以脫中去。軍官又到外面去，勤務兵又帶了茶來，爲他底長燃紙烟，軍官吸烟。他完全不知道他方才拍發的電報內容。他底妄想不能想像到敵人可以利用這種密碼無線電。

後半天，德軍第八軍軍長與登堡將軍與參謀長魯登道夫中將同坐汽車經過地方。他清晨在李沈堡急遽起程，他正在到呂寶 (Lobau) 以南蒙托服 (Montowo) 附近德軍第一軍團長法蘭西 (Francois) 將軍司令部途中。另有汽車一輛隨在他座車之後，車中坐有軍司令部參謀處長霍夫曼 (Hoffmann) 中校。

汽車絕塵而去。軍官於離開李沈堡司令部以前不久才放下了心事。在他們上車以前不久接

正中森擊
中之炮隊



八月二十五日

到一份情報，這一份情報使他們非常輕快而且放心。情報說及的事情如下：

軍司令部無線電台主任李希脫好芬中尉今天早晨接到一份無線電，這是一份由雷倫克姆夫將軍發給席林司基的密電。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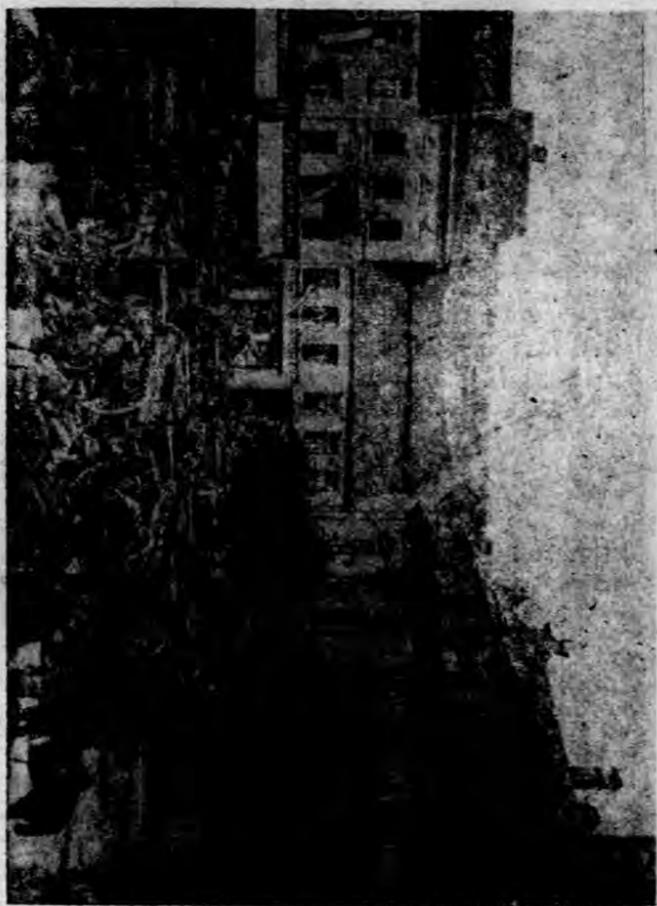
「本軍於八月二十六日到達格爾道烏恩 (Gerdauen) —— 阿冷堡 —— 維勞 (Wahlau) 一線。」

於是德軍軍司令部可以把下列幸運的情況聯繫起來了：

德國方面之目的着重在十分迅速的，十分迅速的，在雷倫克姆夫將軍到達之前，由德國主動地向沙姆索諾夫將軍進攻而擊敗之。但是如果雷倫克姆夫將軍在德國軍未曾將沙姆索諾夫將軍擊敗之前，突然——在德國背後集中——率領全軍而起，則情況又將如何呢？這大概魯登道夫中將於晚上發電時已經想到了：『惡劣的結局不能避免……』

此刻德軍第八軍司令部於接到這一通電報以後，知道雷倫克姆夫將軍尙遠在後方，他未曾計及迅速前進，因此凡是以前決定的作戰計劃儘可以完全執行，不必疑懼背後有人襲擊。

洛上隊
與中隊
之



八月二十五日

一四三

由軍司令部出發的汽車絕塵前進。這些汽車沿到德國哀勞 (Eylau) 去的道路前進。路旁有小城市羅沈山 (Rosenberg)。當時城內有幾個輜重縱隊，一個補充甲騎兵連。有一處地方司令部，此刻早晨有幾名軍官，站在這兒匆忙說話。人們在討論徵發馬用的稻草。此刻有一個人從對面郵局跑過來，拉開到室內去的門，叫道：

「最高級軍官去聽電話。軍司令部請說話。」

一名騎兵上尉四面看了一下，他知道他是最高級軍官了，跑過街去。去接電話，當回出來的時候，向幾名甲騎兵和輜重騎兵狂叫，派一名兵士到司令部去，軍官們集合起，嚴肅地站在街上。幾分鐘以後郵局長由郵局中出來，將一束封好了的電報遞給騎兵上尉。此刻一切都站在街上，等待。此刻忽然有汽車縱隊後面出現一輛汽車，車聲大震。騎兵上尉舉臂，叫「立停！」兵士靠攏；但是汽車夫已經開足馬力，在騎兵上尉未曾看清汽車夫或者車中坐客時，汽車早已過去了。騎兵上尉向他部下叫喊，第二輛汽車又來了，此刻他站在街心，兵士站在他左右，他們招呼。汽車夫使用制動機，汽車過來時震動得很；但是車停了，一位身材高大的軍部參謀下車來，他是霍夫曼中校。中校叫道：

「你們幹甚麼，你們忽然想到甚麼，你們爲甚麼攔住我汽車底去路？騎兵上尉一言不發，卻將電報遞給中校。」

中校呆了一回，驚愕地向騎兵上尉看了一下，拆開電報，於是拍汽車夫底肩頭，叫道：「孩子，您開車吧！我們必須趕上軍長座車！開車，盡量開快。」

騎兵上尉和兵士們於是由汽車捲起來的灰塵中走散了。霍夫曼中校座車開出。這一輛車底前面則有軍長與登堡和魯登道夫中將座車呼呼前進。「快」中校說，「快。」

汽車向前馳逐，他叫喊，但是前面車中無人轉身後顧。霍夫曼中校底車夫在一條曲線上面截住了前面的汽車，車中兩位軍官愕然轉身後顧，因爲有霍夫曼座車和他們並駕齊驅。中校震動身子，叫喊，他手上有束紙。魯登道夫中將伸手車外，霍夫曼中校將紙遞給他，兩輛汽車於是又一前一後，繼續前進。魯登道夫中將拆開電報，他知道李希脫好芬（Richthofen）中尉又接得一通無線電報，這又是一通爲德軍第八軍指揮上作絕大幫助的電報。他念那由沙姆索諾夫將軍拍給其所部軍團的電報。電文：

八月二十五日

一四五

「第二軍於八月二十五日突過阿冷斯坦——奧司脫洛台一線，主力分配如下：

第十三軍團奇門道夫 (Grinnendorf) —— 枯爾根一線，

第十五軍團那特勞——寶爾司古特 (Paulsgut) 一線，

第二十三軍團米夏爾根 (Michalken) —— 格洛沈 (Gross) —— 梅爾地能 (Mardienen) 一

線，

第一軍團留烏司道區。」

此刻德軍第八軍司令部知道了：原定可以放心使用了。在第二十軍團右側下車之德軍第一軍團於下車以後，一切都準備妥當以後，即可完成其戰術的任務了。不必慮俄國人今天即向第二十軍團進攻了。如果他們今天進攻，則他們可以把這一個軍團陷於不利的情況，因為第二十軍團今天尚不能及已經可以作戰之第一軍團之半。電報說明俄國人不進攻，因為他們底行軍目標不到這樣遠，不及和德國前線接觸而迫令第二十軍團去作戰，這樣作戰對於德國人預先計劃的以後的攻擊順序是不利的。

與登堡將軍前進到法蘭西將軍司令部所在地。

與登堡將軍和魯登道夫中將以第八軍最高長官資格，法蘭西將軍以屬於該軍第一軍團長資格，雙方在這一處司令部所在地有一次談話，這一次談話討論和決定了下列諸要點：

與登堡將軍向法蘭西將軍說明翌晨他必須以法蘭西將軍所部一軍團和中途增加的，歸第一軍團長指揮的地方軍第五旅向敵人進攻。法蘭西將軍提出異議，因為他所部一軍團到那時候，即第二天早晨尚不能完全到達，尤其是礮兵，祇有一小部分到達。法蘭西將軍說，如果要使用他那一軍團施行主要攻擊，則最後等待至全部集合以後。

與登堡將軍在完全尊重軍團長底立場當中但是維持原來主張，即法蘭西將軍第二天早晨必須開始進攻之主張，這因為是在東普魯士作戰的德軍整個情況要求如此。與登堡隨後又向法蘭西將軍說明未來大戰之總意念，他說明他所希望的分配：

法蘭西將軍應該督率所部第一軍團暨地方軍第五旅向敵人左側進攻，因為俄軍在這一方面已經轉向西方，而且不能包抄，所以他必須對當前敵人作正面攻擊，即很有越過本軍堅守陣地

去攻擊之可能。

法蘭西將軍應向當面敵人作正面攻擊，和後方聯繫截斷，隨後再越那哀登堡向東挺進。同時德軍另一翼則由麥根遜將軍 (Gen. v. Mackensen) 和彼洛烏將軍 (Gen. v. Below) 統率第十七軍團和第一預備軍團由北方過來壓迫另一部分俄軍，即俄軍右翼。如果這一次預定的夾攻子東普魯士旗幟以大戰光榮，則可以對敵人造成包圍形勢而必能消滅敵人。第八軍團長在有關係方面告訴法蘭西將軍以十分有利的情況，即地方師已由許勒斯維克霍爾斯坦 (Schleswig-Holstein) 開拔前來。這一師人也應該是增加右翼的，大約二十七日可以到達。

沉靜籠罩着中午底東普魯士鄉間。中午底疲勞滿佈在鄉村，滿佈在田野，滿佈森林和街道，這些街道將被成千成百兵士，被行軍的人們底靴底所踏毀。所有道路，所有街道上面騰起那猙獰和沉重的，和用力爬行的蛇一樣的，沒盡止的灰雲，東普魯士四邊底灰雲向腹地，向德國捲逐。

俄軍步兵前進又前進，軍官們爲了保持軍隊底好情緒，很費精神。靴底割傷脚，兵士底飢腸轆

轆，在每一處休息地點由水桶、盆碟和瓶子中取飲料溫水，直等於天賜恩物，這種溫水是由先經過的設營軍官先行購置而安放在街邊的。沒有一處有槍彈落着，一切都在向德軍陣地前進又前進，爲的要消滅德軍。替沙姆索諾夫將軍運行李的疲馬疲乏而無力地蹣行經過沙地，由奧司脫洛倫卡到那哀登堡去，馬匹無力而疲乏地曳運過來，騎兵蹲在馬背上，俄軍輜重縱列不自然地，自怨自艾和怨天地，管理不良和茫然地駕御着空軍經過地形。因爲俄軍全線沒有補充。俄國軍隊不確實知道他們何以這樣奔跑，他們不知道何時和敵人接觸，他們簡直不明白知道敵人究竟在那兒，他們由遠處行軍過來，一如一位俄軍將校所說「盲目行軍。」德軍方面也在前進，也是無盡止的縱列，大部隊，也是長距離的白晝行軍，也在向敵人前進。

德軍第十七軍團和預備第一軍團來自北方，向沙姆索諾夫右側前進。這兩個如上文所述，原來和雷倫克姆夫將軍對壘的軍團，是在司令官底冒險決斷之下被調到戰場上來了，現在還在前進中。德軍第一軍團在斜路上面停止前進，用平時萬不可能的各種形式裝配他們底馬匹和礮，步兵已經在前進，前進到戰場上去了。俄國軍隊底行軍和德國軍隊行軍間只有一點不同，區別是德

軍司令部確實知道敵人所在地和其行軍目標，因而德軍不致於盲目地開到戰場上去。另外尚有一種區別，這種區別更前者更顯明，這區別是作戰的德軍將校確實知道他願意的是甚麼，他如何接敵和以何種方法接敵。

八月二十五日午後三點鐘之前俄軍第十五軍團長馬爾托斯將軍又站在軍用電話中樞所屬的一架電話機旁邊，和同僚俄軍第十三軍團長克呂哀夫將軍說話。俄軍第十五軍團尚在奧勞——法蘭克腦一線戰場上，但是克呂哀夫將部隊卻向阿冷斯坦前進。馬爾托斯在電話中說：

「閣下，我聽到您始終尙在阿冷斯坦那方面行軍，如果我是您，則不這樣辦。爲了同僚友誼，我向您說，我簡直沒有行軍。當然我曾經接到行軍命令，然而我並沒有想去執行它。我沒有行動。」

克呂哀夫歇了一回說道：

「如果您是沒有行動，那您做得有理。因爲我們必須全體依貴軍團所在地爲旋轉中心向西旋轉。」

馬爾托斯將軍：

「閣下，很對的，我也想到這一點。如果有人責難我，則我將向他說明，給養和補充上之困難，我底兵站方面有困難，這種困難迫令我駐兵不動，以便和後方取得確實的聯繫。事實上，但是我之所以駐紮在這兒，因為我確實知道我們不能遠向北方前進，必須向西方旋轉。」

克呂哀夫將軍：「閣下，我很高興您所見如此真切，我們已經屢次說過：德國將自西徂東向我們進攻，這是他們以前常幹的了，在演習時是這樣模擬的，他們在西方，即在我們兩翼集中，這無容置疑的了。」

馬爾托斯將軍：「閣下，真是的，我底意見完全相同，我所見到情況完全和您所見者相同。敵人在西方，不在我們前面！我們卻不能直截了當地經過在我們兩翼的敵人前面！我們在自取滅亡！」

克呂哀夫將軍：「但是必須向沙姆索諾夫將軍說明。他底行動是不可思議的盲目行動。如果我十分具體地和同時用您底名義遞一份詳細報告給沙姆索諾夫，您能同意嗎？我即刻口述報告內容，並且用電話向沙姆索諾夫說。」

八月二十五日

一五一

馬爾托斯將軍：「閣下，當然同意的，我甚至請求您辦理。我同意您底意思和方法。祇是請您即給沙姆索諾夫的報告中明白敘述。」

下午底後半，在奧司脫洛倫卡沙姆索諾夫將軍司令部中。

太陽已經斜了，小城市奧司脫洛倫卡死氣沉沉。司令部底大部分人員於早晨已經開拔了。只有軍官團，只有沙姆索諾夫將軍和所部最重要的軍官留着。將軍整下午在室內過去了，等候他底部隊和敵人接觸的報告，等得令人焦急。他底部隊並未和敵人接觸，尙在前進，將軍不確實知道，在他寧願意打敗仗，不願意再在一種他不知道敵情和敵人所在的情況中等得令人悶絕。

他所慮及的地方——即西方，是敵人所在地嗎？或者敵人在他底上官席林司基願見到敵人的地方嗎？或者在敵人願意覓到他的地方，即北方嗎？他不知道。他失望和疲勞。

當太陽西去，當白天炎熱漸漸衰退的時候，沙姆索諾夫將軍不耐枯守在自己室內了。他下去到市上去，一名傳令軍官隨從着，上下閒步。他希望這一天到底能夠過去，夜也過了，他希望第二天

天明，這一天他可以坐在汽車中去接近他部隊。他要親自去看部隊，他始終還存着失望了的期望。即可以因前進而達前線，去看一下情況，他依然希望，明天可以看清楚了。他在這市場上走了不久，市場是空的，市民看他過去的時候，對他十分嚴肅和禮敬。傳令兵奔過來向傳令軍官匆匆報告。傳令軍官向將軍說：

「軍團長，接到一份克呂哀夫和馬爾托斯聯名的電話速記稿，已經在打字機上翻譯了，內容大概十分重要。」

將軍轉身向後。這是甚麼事？和敵人接觸了嗎？可以在目前也許已經展開了的戰局當中知道敵情嗎？

將軍回到司令部。他必須再等一等，速記稿還未譯出，他不耐煩地二次三次派傳令軍官去催取，最後他接得了報告。克呂哀夫報告說，他和馬爾托斯將軍商議以後和得了他同意以後，爲了全軍休息一天之故，急遽通知他。

沙姆索諾夫將軍讀完全文之後，微微搖頭，他不知道這件事情何以非常重要到如此地步，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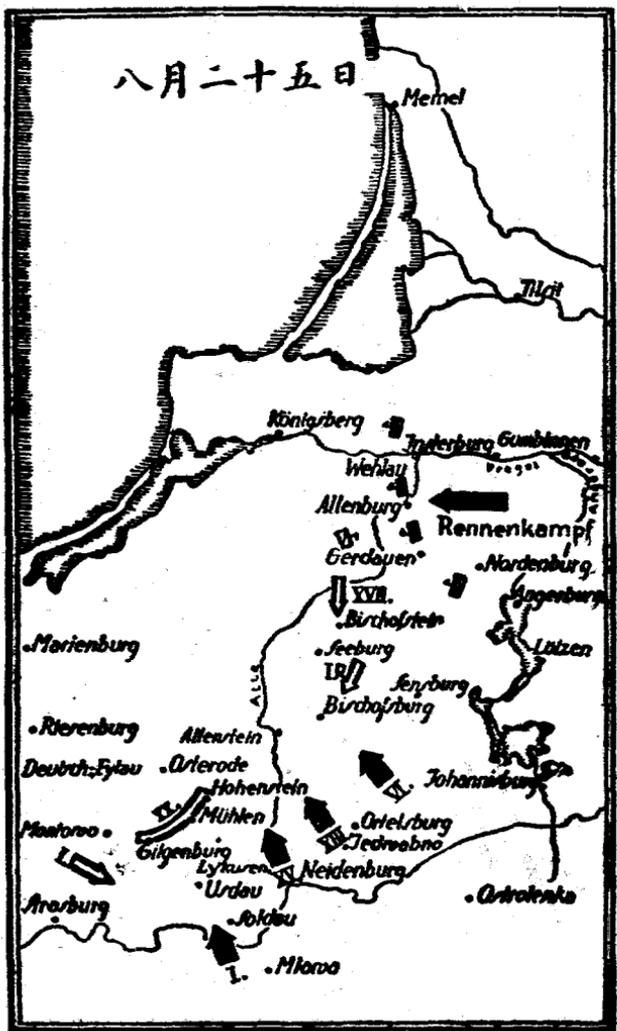
爲自從行軍以來，克呂哀夫和馬爾托斯兩將軍幾乎每天都在要求休息日。這一天上午兩位尙向其要求休息一天，這在他軍長，必須加以拒絕的。沙姆索諾夫將軍確實知道其部將是對的，可以事實限制，無可如何。但是他現在所念的報告內容卻使他害情。克呂哀夫將軍詳盡而深刻地說明向北進發對他以及馬爾托斯所部一軍團是完全無意識的。克呂哀夫說明敵人決定不在北方。敵人在西方。如此克呂哀夫繼續主張，他以及馬爾托斯再向北進，則一定會有受敵人側擊的危險。克呂哀夫在報告中，明白說到，如果再向北進，則在西方的德軍無疑的截斷本軍團和後方的聯繫而包圍本軍團。於是俄軍慘敗之情況因以造成。

克呂哀夫將軍於報告末尾又說到他所率隊伍之情況。他回想到八天以來已經走了十六至二十二公里，行李輜重都不能趕上，彈藥亦只敷一次戰鬪之用。再呢，將軍在報告中明白述及：

「如果我們依這種情形繼續進攻，則軍隊一經接戰，即可喪失其戰鬪力。」

當沙姆索諾夫念完了這一份報告以後，他非常感動。他在室內上下往來。俯身下去看地圖，即刻知道馬爾托斯和克呂哀夫兩將軍腦海中所得之情況。他一想到以後的事情，如果兩位所見不

八月二十五日



一五五

錯，不禁有些恐慌。他真是向北方進發，則終有一天受人側擊。

當他想到這兩位在前線和他，或竟和席林司基反對的將軍，他們必須依當時情形去明白做他們理解根據的實際事實的時候，更害怕起來。他底第一種思想是即刻和果斷地去幹。他底第一種思想是第十五軍團上前，第十三軍團轉向後方。

但是他又想到，如果他把曾經下的命令於晚間情報中呈報了席林司基，則他將說甚麼，甚至幹甚麼呢。

他倒在一張椅子上，完全失望了。他想他底情況。他切實想他底情況，不是想他所部一軍團之情況。過了多時，他相信已經找到了出路，他新鮮有力了，有聲有色了，叫和喊，招人去邀參謀處長非利莫諾烏將軍來。參謀處長即刻就來。

軍長迅速簡明地向他解釋何以如此處理之理由。他又和參謀處長翻覆討論矛盾各點，即可說依官場意見，對於敵人和對克呂哀夫和馬爾托斯將軍之意見間之矛盾。他心頭快慰，他興奮。隨後又請參謀處長非利莫諾烏即刻坐汽車到韃城幾公里的軍屬航空隊去——不必須趕快進

行，他責傳令軍官放棄職務，汽車早應該準備出發了，參謀處長必須即刻到西北軍司令部去，即到福爾可維司克（Wolkowskyk）席林斯基將軍那兒去。——汽車開過來，沙姆索諾夫把參謀處長非利莫諾烏直送到車邊，隨後將軍又茫然地站在市政府房屋前面梯階上面，又到市上去走了一回，到了聽到飛機推進機聲音在空中發響以後，才安定了。

幾小時以後，黃昏已經籠罩着小城市奧司脫洛倫卡上面了。黑暗了。沙姆索諾夫將軍孤單寂寞地在室中上下蹀躞。他幾乎不耐再住在這一座他以為和前方一切隔絕了的房屋中了。當他走過過道的時候，則以為所有房間和屋角裏面都有低語聲音傳出來。他出房間來的時候，談話聲音就停止了，所有軍官都向他看，他不知道他們究竟在想甚麼，他真不知道他們向他要求甚麼。誰是對的？席林斯基呢？還是他？馬爾托斯呢？克呂哀夫？一切究竟是指的甚麼？藏在黑暗中的，敵人在其周圍安放的东西是甚麼？他算過了，參謀處長必須走一百五十公里路程，他回來又有一百五十公里路程。他應該用電話和他談話嗎？他應該和福爾可維司克接通，參謀處也許會有電話給他。他即刻

和席林司基將軍說話嗎？但是他又想到他不應該如此幹，因為將軍在那邊——他以為敵人那邊——說的每句話都在席林司基督視之下，他決定等候。

然而其間克呂哀夫將軍和馬爾托斯將軍開始逼迫，他們要求決定，因為他誤會沙姆索諾夫，即俄軍第二軍軍長真是這一軍底作戰主體。何等盲目呵！

時間過去，二小時過去了，二點三十分鐘過去了，三小時過去了，深晚了，沙姆索諾夫將不能再等了。

出了什麼事了？

此刻，一切又必須從速進行，匆忙和興奮。他打鈴，他們喊，傳令兵來了，傳令軍官，即刻叫通福爾可維司克，參謀處長非利莫諾烏到達了嗎？此刻他在幹甚麼？是否已經準備回來了？將軍想，這至少得明白知道的。

傳令軍官們候在軍司令部電話中樞，即刻接通了，回話是：

「司令部參謀處長非利莫諾烏早已在回到奧司脫洛倫卡途中了。」

「他是那時候走的！」

報告來了。沙姆索諾夫將軍考慮他底參謀處長早應該到了。電話和軍司令部航空站說話。

「沒有，飛機還未到來。」還無所聞，恐怕是中途出了事了。飛機是一件不可靠的事情，也許參謀處長此刻在黑暗中坐在某處荒田中，或者他被迫降落了！

於是沙姆索諾夫所慮者來了。克呂哀夫將軍馬爾托斯將軍電話來了。兩位要一種最後的決定。而他呢，即沙姆索諾夫將軍沒有決定。當時至深夜，室中大擺鐘在滴得聲中提醒他寶貴的時間已經過去，當他想到這樣坐着，這樣等着，在一位軍長是可笑的事，他又跳起來，又叫喊，又狂叫，一切都興奮和過度興奮，他命令「軍事會議」看來，這一位司令官底奇突和沉重的神經病是傳染給俄軍第二軍司令部了，參謀長波司托烏斯基將軍，作戰科長烏雅諾夫上校，情報科長賴別台烏上校都像被傳染了。人事長也在內。各位都十分苦悶。他們自然都知道參謀處長非利莫諾烏是被派到席林斯基那兒去了。他們知道他並未回來，他尤其知道他們底司令官失了主意和失望了。這座司令部駐紮的，深灰色的房子有耳朵。沙姆索諾夫即刻開始。他依次敘述。他說有一份情報從克呂哀

夫和馬爾托斯那兒來，他找一位軍官向他口誦這一份報告。

司令部人員沉靜着，而且以極度矛盾的情緒來聽這一份情報。沙姆索諾夫聚精會神地，而且說明他當然不能替如此重要的事件作最後的決定。這兒有一個根本問題，這問題是說明未來大戰底勝利或者失敗的。如果敵人在北方，在向北方進發是對的，或者敵人在西方呢？如果向北方深入了，則自入羅網。將軍這樣說，這是一個問題，因為他怕非利莫諾烏將軍因為未曾到來，或者遭遇某種不幸事件，因此他正式邀集各位來開軍事會議。或者依舊必須自行決定。

所有軍官都知道沙姆索諾夫除了和席林司基將軍通電話而外，暫時無其他可怕之事。沙姆索諾夫在沉靜中又說話了。他以馬爾托斯和克呂哀夫底意思爲自己底意思。如果敵人真在西方，那末向北方前進是壞事的。沙姆索諾夫叫喊道，克呂哀夫和馬爾托斯兩位爲何都不能判斷敵情？他又默然，像覓支持似的向四面看。他看所部軍官底臉，他看參謀長，參謀長向他點頭，他覓那忠於他的參謀處長。沒有找到，他忽然又想到他在途中，於是又看烏雅洛烏上校底臉。此時他很害怕。上校身材瘦削而高大，身穿光芒煥發的彼得堡禁衛軍軍服，向他回顧，冰然索然。將軍畏懼這一位軍

官。他是信仰席林斯基的人。沙姆索諾夫當時對於司令部會議多少發生力量，他到來時，見到其部屬已經集合了，他覺到，作戰科長，毋寧可以說是以「席林斯基底監視人」身分被委在司令部任事。

烏雅洛烏 (Wjalow) 上校並不看他底司令官，慢慢地起身來。他走到地圖那兒去，用手撫弄地圖，屈身下去，戴上獨目眼鏡，又除去，捏在手上玩弄。

隨後又用一種冷峻的，硬堅而不和氣的聲音說話，說明如果前方軍官能提供方法於軍司令部，則誠爲可敬和可佩之事，這是俄國軍官團精神方面一種好現象，然而就目前看來，那是一件不利的事情，前方囿於一定範圍和被迫局於一定範圍之軍官在其小範圍中觀察所得，每異於軍司令部之所見，這是始終不易的事實。

克呂哀夫將軍和馬爾托斯將軍，兩位都是很值得崇敬的人物，他很尊敬他們，他們底思想他是尊重的，顯然在想敵人在他們擔任任務的一線上將有何種動作。他們當然完全忘記了西北軍總司令席林斯基將軍底偉大的計劃。人們必須把這些事情在一個大的聯繫裏面去觀察。雷倫克

姆夫將軍自東徂西，他追蹤德軍前來。本軍任務是和雷倫克姆夫軍聯絡作戰。本軍每一種獨斷的，也是每一種利己的——他必須用這樣的名稱，實在是憾事——前進也許會造成太抽象的結果，其意義但是是大戰主要思想之無謂行動。

敵人當然不在西方，敵人並不想留在西方。敵人以其主力在雷倫克姆夫將軍前線，自東方回向西方。主要意思務必確定，雷倫克姆夫軍將敵人壓迫到沙姆索諾夫軍方面去呢，或者反過來：沙姆索諾夫將敵人驅向雷倫克姆夫軍前面去。

但是克呂哀夫將軍和馬爾托斯卻獲得了好評。只要他們在正確的一定的點上面注意的話，那當然會獲得好評。德軍在西方固然是正確的，但是這一種事實也使他回想到最後一定會大家知道的。克呂哀夫和馬爾托斯兩位當時大概曾經完全忽略西方也有俄軍存在——他提高聲音：「整整一個軍團，即第一軍團。」此外一日間到達的情報證明禁衛第三師和散兵第一旅由華沙來到。最後對西方德軍有些甚麼？無論如何不能超過由第一軍團，禁衛第一師和散兵第一旅，以及原駐那一方面的兩個騎兵師。這是一位參謀眼中見得到的情況了。他自己認為除了戰略的聽覺

而外，要作其他估計，實在是不可能的。在這一方面他是同情於誇讚馬爾托斯和克呂哀夫兩位；但是得向他們說明，提起他們注意，決定軍之指揮者不在軍團長，而是完全屬於軍長。他自己尤其是注意到東普魯士境內整個作戰是由席林司基掌握的，他底計劃和意見，不容任何人參加意見。當上校沉默的時候，大家寂然。

沙姆索諾夫將軍四顧，他本人面色蒼白，額上汗珠湧現。此刻他所慮者是表現出來了。從屋頂上放射出來的光是黯淡的。軍官坐在這兒默然。沙姆索諾夫看來他是被一羣目的在陷害他的怪物所包圍了。

他真能反對席林司基將軍嗎？但是他在另一方面能夠使他一軍反對較好的智識嗎？此刻他突然靜聽，他聽到一輛汽車在屋子前過，聽到大聲。他向窗口奔去，在街燈光下見到一位將軍，他認識他是參謀處長非利莫諾烏將軍。

他伸了一口氣。他尚有一種希望，也許非利莫諾烏將軍會改變了席林司基底情緒。

非利莫諾烏站在室內。他四面看，面色蒼白，等了一回，沙姆索諾夫即刻請各位出去，但是沙姆

索諾夫說：

「請，請，請您說，閣下，您說！」參謀處長慢慢地問：

「閣下，我可否單獨對您報告？」

「不，不！」沙姆索諾夫叫道，「您說吧，閣下，我們都在等決定。」

非利莫諾烏又很緩慢地說：

「閣下，席林司基將軍讓您出發；西北軍總司令命令您——依原有命令——再向阿冷斯坦——奧司脫洛台一線前進。如果閣下不欲遵守席林司基將軍底命令，則西北軍總司令將不得已而請閣下另覓高位。席林司基不信德軍大部分在西方，他明白說過：

「敵人不在而以爲他存在，那是卑怯；然而不許沙姆索諾夫將軍成爲卑怯之人，要求他繼續前進。」

深晚，在德國小城李沈堡，與登堡將軍，他底參謀長魯登道夫中將和軍司令部首席參謀霍夫

曼中校那兒的情況如下

不多時以前飛機情報到來，俄軍列車前後相繼地由華沙急遽前來，到達邊境。這些部隊要是下車以後，一定向前開，也是對德軍第一軍團作戰的。

情況是不容忽視的了。因為必須顧到本軍陣最右側從都龍要塞起，幾乎一百公里之內，除了單獨的營以外，只有地方軍和地方游擊隊駐守，所以情況更見嚴重。都龍鐵路鐵甲車和其他幾門砲，這就是那邊可以使用的唯一的側衛砲兵力量了。

第二天必須密切聯絡着去作戰的第一和第二十軍團之情況是如此。整個情況具體地說，因為向北進之俄軍右翼軍團，即勃拉哥維希慶斯基將軍所部第六軍團前進得非常遲緩，所以也不樂觀。本軍方面爲了實現大戰主要意思而對這一軍團作戰之部隊必須遠在南方去迫擊這一軍團，爲此損失之時間，並非有利於德軍，而是有利於俄軍，因為雷倫克姆夫最後會撫第八軍之背。

德軍總司令部人員爲了這些思想忙了一回以後，這一天夜裏依然有短時間的休息，他們底意志是統一的，當前情況是嚴重的，但是確信自己力量對於第二天早晨一切，看定了是有把握的。

八月二十五日

一六五

沙姆索諾夫在同時間內在他底奧司脫洛倫卡——昨夜他住這兒——司令部內，爲了他底處境，曾經跳得很高。將軍單獨在室內，半裸地想入睡。他不能入睡，安靜地倒在床上，凝視那室內粉白了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由站在市場上面的燈射過來的燈光照着。將軍即凝視光團，對於席林司基之主張十分沉痛，他很卑怯地看總軍不在的地方，他想到以後的事情的時候就有不可計算的苦悶在壓迫他。他確實不明白敵情，他本來全不知道敵情。因爲他底長官席林司基將軍不信任他底報告內容說雷倫克姆夫將軍把他打败了的德國軍隊追擊他那方面來，始終相信沙姆索諾夫將軍前方只有較弱的德軍，決沒有較多的隊伍，尤其是不在西方，即他底側面。

馬爾托斯和克呂哀夫兩位軍團長底證明正是相反。他底飛機並無所得，他底騎兵一樣的未有所得，他得不到正確的敵情。他向天花板上面的光團凝視到直至光團中開始呈現出生命爲止，他看看德國人，又看看本軍，一個未來大戰的圖形，這微弱的光芒當中向他繪出。老是凝視天花板，他在冥想當中回憶了地圖。他在燈光裏面看到各軍團和各師底陣地，忽然想到如果馬爾托斯和克呂哀夫兩位底意見是正確的話，如果敵人在西方，則本軍陣地日後之危險，實當令人心悸。他冥

想了情況，當時想到跳起來和席林司基命令對立，想到打電話給克呂哀夫和馬爾托斯向他們說：爲了上帝，向西轉向如你們所主張的，因爲如果敵人真在西方，你們如果仍和以前一樣向北進，則一切都完了。然而他又忽然想到席林司基，他呻吟，於是他看來是得到解決了。他曾經用飛機派到福爾可維司克去的參謀處長非利莫諾烏是祇和席林司基談到克呂哀夫和馬爾托斯兩軍團傳達了兩軍團向北進發的命令。

但是勃拉哥維希慶司基 (Blagoweschtschenski) 將軍所部第六軍團尙在向他的右翼進發。沒有人能禁止他命令這一軍團另取方向。

如果敵人在西方，也好，這一軍團應該改向北進爲西進。那末他可以抵禦德軍自西方進攻了。如果這一次攻擊始終是要實行的話，則情況縱然不會因爲克呂哀夫和馬爾托斯之轉向而改善；但是比較的差強人意。

他跳起身來。他願意維持此種主張。這一軍團應該即剎折而向西。但是他不願將此種方法向席林司基報告，也許第二天早橫直要遭遇敵人，戰鬥開始，情況也可藉此說明。

八月二十五日

一六七

也許一切可以轉好。他走出黑暗的走廊，直奔向守衛，命令傳令軍官起來服務。這命令傳達出去。對皮旭夫司堡(Bischofsburg)之第六軍團發無線電話：

『明日清晨全軍團折向西進，向阿冷斯坦前進。該軍團所部騎兵第四師先向沈司堡前進，警戒軍之右翼。』

八月二十六日

前些日子東普魯士炎熱底餘威到八月二十六日猶未衰退。近日來東普魯士正是不可思議的酷熱和悶熱，未曾下過滴雨來使空氣稍稍涼爽和凝固灰沙。

夜，人類底夜；但特別是統帥底敵人遮蔽一切，朋友和敵人在這幾小時內遮蔽了，這幾小時造成德國史上永不磨滅的大事變之序幕。這一夜悶熱的夜間，在德軍前線好像有一隻巨大的，看不見的手，依着一定的計劃和一定的意思，抽那微細的線條，這些線條底末端是連，營，團，師和軍團。

這一夜悶熱的夜裏，在最短時間安靜以後，德軍右翼首起發動大戰。

運送德軍第一軍團的列車上面尙不絕有人下車。該軍團底過半數部隊則已出發了。此外地方軍第五旅於清晨由都龍要塞抽調出來，增加過來，以便調集所有人槍來參加大戰底決戰。新調來的軍團在執行與登堡頒布給這側面軍團司令官，即第一軍團長法蘭西將軍——地方軍第五旅亦歸指揮——之命令中，已經於拂曉四時進攻。該軍團步兵衝過拂曉底蒸氣，冒了街上灰沙，越

八月二十六日

邁乾草前進，由都龍要塞長途徒步行軍過來的地方軍旅底官兵於滿懷疑問「敵人在那兒？」中由後面增加上來。

拂曉，這些部隊已經和敵人接觸。開始發射的子彈飛射聲音打破了近日籠罩當地的沉寂。將近四時，德軍右翼首先發動大戰。依奧登堡底作戰計劃，這兒是大戰重心。法蘭西將軍必須率所部向當前敵人衝去，甚至肉搏！第一軍團必須將敵人逐出陣地。

此外德軍陣地：

第二十軍團爲伏兵，預備於法蘭西將軍前進至第二十軍團可以與法蘭西將軍所部取一致行動進攻之時進攻。第二十軍團部隊等待法蘭西將軍能夠擊敗敵人，他們持槍等待。

德軍前線——火線折斷了。現在有五十至六十公里遼闊的東普魯士地方，沒有一名德國兵士站在這兒。但是這兒有敵人。克呂哀夫將軍率其部隊單獨向阿冷斯坦進發。

此外：

貝洛夫 (Below) 將軍所部預備第一軍團駐在皮瓦克地方，在宿營地，或者在灌木蔭下沉睡，

他們於由襲兵能長途徒步行軍到此，他們於長時間行軍之後疲勞之極，他們睡着，在夢想那未來大戰。再說德軍前線：各地都被德國軍隊所興奮。

正是這時候，即新到的日子底開始幾小時內，又有麥根生將軍所部德軍第十七軍團由北方來，向南方去，在酷熱和灰沙當中行軍。他們行軍，至今未曾接敵，他們仍應迅速前進，因為雷倫克姆夫將軍可以隨時撫其背。因此他們必須向南進發，他們底幸福的時間是他們接敵的時候，以備補在襲兵能被俄軍打擊之失。

但是德軍全線，即將校、軍官和兵士間，祇有一種唯一的思想：

大戰開始！決戰即在目前！

在俄國將校、軍官和兵士們心目中，在和德軍對立的開闊的俄軍前線是模糊和等待以後發生的事變的緊張情緒，事變之範圍和結果無人能夠知道。一位俄軍將校說「盲目行軍」，俄軍這一天也盲目地，有加無已的炎熱和八月間新酷熱當中，站在德國土地上面。

俄軍最左翼：

這一軍團如此模糊，他們知道有德軍部隊過來，目的和兵力卻不清楚。

當早晨由正在開來的德軍方面發出來的頭幾顆子彈呼呼作響之時，德軍只知道：「德軍進攻。」此外卻不知道了。戰壕築得深至鼻頭的俄軍等德軍進攻之結果，他們留在戰壕中，決定在戰壕中抵禦進攻。右側貼鄰，有第二師，俄軍第十五軍團和第二十三軍團所屬一師都在馬爾托斯指揮之下向北前進。他受沙姆索諾夫指揮，這一天還在行軍，依席林司基命令而行軍，向北方前進。他底行軍目的地爲霍亨斯坦(Hohenstein)，司令官自己底不熱心的情緒傳遍了所有軍官和兵士，這一縱列沉靜和寡興，以疲乏了的勇氣向北方進發。上那兒去？司令官自問。上那兒去？軍官和兵士都如此說。視線是向左的，所以向左是窺視到危險，因爲他們所知者和他們底最高司令官相反，德國近來日夜在他們左側準備進攻。

由這一邊給他們的威脅是甚麼？他們疲乏和寡趣向北方行進——他們看來無意識。

再說俄軍陣地——克呂哀夫將軍統率了更疲勞的隊伍在更苦悶的情緒之下，孤立地在遼

闊的地帶經過遮蔽的森林地帶向北前進，始終向北進，搜索部隊告訴他：

「我軍陣線前面無敵蹤。」倒霉的情況，將軍如此想，軍官們也如此想，倒霉的情況。我們入地獄嗎？或者到那兒去呢？在我們底靴底走破以前，在我們糧食和飼料告盡之前，在我軍因疲勞而崩潰之前，我們是否有接敵的一回？如果他們想到一種唯一的小安慰，則這安慰便可以使他迅速行進。他們底行軍目的地爲一座德國大城市，他們以爲大城市——阿冷斯坦城。他將宿營在這兒，找到糧秣，最後在某一處地下室中可以得到可助僕僕風塵的人們意興勃發的飲料。

向東北看：俄軍第六軍團在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統率之下，以所屬一個師由皮旭夫司堡向北前進，另一師由皮旭夫司堡向阿冷斯坦方向推進。當時尙在向北的一師——俄軍步兵第四師——不多時以後同樣取向阿冷斯坦的方向前進。這一師起先必須稍稍向北，以便可以到達姊妹師之右翼陣地。所以俄軍不熱心，無決心，複雜的行軍目的地，因爲將校間之齟齬而不能收統一作戰之功，日以繼夜地前進，他們不知道他們是向大戰地帶前進。

德軍第一軍團意見一致和自成系統的，只有一種意志，即只有希望勝利之心——指揮統一，

有智識的，爲解放家鄉而戰，在最右翼作戰。

第一軍團方面情形如次：該軍團所部於清晨起和都龍地方軍第五旅在奧登堡命令之下協同作戰，向東方推進。俄軍在由亨利希司道夫（Heinrichsdorf）起，越過格洛司可希勞（Gross-koschlan）至散本（Seeben）一線遼遠陣線上固守工事堅固的陣地。地形困難，一處深窪的沼澤地，上面有維來河（Wellefluss）流過，必須在槍礮火下越過這地帶。必須經過深遠的森林地帶；進攻地形全部是邱陵起伏和遮蔽的。軍團所屬礮兵始終沒有全部到達，大戰中只有半數。步兵亦不是全部，前面卻使用了每一個兵士，卻是每人都用了。在這兒的決心是：

運步兵到來的列車直開到敵人槍礮火下面，直運到呂勃諾烏（Rybnow），祇有礮兵和運輸工具在蒙托服（Montow）斜路上卸下。上帝知道，這是冒險的。

列車一列又一列地前後啣接着前進。要是某一節上面發生了障礙，某一處制動機失效，則此種照例，尚可多多重視細目的方法，必致一警號失效，發生嚴重事情，即最不幸的事情，以後全路運輸被阻。這是一種危險。一枚榴彈可以在鐵軌炸裂，可以使列車出軌，於是怎麼辦呢？

於是運輸到呂勃諾烏爲止，都在槍林彈雨之下。當年中尉史丹法尼（Stephan）他是奧登堡司令部軍官，指揮當地下車事務。當消息忽然傳來說前方已經開火，每一個兵士和當時還在火車中的每一門礮和每一顆子彈，趕快用最迅速的方法使用，這是勝負所繫的，部隊和礮及時由火車中運到戰地去，史丹法尼命令車輛通過呂勃諾烏。他凝視步兵和車輛在敵人重火下面，敵火已經到了和鐵路相隔最近的地方，他在他底回憶錄中說道：

「左右松枝間有劈喇劈喇的聲音，松枝被着落的子彈擊下了。機車上開車手，視若無觀，而且好像他底生活除了在汽笛聲和子彈炸裂聲中開車以外，別無所事。」

在「立停」的時候跳出車箱來。官兵出來了，他們底耳朵裏已經聽到大戰底音響了，大戰在他們前面怒吼了，官兵才下車來，口令已經叫了：

「向白楊樹所在地散開。」

由車上下來即接敵了。

戰爭在德軍右翼爆發。

八月二十六日

俄軍堅固陣地正對着德軍第一軍團和協同作戰之地方軍第五旅。他們底陣地由亨利希司道夫越過格洛司可希勞到散本。德國人祇能慢慢地和艱難地前進。進攻因為遮蔽地形和十分有力的敵人反攻力量而困難而費時間。直到中午，在北方一翼的德軍第一師才把在格洛司可希勞和散本一帶俄軍逐出陣地。敵人在這兒顯然是有計劃的向東退回到主要陣地去，用盡各種方法掠規空了的烏司道（Ustau）是主要陣地底鎖鑰點。再南方，即德軍第二師和地方軍第五旅作戰之地，進攻更困難些，這兒也直到午時前後才把敵人逐走。烏司道以北不遠之地為格洛司格里本和同名的財富。德軍第二十軍團參謀長海爾（Hell）上校在弗呂格腦（Froeglanu）地方接到報告，這宗財富方才由俄國人佔領了。他即刻用電話給破兵下命令轟毀這一宗財富。軍團司令部最高副官諾支少校不久以後到他這兒來。參謀長此刻正看表，向諾支少校說：「此刻我底房子着了火。」格洛司格里本底財富原是海爾底。

德軍第一軍團這樣慢慢地向前推進，和敵人寸步不離，且戰且進。但是在這一軍團底右側，這

是上文已經說過的，這一地帶到都龍要塞爲止，約計一百公里，德軍在這一方面的側衝祇有地方苦地方突擊隊擔任，這一天已經有俄國人進窺這一處危險地帶，他們知道有一種機會。如同青天霹靂一樣，在這一處危險的地方，在小城市勞恩堡（Launenburg）附近突然有俄軍騎兵出現。他們確實突進了歸第一軍團指揮的地方軍第五旅底後方聯絡和困難的戰地。他們用機關槍和許多敵向該旅輻重進攻。但是輻重騎兵起初單獨戰，直到以電話調到由都龍要塞開來的鐵甲列車向俄國人射擊爲止。俄國退了，幸而他們沒有利用到這絕大的機會。

當黃昏臨到第一軍團擔任作戰的戰地上面時，俄軍所在地底地面上又燒起來了，這是烏司道房屋起火。烏司道站在熒熒的火光裏面，火光之大，好叫人明辨俄軍陣地之大概。

此次戰鬪底結算：德軍第一軍團雖然達到把俄軍由其重要陣地中驅逐出去之任務，德軍第一軍團雖然可以將白天的勝利記下來了；但是沒有依白天所定之目標將敵人逐走——這是最高目的。俄國人還是未受動搖地固守着陣地，他們決沒有被擊敗，而是退卻。

德軍第一軍團本日未曾實現之任務，如果大戰主要意思不必變更，如果雷倫克姆夫在沙姆

索諾夫被擊敗之先到達之危險，對德軍作戰計劃無重大威脅之時，則此項任務當於第二天達到。德軍第二十軍團駐第一軍團之北，其左翼由地方軍第七十旅以及一再述及之翁格爾師增援。這一師於八月二十五日這一天由第二十軍團右翼以前駐防地奇爾根堡調向軍團左翼，即調到米倫以北，全天是伏着的，以便德軍第一軍團於出擊敵人的時候，不致於失卻適當機會實行進攻。午後三點三十分，在軍團右翼的步兵第四十一師（假定）也離開陣地迎擊敵人，法蘭西將軍所部一軍團也已經由烏司道向敵人進攻了，而且將俄軍步兵第二師在不斷的交切，但損失重大的進攻當中，逐出孫司霍（Sanshoru）——格洛司伽爾池能（Grose-Gardienen）一線。

在駐守於步兵第四十一師翼側之第三十七師前方之俄軍當時作戰甚力，第三十七師之戰績，我們在奧爾勞法蘭開腦（Orlau-Frankenau）作戰時已經知道了。但是這次進攻並未會移轉成爲正式決戰。德軍第三十七師師長始終以爲如果他執行他底司令官所頒布之命令，以其全師向敵人撲過去，乃是一件冒險事情。因此他祇限於使右翼所部一旅和第四十一師取得聯繫爲度，這一師能夠不費大力擊退俄軍於相當距離之外。翁格爾師駐米倫湖以北，俄軍對他取攻勢，然

而長時間用砲火向他轟擊以爲掩護。第二十軍團後方，有屬於普爾支將軍之預備第三師駐守賴
駭騰 (Reichenau) 一帶。這一師之重要任務爲擔任軍團側衛。晚間結果？

第二十軍團前線之情況怎樣呢？該軍團所屬右翼一師已經把俄軍逐回於長距離之外。另一方面，俄軍並未能對第二十軍團有所危害。

德軍前線最左翼有麥根孫將軍和貝洛夫將軍所部各軍團急行軍向南方進發，該軍團根據上述理由必須儘速接敵，因爲他們背後有一個怪物，這怪物名雷倫克姆夫。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所部俄軍第六軍團正在迎着這兩軍團前進。這一軍團軍團長夜間接到沙姆索諾夫無線電話，他應該向阿冷斯坦向西進發。因此他率領所部步兵第十六師由皮旭夫司堡直趨阿冷斯坦；但是其他一師則因爲找行軍道路，先向北進，然後再向阿冷斯坦，向西進。他以騎兵師爲沈司堡側衛。他不知道，完全不知他前面有兩個德軍軍團不只是對他前進，而且即在他前面，當他清早出發的時候，兩個師中之一師，即原應向北走的第十六師，當這一師經過小城市皮旭夫司堡北面的時候，突然被敵人襲擊，因而接敵。這一師被麥根孫將軍所部一軍團有計劃地，應付裕如地攻擊，以破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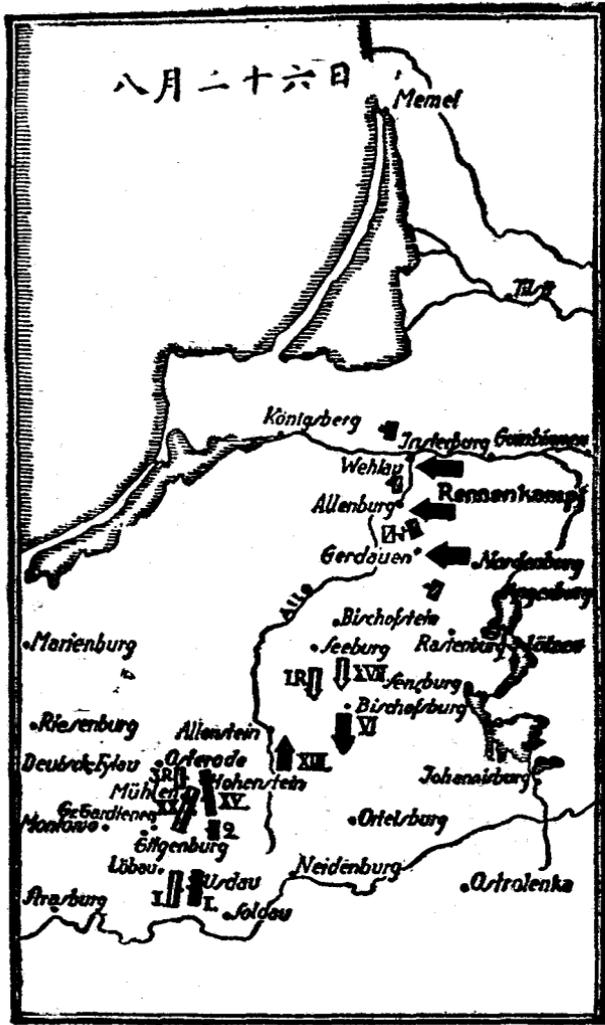
八月二十六日

爲重心，但是以有力的節動。戰場是遮蔽的，邱陵起伏的地形，爲叢莽及小樹林所遮蔽。樹林中間有草地窪地和沼澤地。向西，即目前戰事展開的地方，則有綿延不斷的湖沼爲界。這兒勞勞烏特冷大湖（Lautern See），皮索烏湖（Bisserauer See）和戴戴湖（Dadey See），湖上有中等的橋樑自南而北，將湖分隔。德軍第十七軍團即在此處向敵人進攻，即向俄軍第四師進攻。

德軍軍團於整天行軍之後，疲勞欲絕之時，最後之一夜亦祇休息了幾小時。此刻早晨遇戰的時候，他們卻依然勇氣百倍地加入作戰。在德軍向前推進中但是：「以力量控制一切，」因爲這一軍團之戰鬥力在龔兵能大戰中已經表現過了。所以在勇敢的第十七軍團，即但澤軍團後背支持和在這一次作戰中有勝利把握的，是確實知道三湖之西有一預備第一軍團，這是和他們在龔兵能協同動作的部隊。在這一個夜間休息比較充分的軍團方面，有新由呂陣調來之地方軍第六旅。在德軍方面說，大家都高興，因爲到底和敵人接觸了，即作戰了。

在俄軍方面，即第四師和該師所屬之軍團長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方面，不同一點。俄軍一

八月二十六日



師爲德軍進攻所襲擊。第六軍團長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底夜間宿營地爲皮旭夫堡。他也不料有進攻，他因柵隔過遠，和他左側鄰接軍團相隔很遠，不能和軍團取聯絡。

他和長官卽沙姆索諾夫將軍間，也祇藉無線電聯絡；但是不甚密切。因此他相當孤單，今天早晨醒來時，對於今天演變卻毫無所知。他想稍遲再坐汽車隨他所部向西移動之一師前進，當天晚上，卽又是全天行軍的一天晚上，在某一處，大概是瓦爾登堡（Wartenburg）宿營。

他坐在他宿營地，室窗大開，當他忽然擡頭的時候，司令部已經到來了。司令部各位精神集中。天啊，這是甚麼事？破聲如同沉重的滾動聲音。上帝，誰在這兒北方向誰轟擊？也許是本人所部卽第四師因爲被襲而向敵人攻擊嗎？將軍奔出戶外去。他底司令和他本人站在街上。他們傾聽。將軍天性興奮，暴躁和情緒惡劣——這是他底同時人說的——站在外面的時候，因爲他所聽到的祇是本師底戰鬪騷動，所以他驚駭失措。他再傾聽，破火愈密了，也許是前面十五或者十二公里，步槍和機關槍火忽然可以聽得清楚了。將軍底第一種想法是：本師遭遇了敵人較弱的搜索部隊了……但是此刻他站在街上和傾聽的時候，他卽刻明白了：戰鬪騷動太激烈了，範圍也太大了。這是正式

戰鬪。甚且也許是和德軍大部隊作戰。司令部汽車停在門前。他跳到房屋中去，走向他底軍官們命令這樣，命令那樣。將軍意欲即刻離開此地，要去找一處作戰地點，他忽然想到：「在前方作戰的本軍團所部一師在單孤作戰，因為其他一師正向西進……！」他跳上車去，命令馬匹跑步隨來，汽車在他所部一師行軍經過之街道上前進，向格洛司皮索烏（Gross-Bossau）前進。他前進了大約七八公里。右邊有一處土阜，土阜上面可以見到地形。汽車轉向離開街道，越過鐵路，在窳敗的沙路上前進。此刻他到了土阜上了，高度一八六，在大村莊拉蒲赫（Labuch）附近。

傳令軍官們拍馬奔馳，電話都向後方皮旭夫司堡電話中樞佈去。將軍站着和視察。面前有泥沼地，後面有鐵路，可是密林，他看不到本軍，見不到戰況。但是他看到地平線，地平線上面在抽動和閃亮，德軍砲兵底榴霰彈火可以看清楚，砲彈炸裂所發出之烟佈在地面上。他聽到騷動，他向前進。他要知道情況如何。前面如何？他以後慢慢地在空中看到了。

前面是完全被德軍襲擊之俄軍師長，完全失了措施和錯亂地跑過來。他首先以一團去抵禦。那對他壓迫之德軍，這一團敗了，再調一團去。一團又一團，俄軍將校薩爾夫將軍（Gen. Salf）生

氣和諷刺地批評這位在前方作戰的俄軍步兵第四師說：

「俄軍步兵第四師師長在這次戰爭是依克魯泡特金（Kuropatkin）戰略分配部隊而失敗的！克魯泡特金爲日俄戰爭中一將領，他不智和無決斷。將其部隊化爲小單位，卽以此小單位調去作戰，等待到這小單位集成爲大部隊，以期勝利。」各團先後調去作戰，前後被擊敗了。」

其間很久，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接得前方戰事惡劣之情報。他急派一名傳令軍官去，「卽刻到十六師去。」這一師人正向西進。「該師應停止前進。」

以後，前後隔不多時，又下自相矛盾的命令到那一師去，有一次，於接得報告以後，以爲戰事於他依然比較有利，而他又恐怕前令妄發的時候，下令仍舊繼續向阿冷斯坦去。至於到阿冷斯坦去的第十六師方面究竟發生些甚麼事情，則有一位俄國軍官敘述道：

本師，第十六師拂曉正由皮旭夫司堡，向阿冷斯坦出發，本師方在大道上展開成爲行軍縱列的時候，命令來了，要我們停止。全師在大道上站了一小時。隨後又來命令繼續行軍。全師走了一小時。命令我們卽刻回到皮旭夫司堡去。等着，爲的是執行這一道命令，於是除了向後轉，後衛變爲前

衛，行李輜重全在先頭行進以外，其他甚麼也沒有。我們由西北方很清晰地聽到礮聲，我們站在這兒無所事事，這是事實，我們同伴則在作戰，部隊中展開了一種興奮的。緊張晚上當我們在皮旭夫司堡前面不遠處站着的時候，情況很惡劣。全縱列中都叫着：『左翼發現德軍騎兵！』的時候，正是太陽下去的時候。我們底礮兵連即由大道上到田間去，分辨那騎兵。步兵臥倒，即刻向看不出的騎兵伏兵非正式地作戰。

師長勞黑 (Rauch) 將軍——我服務於該師師部——決定即刻將師部及我們騎兵衛隊讓開而且斷定騎兵所在。恩格爾 (Engel) 上校和我設法勸他，併且慫恿他繼續前進。但是師長騎馬向某一方向前進。

我們正開始拍馬奔跑，到達一處樹林，這兒當時在我們以為有戰事，因為敵方榴霰彈正在我們前進的大道上落着。礮彈在街道兩旁炸裂。勞黑將軍即刻回頭。於是我們改爲小跑最後又在才跑當中走向本師。看這兒吧，本師人在火線上接我們，因為他們分明阻止我們，而且以為本師騎兵爲敵騎兵，因為他們始終未曾見到敵騎兵。因為榴霰彈和全般情況而發生紛擾。

八月二十六日

我底乘馬死了，我由馬鞍上面跌入大道溝中去了。有人大跑經過我身邊，無人乘坐的馬匹狂奔過去，運輸工具和兩輪車無意識地急進。兵士粗野地互相叫喊，紛亂了一刻鐘。隨後稍稍安靜了。我沿大道徒步向皮旭夫司堡奔了二公里。我遇見師長，他在設法修理汽車。大道卻已阻塞了，既不能前進，又不能後退了。師長於是想到另一方面去了。他本人被部下誤傷手部。此刻他上了師部唯一的汽車，一位軍醫坐在他旁邊，回去，他底座車直到皮阿呂司托克（Bialystok）！

俄軍第四師在作戰。同軍團的另一師，即第十六師站在大道上並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站在司令部，徬徨，簡直沒有知道他該幹甚麼，先發無線電給鄰接軍團，即克呂哀夫將軍第十三軍團，發了一回無線電，又發一回無線電，請這一軍團開上來，因為他在嚴重的戰役當中。至於勃拉哥維希慶司基這一天早上所不能知道的是：

他底電報也到達了克呂哀夫將軍那兒去。這些電報原文都一字不錯地到了克呂哀夫那兒。這範圍之內一切都是整齊有序，不幸者祇是這些電報都由勃拉哥維希慶司克之譯電員以明碼拍發，因為他手上有俄軍密電本，而他底同僚——克呂哀夫將軍那兒的電報員——卻沒有密電

本他雖然接到電報，而不能斷定電文意義如何。這一天俄軍步兵第四師之情況，一小時比一小時壞。麥根遜將軍逐漸壓迫它，使它後退。最後甚至這一師人方面自動退卻。這一師讓出戰場來了。在麥根遜西路的貝洛夫將軍也加入作戰，同樣的，協力迫使敵人後退。俄軍軍團長勃拉哥維希慶司基決定晚上前進。他坐汽車，下令給他底騎兵警衛——約一百名騎兵——在汽車兩邊隨車護衛。當他這樣坐着汽車和帶了騎兵連由土阜出發，向大街前進時，看到本軍團被擊敗退却，全無秩序和紛亂在他面前展開。軍團長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向大街進發。當他所部隊見遠處有騎兵和汽車的時候，這本來已經紛亂了的隊伍又發生紛擾。一切情形都一如大街上那一師曾經有過的本軍團軍團長之汽車和騎衛兵被本軍團部隊猛烈射擊，有死有傷，各方面發生紛擾，而紛擾也及於軍團長，這是最不堪收拾的一件事。據目覩者言，他這時候完全喪失了頭腦。這一軍團所部二師在瘋狂的情緒當中行軍，二師中一師被擊敗了，另一師則簡直未曾加入作戰，正向皮旭夫司堡退卻，正爲了安全計，經過此地，向原出發地奧爾胎爾堡前進。

當天晚上，在呂寶 (Loban) 德軍第八軍司令部與登堡將軍那兒。

軍司令部清算當天戰果，戰果不甚令人滿意。德軍右翼軍團在法蘭西將軍指揮之下，這一天預料可以將前面敵人逐去其陣地而壓迫着使其退卻。第一軍團方面甚且實現了迫使敵人退出主要陣地的預計；但是法蘭西將軍所部卻未能「征服」敵人。俄國人始終未曾受動搖，而且在第一軍團前面戰壕當中。

但是：第一軍團右側有大震動。軍司令部接到報告，大隊騎兵正向德軍一側前進；是否有步兵跟蹤騎兵之後，則不能判斷。白天先此到來之報告始終還有效，即有大部隊由華沙用火車運來。如果俄軍騎兵想到他們白天在勞頓堡 (Lautenburg) 所進行的可憐的企圖，而且積極實施突過法蘭西將軍後方以截斷其後方聯絡的計劃，則以後發展如何，實難預定。

因為依興登堡一般方略則重視翼側，因為以包圍為目的，所以情況如此嚴重。德軍陣地中央，即第二十軍團陣地方面，午後右翼有進展，米倫左翼維持原狀，這是一件當時不甚重要的事實，因為決戰不在中央，即不在第二十軍團，而在兩翼。

德軍左翼第十七軍團和預備第一軍團，即在麥根遜和貝洛夫方面之情況，已經可以說是特殊的了。擊敗了敵人，但是當然不能知道俄軍方面紛擾到如何程度。在麥根遜和貝洛夫以爲俄軍很有秩序，退回到工事堅固的陣地上去了，而且敵人方面，一定主張堅守此項堅固陣至最後一兵一彈。

但是：貝洛夫和麥根遜後面此刻除了——軍司令部當天偵察到的——雷倫克姆夫外，無第二人了。和接得的無線電報所說者相反，雷倫克姆夫軍已經兼程前進了，事實上比假想的快得多。這一軍人此刻在麥根遜和貝洛夫後面只隔一天白日行軍距離了。這一個德軍軍團現在當然有被迫退卻的敵人，這些敵人，在他們還相信是強敵和未曾動搖的，後面卻有完全生力軍雷倫克姆夫底一軍。如果奧登堡司令部因此抱有隱憂，這是希罕的事嗎？

在堅執一次決定的計劃的時候，如果考慮一下這一回大冒險事之結局如何，這是值得希罕的嗎？一切憂念，一切畏懼和一切計較都對奧登堡將軍底鐵的意志，都對奧登堡將軍之堅確的信心折服，這種信心是建立在他對所部的熱情和伴着他底令譽而存在之必勝上面的。但是因爲事

出倉猝，必須，必須第二天作最後之決定。換言之：第二天必須擊潰沙姆索諾夫軍，否則雷倫克夫婦到來，他可以擊潰德軍第八軍。

第二天能如預期而獲勝嗎？

那哀登堡俄軍總司令部之當晚情形如次：

沙姆索諾夫將軍這一天到底坐汽車離了奧司脫洛倫卡他大概到前方離本軍較近的地方去了，到達的時間遲得令人奇訝，他在奇突的情形之下，下午四時才到達那哀登堡。即正在酣戰之時並未到來，因此亦未能參加戰爭。爲甚麼他在路上耽擱那麼久。（從奧司脫洛倫卡到那哀登堡距離約爲七十五公里，）則至今不知。他這一天，即下午四時到達那哀登堡，暫住市政廳，他底司令部備好午飯在此候接。英國軍事參贊克諾克司也在座。沙姆索諾夫當時特別興奮，因爲在那哀登堡之情況和奧司脫洛倫卡完全不同。這兒聽到各方面傳來的砲聲，他和本軍同在一地，他引爲真正愉快的是所部參加作戰。此刻必須明白是非。德方攻擊究竟從那一邊過來的，或者他所部究竟在那兒和德軍接觸，在西方，抑在北方，因爲這一點必須在這兒有所說明。至於德軍團方面之真實

情況，他卻毫無印像。

當天晚上沙姆索諾夫將軍在本軍團方面所知者如下：

本軍團左翼軍團阿爾他莫諾烏（Artamonov）將軍所部整日在酣戰中，被敵人壓迫，由前進陣地退至本陣地了，本陣地之鎖鑰點爲工事堅固的烏司道村。前進陣地是有計劃的放棄，阿爾他莫諾烏和沙姆索諾夫一樣，他當天在電話中取聯絡，他們都確信他們能夠固守建築堅固的陣地，而且相信他們在情況許可之下，在後援已經在增調時，可以由本陣地前進移轉成爲反攻。

沙姆索諾夫從馬爾托斯將軍所部第十五軍團方面所知者爲這一軍團及其前衛已到達亨斯坦，業已按原定計劃前進了。他又接得由連接軍團，即克呂哀夫將軍所部一軍團送來之報告，爲該軍團又依原定計劃到達察察阿冷斯坦前面地帶了。至最右翼之軍團，即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所部一軍團，沙姆索諾夫將軍未得一字報告。這是沙姆索諾夫這一天晚上在那哀登堡所得之情報了。

他不幸未曾知道下列各點：一、歸馬爾托斯將軍指揮之第二十三軍團所屬步兵第二師，他以

爲是在格洛司枷爾地能一帶者，這一天下午遭了重大打擊，而被逐回去了；二、當晚沙姆索諾夫將軍不知道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之第六軍團被擊潰，統率第六軍團者爲一位全無思想之人，在向奧爾胎爾堡方面潰退中，而且已經潰不成軍了。同樣他也不知道，中間有一位師長手指受輕傷，坐汽車起程回家。

當沙姆索諾夫那晚上在那哀登堡想入睡時，他尙以爲一切情況相當好，他所信適和德軍方面所信相反。他雖然在感覺方面始終覺得不明白敵軍主力究竟藏在那兒，然而決定他底感覺者爲他所部各軍團已經到達指定地點這一樁事實。事不盡然，則一如前文所述，當晚他並不知道。

八月二十七日

由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那一夜是黑暗的新月夜。

我們來看德軍前線，我們來看在短時間休息以後起來一心決戰的德軍方面當時情形，這一次決戰，只要德軍在東普魯士之情況不十分危險的話，則在這一天是難免的了。德軍前線怎樣呢？法蘭西將軍部隊爲德軍最右翼，即德軍第一軍團，加入地方軍第五旅。我們先說明當日最右翼之演變。

法蘭西將軍部於拂曉進攻，敵人據守一處陣地，這一處陣地之主據點爲工事堅固之烏司道村。向午，這一處堅固陣地經過圍攻和使用分外多量之礮兵，終於陷落。調集一百十二門大礮，以數小時之時間，集中火力向烏司道轟擊，這樣的礮火在這戰爭初起時誠屬空前創舉了。攻陷烏司道陣地是第八軍司令部十分重視的，因此又撥了第二十軍團，即鄰接部隊之一部分部隊歸法蘭西將軍指揮，這一部分部隊在許美道將軍（Gen. v. Schmettau）指揮之下，稱爲「許美道旅」。

八月二十七日

一九三

這一旅歸法蘭西將軍調遣。因為翼側之進展爲德軍全線實施與登堡維戰略「包圍」之前提，所以最右翼進展之意義如此深刻。

當軍團之進攻順利進行，當烏司道攻陷之後，法蘭西將軍之翼側忽然發生分外的危險。不
限於法蘭西將軍之翼側！東普魯士德軍全部情況發生一種危險：

忽然在戰場上面，有德軍右側襲擊模樣，正在可以想像的險境中，發現了新的俄軍強大部隊，這是自來未曾加入作戰之部隊。這些部隊在分外有力和情緒熱烈的進攻的時候突然進攻；俄軍主力爲禁衛軍，即禁衛第三師和散兵第一旅，同樣是沙皇勁旅。其間尙有白天已經在地形中活動之騎兵師，未曾遭遇過敵人，他們在優勢下面向難以取勝之德軍進攻。這青天霹靂似的禁衛軍和騎兵向法蘭西將軍翼側突進，向地方軍第五旅和第一軍團所屬作戰的第三旅突擊。俄軍在勇邁的進攻中迫使第五旅後退，同時向德軍第三及第四兩旅猛撲，因此相當紛亂，迫使在此擔任作戰之德軍急遽退出陣。

這一種突然的情報，法蘭西將軍於另一方面接到烏司道攻陷情報之後不多時，即已接到。此

刻不能再談依與登堡之命令繼續向東推進，向那哀登堡推進以便包圍敵人的話。這在法蘭西將軍是明白知道而且認爲是一定不易之理了。他此刻如果不願意被消滅的話，除了自保而外，別無他途可循。將軍完全明瞭敵人進攻範圍和必須下的命令範圍，而且完全知道他必須放棄總的作戰計劃。他命令其即刻佔領烏司道而目前並無當前敵人之勝利之師移向南方，以便援助目前處危境之友軍地方軍第五旅及第三第四兩旅。

攻陷烏司道之法蘭西將軍所部，由北路開來，與許美道旅會合，向俄軍猛撲，法蘭西將軍確實於入晚以後解了危。原來在對立中之俄軍第一軍團以新加入俄軍勁旅，都被逐回至烏司道之後去了。然而犧牲如何？

就德軍而言，損失是法蘭西將軍不能加入大戰總作戰計劃協同作戰，犧牲了法蘭西將軍在圍攻所擔任側衛任務。這些任務在今天八月二十七日是談不到了，因爲法蘭西將軍以其部隊擔任自衛任務，而且是對相當優勢的敵人擔任自衛任務。在這種情況之下最精不過的，莫過於發生根本疑懼，即法蘭西將軍所部一軍團在第二天和優勢敵人搏戰之時，其行動爲優勢敵人所拘束。

八月二十七日

晚間，法蘭西部隊在索爾道以北，和敵人大部隊對立，這一部分敵人本已是退卻了的；但是翌日將以其優越力量開始猛烈攻擊。

德軍陣地中路，普爾支將軍之第二十軍團方面如何？

這一天中路情況亦不佳。軍團陣地右翼有一師必須停止前進，至下午。因為法蘭西方面情況尚不明白。俄軍向軍團中央陣地衝入甚力，在艱難困苦當中，僅能維持固有陣地，更多的獲得則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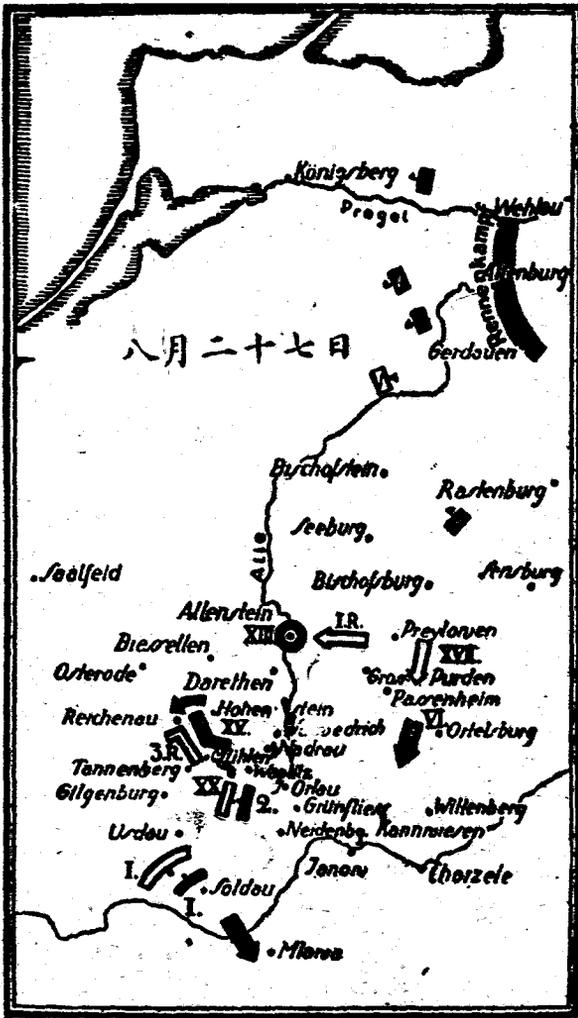
但是尚有在下午形成不是重大危險者為：敵人對德軍配備左翼逐漸包圍。下午三四點鐘以後，俄軍步兵部隊早已越過德軍配備。普爾支將軍爲了應付這種危險，下令給——據我們所知——原來配備在賴駭腦 (Reichenau) 充側衛之預備第三師，以最高速度向在危急中固守米倫以北陣地待援之左翼部隊增援；此外他由中路抽調所部第三十七師，也送到左翼去，以便解迫切的圍攻。向晚，另一師，即第四十一師越過耶奴希卡烏 (Januschka w) 米倫湖之間，卽在這兒加入前線。

這一軍團之力量：情況十分黯淡，由北方來了迫切的包圍。

此處也說不上敵人已被擊敗的話；迫切期望的決戰，在這一軍團方面，本日即八月二十七日亦未曾實現。

再看德軍陣地，則先看到克呂哀夫將軍及其部下一軍團單獨向阿冷斯坦進發，起初並無德軍部隊和他對立和向他前進。再向東去，則有貝洛夫將軍所部預備第一軍團，在他以東，則為麥根遜之第十七軍團。這兩軍團於拂曉向對立之敵人，即勃拉哥維希慶司基之俄軍第六軍團激戰。但是勃拉哥維希慶司基於這兩位將軍向其襲擊之時，其退之速，以致難以追擊。當這種情況判明以後，於追擊就有了愉快的前途。當時服務於步兵第一七六團之上尉克拉哀乃在前步兵第一七六團情報簿對此次追擊作下列之記載：

「數目超過定額的志願兵在一轉手之間報名，自願到最前線去追擊。步兵附在騎兵馬鎧上面，或者伏在礮上和車上面。任何倦怠是消失了。毫不強制而沒有狹窄的行軍縱列，態度自在，有時小跑，有時緩步，縱然炎熱和灰沙遍野；但是歡躍前進，去追那遠颺的敵人，儘可能地去摧殘他們。」



因爲明白了俄軍第六軍團不再作戰，而是在逃跑，由軍司令部下令貝洛夫下面之德軍第一軍團折回。與登堡當然完全知道克呂哀夫已經到達阿冷斯坦，在這一座美麗的城市中逗遛，對他不是快意事。因而第一軍團於當天下午停止追擊俄軍第六軍團，轉變行軍方向，向阿冷斯坦出發。

麥根遜所部軍團當天晚上始終在泊森海姆 (Passenheim) —— 曼斯哥德 (Mensguth) 一帶追擊敵人中，向南進發，貝洛夫一軍則向西，在到阿冷斯坦去中途。

當軍司令部當晚在呂實清算之時，情況如下：原定的決戰並未實現，法蘭西將軍部下雖然攻陷了烏司道，而一般情況卻因敵人努力迂回，亦不可樂觀。軍團必須折向南路，而且被迫採取大戰。一般情況中不願採取之方向。第二十軍團則尙能固守陣地。決戰的話在這兒是談不到。

最左翼方面則因爲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之特殊失敗——他逃脫——故情況樂觀。這兒的情況甚至有到可以將全軍團調去應付克呂哀夫將軍。

雷倫克姆夫呢？幸而第二天雷倫克姆夫方面尙未曾予德國作戰計劃以打擊，因爲他在合理的顧慮之下，於二十七日祇是緩慢地前進，才令前衛越過阿來河。因此第二天亦不必怕雷倫克姆

夫能夠撫德軍之背。在這兒，德軍將校方面真是邀天之幸。

沙姆索諾夫將軍以為戰爭幸福降到他身上了。將軍拂曉，曙光於這黑夜過去以後，開始照耀大地的時候，站在他司令部宿營前面，在那哀登堡市政府之前，上汽車。自戰爭以來，他第一次覺到身充一軍最高司令官，第一次覺得他真是戰將了。他由北方聽到破聲，在北方，他覺得而且也聽到大戰爆發了。結果大戰開始了！沒有人在這兒阻止他用他底眼睛去看和體驗將軍有小小的不愉快。他昨天未曾接到太太來信，這是使他很不樂意的事情，因為他是一個很顧家的男子，很愛太太，他也向英國軍事參贊克諾克司說了對於郵寄遲誤的不愉快的情緒。至於英國克諾克司將軍對一名軍長處境如沙姆索諾夫者而想太太來信是蔑視的，這他卻不知道。他即使知道，然而他卻不了解他。

哥薩克衛兵騎了有力的將軍底戴有輕勒的馬匹，英武動人地疾馳而來，將軍愉快地向他部下招呼，走上汽車。他要離開此地。坐在汽車夫旁邊的傳令軍官問「上那兒去？」將軍說：「年輕朋

友自然向砲聲起處去！我記着這個！一個軍人坐車船，騎馬或者行軍，始終是向戰場出發的！」正是車夫要開車的時候，軍司令部參謀長波司托烏斯基（Postowski）將軍到車旁。沙姆索諾夫很驚惶和不愉快地轉身過去，心上添了一塊石頭，因為波司托烏斯基這回是例外的，手上沒有紙張，例外的，手指不是在黑框眼鏡上，以便向沙姆索諾夫念自開戰以來使他生氣的命令。波司托烏斯基將軍走到近前來。

「閣下，離開多少時間？」

「是，我不知道，」沙姆索諾夫說。「我要到馬爾托斯軍團去，那邊像已經是開戰了。您聽砲聲，閣下。」

波司托烏斯基將軍與奮拿制服和眼鏡，說道：

「馬爾托斯將不很歡喜，閣下，他將以堅持為觀點。閣下必須和他詳細說明。」

沙姆索諾夫大聲咆哮：「我不能在開戰的時期中向任何人說明。這可以等以後再做。凡是您以為好的，您辦妥，整理妥，當然用我名義。我何時回來，再決定。」

愛他的司令官，愛他的人類善性和其同僚的傳令軍官，這時候猛力推了一下汽車夫底肋部。車夫踏開氣門，將軍坐車前進，隨後是騎兵衛隊隨車前進。留下來的是濃而飛騰的灰沙和波司托烏斯基將軍。

他搖頭，決定幹下列諸事：如果命運決定他不得已必須自動下令，以後也許會引起席林斯基不樂意的，則在未會向烏雅洛烏（Wjalow）上校說明以前，決不下令。他有了這一計劃，心頭比較輕快，回到市政府辦公處來。

他在這兒組織。他命令在市政府大廳中安設電話，張掛地圖，再坐在窗前，滿懷不快地在期待許多事情，這些將要到来的事情，是要他負責，而他卻不願負責的事情。因為他底司令官短期間不能回來，這一點，他可以堅確證明。

沙姆索諾夫將軍坐汽車向北進。車行愈遠，則左邊破聲亦愈緊密，背後破聲稍稀。這兒分明也有破聲，在沙姆索諾夫以為更前面破聲最烈。他前進，經過瓦泊利支（Waplies）。他底一位參謀在瓦泊利支忽然跳到他車座面前，這一位參謀認識他，說道：「閣下，馬爾托斯將軍在那特勞

(Nadrau) 附近。]

「謝謝！」沙姆索諾夫說，下令前進，然而不到那特勞去，因為他並無趣味去向一定非常不和氣的馬爾托斯說明。他更前進，在到霍亨斯坦去的大道上前進，但是在霍亨斯坦前面，在寶烏爾司古特 (Paulsgut) 那兒右轉向東到孔興宅 (Kunehengut) 去。他在村莊附近，早從遠處看到一處高處，這一高處可以使他見全般地形。他在一九五高處腳下下車，騎上馬，和騎兵一起上去。在這兒可以望遠。他看到米倫和小披支村 (Klein-Pötzdorf)。這一回，他自開戰以來第一次親眼看到戰爭。他見到部下進攻，看到德軍防禦，看到大戰。

高處下面非常活動。軍隊向前線開拔，騎兵增加上來，傷兵運回去。將軍架起剪形望遠鏡，更細看戰鬪底各方面。前面，在他面前發狂，他站在那邊上面，他站着站着，親眼細看大戰底熱烈圖形。破聲在他旁邊狂吼，俄破兵連陣地在他底陣地偏西之處，他騎馬到這位破兵司令官那兒去一次，又到那一位破兵連長那兒去一次，他和他們談目標，又回高處視察。

他視察愈多，則心頭愉快亦愈甚，看到俄軍前進。於是他一道又一道地下命令給破兵，他們應

八月二十七日。

該把瞄準點移到更前面去；但是完全不必要，礮兵連長已經自動地辦理了——他歡喜他底礮兵偉大。這是甚麼日子，他想，他擦手，燃雪茄，向天仰望，謝蒼天，他能統率一軍。那位隨他到前方來的參謀上尉過來了，問他是不是回到軍長那兒去，也許有其他軍團底報告已經到來了。

「閣下必須考慮，閣下統率的不只是這一軍團，統率的乃是五個軍團。」

但是沙姆索諾夫將軍祇笑一下，說道：「上尉，您不見前方我們爲勝利而戰嗎？」

上尉搖頭，退回去。他想：巨大的上帝！如果席林斯基見到了呢？

俄軍軍長站在一九五高處，興奮地和緊張地觀戰，戰爭在他底剪形望遠鏡視野所及的小小地域中推動。他有幸福。

但是離那特勞不遠之處，有第十五軍團長在他底陣地上，瘋狂地，咆哮地，在極度的，但是不同於沙姆索諾夫之興奮情緒之下觀察沙姆索諾夫所觀察的戰況。馬爾托斯起初滿懷感想：「你是對的！如果我底上官在北方找敵人，則我知道敵人在西方。我很願意沙姆索諾夫和席林斯基兩位

將軍此刻都在這兒。我願意向他們說：先生們，在你們可能範圍之內，你們現在該可以向西進了。如果敵人子彈向他猛烈襲來，則先生們，你們結果會知道敵人在那兒。先生們，如果你們向北奔，那你們最後可以達到避暑的目的，卻不能達和德軍衝突的原因……」他發狂，他咒罵，因為他有事，他此刻正和敵人苦戰，而敵人在西方，所以他和他底司令部到處叫喊。他覺得敵人也許是佔優勢，隨後他又沉靜下來，他考慮。他念到達的報告，又用剪形望遠鏡視察，忽然看出他底情況也許是非常幸福的。當前的德軍大約有一個軍團；但是一個相當孤立的軍團。「這一個德軍軍團之左側又如何呢？」馬爾托斯將軍這樣想，他又將報告和地圖對照，忽然又確實知道，這一軍團底一翼確實是孤立的。如果他能夠以較大部隊去衝破這孤立的一翼，則俄方勝利即有把握。於是他利用夢想不到的機會了。因而和沙姆索諾夫將軍通電話。

他底電話在陣地上。馬爾托斯以為沙姆索諾夫在那哀登堡，我先向他說，依意思向他說大體：「先生們，誰是對的，您還是我？」再要求增調隊伍，裨可獲勝。因為本軍團薄弱，不能擔任側攻，企圖消滅德軍。電話接通了。馬爾托斯取聽筒，另一端人說是參謀長波司托烏司基。

八月二十七日

二〇五

馬爾托斯將軍生氣地叫道：「我必請沙姆索諾夫將軍說話！」

波司托烏斯基不歡地答道：「閣下，軍長一定是在您那一邊！」馬爾托斯嗤了一下：「軍長不在我這邊！」

波司托烏斯基：「但是閣下，軍長到了貴軍防地去了；如果您有急事和他商議，那您最好判定他在那兒。」

馬爾托斯將軍盛怒達於極點，向參謀長說明他不願意在這最緊急的關頭使用他底部隊去找軍長所在地。部隊當時有其他任務，即攻擊敵人。波司托烏斯基低嘆一聲，說道：「那末，閣下，您那兒有甚麼公務？」

馬爾托斯將軍很迅速地考慮了，波司托烏斯基將軍到底是不能不發見沙姆索諾夫將軍的，不得已而和氣地向參謀長說明情況和他在敵人翼側方面見到的機會。他請求即刻准許調克呂哀夫將軍全軍團，迅速由阿冷斯坦，令它急行軍向霍亨斯坦進發，向德軍翼側進攻，該軍團在阿冷斯坦一帶，原無用處，因而無意義。

波司托烏司基將軍說：「等一回，請等一回，閣下，」他奔到佈地圖的棹上去，烏雅洛烏上校鐵面冰心似的站在那兒。波司托烏司基將軍戴上眼鏡，和烏雅洛烏屈身到地圖上面，向上校說明馬爾托斯將軍所要求的事情。上校聳肩。他以為馬爾托斯將軍又有鬼了。看下又有某一部分薄弱的德軍兵力在游擊，他當時希望本小的，局部功勳。但是因此要自阿冷斯坦調一個軍團到霍亨斯坦去嗎？

「不！閣下，」烏雅洛烏向波司托烏司基說，「我不幹——好吧，也許可以調一旅人去……」
波司托烏司基此時已經取了聽筒，說道：「閣下，辦不到。我對於克呂哀夫將軍底獨斷，那是一種我們很重視的獨斷，不……」

那一頭馬爾托斯將軍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什麼？請您再說一道，我願意再細聽一道……」
波司托烏司基那時生氣了，失了一切自制，他在華沙軍營中所得徽號「瘋狂的將軍」確是名不虛傳。他因此狂怒了，叫道：凡是馬爾托斯將軍在前方所想的，他以為全部戰爭底目的究竟爲了便於他，即馬爾托斯將軍始終藉其無聊的想像，使最高司令部底作戰計劃陷入險境。這離事實

太遠了。他又喘了回氣，又說：『我願意另一樣幹法，閣下，我由克呂哀夫將軍所部中調一旅人給您，一全旅，向霍亨斯坦進發。我謝謝您！』

參謀長於是將聽筒掛上，稍帶恐懼神色看烏雅洛烏上校。上校說：

『您這樣傑出，閣下！軍團指揮事宜此刻掌握在您手上，真是幸福。您至少知道怎樣和鬼魅的先生們周旋。』

馬爾托斯將軍但是臉都氣白了，想着：和這在我上面的司令部無可理喻。我將設法來制勝上司意見。他發了一通電報給克呂哀夫，請求他即以全軍團去幫助他。

但是因為司令部人員之建議，他也想到發電報對於他的危險。最後他會受痛苦的。他於是每隔半小時發電報給克呂哀夫將軍，說明軍部不准調遣全軍團，請克呂哀夫調一旅人給他。這是軍部部署了的，他請求部隊儘速調來。

下午，在美麗的德國阿冷斯坦城中，克呂哀夫將軍部下俄軍第十三軍團到了此地，並未遇見

敵人，像是無數餓荒了的和渴壞了的人到了城中，城中所存糧食卻也不夠分配。

俄軍即刻着手徵發。克呂哀夫將軍在阿冷斯坦雖然和在那哀登堡一樣，下令銷毀所有啤酒，但是部下誤解銷毀啤酒即飲完啤酒。城內可以斷定有幾處供俄軍官兵酩酊的地方。

軍團長在他底美麗的宿營地住下了。

他不安。清晨他已經在擔心了。前衛報告阿冷斯坦無敵人，又報告，搜索不到敵蹤。克呂哀夫將軍自清早起即聽到由西方的砲聲，他曾經說：最後是我和同僚馬爾托斯將軍都對了。由砲聲證明敵人在西方。同僚馬爾托斯此刻正和敵人作戰。我應該服從沙姆索諾夫將軍這一道無聊的命令，開進沒有敵人的城市阿冷斯坦去，或者寧願意比較不利得多，轉向去援助馬爾托斯將軍呢？克呂哀夫想，我和這完全發瘋了的軍司令部無可商量。他在考慮的時候，先令部隊立停。這時候，確也來了一通由馬爾托斯將軍發來的電報，電中報告他和德軍苦戰，請求他開全軍團去援助他，即馬爾托斯將軍。克呂哀夫但是想：天啊，我完全不知道在我右翼的第六軍團究竟幹甚麼。也許亦在作戰，也許我去援助這一個完全孤立的軍團以後更重要些。於是他決定援助馬爾托斯準備此項命令。

然而又有新電報到了，馬爾托斯在這一通電報中告訴他，軍司令部命令克呂哀夫調一旅去援助他。該旅應儘速增援馬爾托斯。他所要求的全軍團赴援這一點，馬爾托斯在電文中附帶說明，不幸被軍司令部所拒絕了。

克呂哀夫擔心了。敵人在西方。情況不佳。於是他從所部中抽一旅出來，對旅長下令，向霍亨斯坦方面儘速前進，在那兒聽候馬爾托斯調遣。

事後他開進阿冷斯坦城去。現在他坐在他宿營中，側耳靜聽西方砲聲，知道他不久留在阿冷斯坦。

下午忽然有人送兩位軍團航空隊航空軍官到他這兒。那是年輕人，他們很興奮。克呂哀夫伴他們去看地圖。兩位取出自備地圖，報告道：他們午時起飛，依命偵察本軍團及第六團間之地形。他們向軍團長報告，因為在阿冷斯坦——皮旭夫司堡上空已經發見有敵軍兩師正在向阿冷斯坦前進途中，所以未能完畢原任務。他們取出地圖，將這兩師行軍地帶，指給軍團長。

當馬爾托斯和氣地拍他們肩頭時，他十分驚奇：

「但是各位，真偉大呵！」

兩位軍官失神地凝視他們底身材高大的上官，而且簡直不能想像對於敵軍兩師由翼側向本軍突進有甚麼偉大可說。克呂哀夫大笑，說道：

「這當然是善良的勃拉哥維希慶斯基，結果他來了。」

少尉說：「卻不是的，那不是勃拉哥維希慶斯基，而是德國人。」

司令官說：「不是的，你們誤會了，那不是德國人。我原諒你們，你們誤會了，你不能知道；但是已經說明了德國人在西方祕密的，我早知道了。」

少尉說：「但是閣下，我們向您宣誓，是德國人啊！」

將軍說：「那麼好，你們是頑固。我們決定你們對還是我對。我們甚至於可比賽。你們願意你們司令官比賽嗎？你們會損失你們薪餉的！你們倆誰底年齡大？」

中間有一名軍官走向前來。

「好，朋友。您趕快回到飛機上去，您帶一封信給這正在開來的部隊司令官，到那時您可以知

這您底呆癡了，司令官是我底好朋友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

將軍當兩軍官在面前時，坐到辦公棹前面去，寫信勃拉哥維希慶司基。爲安全起見，告訴他自己，即克呂哀夫在阿冷斯坦，他因爲確信沙姆索諾夫司令部決不告訴勃拉哥維希慶司基以本軍陣地的封了信，向少尉說：「好，您和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對向飛去，交這一封信！」

克呂哀夫等了一回，說道：

「我所辦的一切，使你們看到你們底頑固……」

他叫一名傳令軍官，下令即刻派騎兵巡邏哨向瓦爾登堡進發。這些哨兵底任務爲偵察到阿冷斯坦去途中者，究爲德軍還是俄軍。

把克呂哀夫底信傳給勃拉哥維希慶司基之空軍軍官，又得一種經歷，即他又即刻可以確信，他底高級官長是不對的。但是他無法再向他說明。

他到瓦爾登堡上空，駐此之貝洛夫所部德軍向這低飛機劇烈射擊。所有屋頂上都向這飛機射擊。所有街道上也都向飛機射擊。幾挺機關槍進入防空陣地，瓦爾登堡有五分鐘不安靖。大批

子彈向空中徒勞地射擊了。這些無數子彈中有一顆着落了，這一顆着落了的子彈正擊穿了俄飛機蓋油器。飛機必須落地。這軍官還可以燬重要信件，以後便是俘虜了。敏捷聰明，拒絕一切供詞，他祇是不屈不撓地想克呂哀夫將軍向他說的話：

「你們頑固人，來者爲勃拉哥維希慶斯基將軍！」

晚上在阿冷斯坦，在克呂哀夫將軍那兒，有白天派出去的騎兵哨長向他說明來者究竟是德國人還是俄國人。

克呂哀夫正在用膳。他很高興。軍官進來。他額上受傷了。他興奮地報告：「來者是德軍，我當時即被一個步哨射擊了。」

克呂哀夫將軍回道：

「沒有意思，兒子，不是德軍！我確實知道敵人在西方，馬爾托斯將軍正在和他們作戰。你受傷了嗎？親愛的！自相射擊在俄國騎兵中是有時是這樣的。去睡去。」他繼續用膳。

下午，在那特勞馬爾托斯將軍戰區。將軍在他底戰區地帶進攻稍懈。

當天下午克呂哀夫將軍派去之一旅，結果到達霍亨斯坦。他派了一名參謀到該旅去，命令旅長率所部各團經由魯登瓦爾特，向賴駭腦急進，到達以後再在該處南面加入作戰和進攻，即向左走，向南方進攻。但是，老天，這一旅情況怎樣？它作戰地帶後面是密林。他雖能由賴駭腦方面聽取小的戰鬪喧擾；但是他不能確定這一旅是否進攻。

爲了即刻先取計：他入晚尙不知道，因爲這一旅很簡單地闖入樹林，其斥堠部隊出現於德軍視野，即刻開始作戰。因爲蓋爾支將軍已經視察了側攻，當然不知道他並無何種危險，因爲這一旅在樹林中迷了路，短時間內他們尙無法出去，所以德軍砲兵也向樹林中轟擊。爲了先取計，直到深晚，旅長雖然沒有覺得敵人；但是到了霍亨斯坦。爲了欲走出樹林，回到了霍亨斯坦。

下午，稍晚時，馬爾托斯被駐在幾株松樹旁之電話機請去聽電話。軍參謀長波司托烏司基將軍要和他說話。波司托烏司基向馬爾托斯說了幾句話，這些話使馬爾托斯筆記了下來，而且仰天遙望。波司托烏司基所說的已經是非常事件了！

馬爾托斯底參謀長馬朱哥夫司基(Matschugowski)和其他部下軍官向他們底張皇失措的，站在那兒的長官奔過去，參謀叫道：

「天啊！有甚麼事？」

馬爾托斯將手臂放在馬朱哥夫司基將軍肩膀上，小聲而且有所迴避似的說：「您想吧，波司托烏司基即刻給我命令，要我明天早晨到阿冷斯坦去！」

馬朱哥夫司基將軍深深嘆了一口氣，說道：「閣下，這自然是一種誤解。」取聽筒，報姓名，請波司托烏司基再傳一道命令，司令官沒有清楚，再聽說話，將聽筒遞給他底將軍，說：

「真的，閣下，在這兒的人是瘋狂了。」

馬爾托斯將軍又取聽筒，說道：

「閣下，但是這不能是您底嚴重事件！我不能爲向阿冷斯坦去而任敵人留在這兒，祇有您向德國人發令不擾亂我行軍的時候，我才能如此辦，不然，我明早退出這兒陣地，則德國追蹤而來，截斷了我底歸路，在我軍團後面追上來，您看，閣下，一定有相反事件發生，克呂哀夫將軍和我必須在

這兒，即我現在所在的地方攻擊敵人。」

波司托烏斯基在向電話機中說了一句話；但是語音不清楚，隨後又清晰地說：

「留在這兒。依席林斯基將軍之全般計劃，您明早得去阿冷斯坦。」

馬爾托斯覺得太複雜了。他十分明白地說明這是一種命令，這種命祇有一個頓河哥薩克騎兵團中泥醉和具有自殺意思之旗手才能想像的，卻不是最嚴肅的戰術和戰略的考慮所能產生之命令。

波司托烏斯基瘋狂了一回以後，他說：「您明早依席林斯基將軍全般計劃，應該向阿冷斯坦前進。」

馬爾托斯接着沉靜而冷峻地解釋：

「我把位置讓給您！我不想下這樣十分無聊的命令！我拒絕！我以公的關係向您說明：我拒絕！您免我職！您到軍事法庭去控告我！您行您所欲！我不下這命令！」

波司托烏斯基將軍在另一端到底有些害怕，祇說：「好吧，閣下，我待沙姆索諾夫將軍到來即

將情形告訴他。我在一小時以內再用電話把軍長所決定的告訴您。」

馬爾托斯將軍站在這兒，兩手搓捏，不能再想有好的結局。

軍長沙姆索諾夫到下午很晚，分外高興，和氣，容光煥發，滿腔新鮮空氣，心中滿儲實行力量，心中有甚麼，臉上現甚麼，回到那哀登堡司令部來。他走進門以後，依然使門大開着，他走路時使拍車作響，以柳枝鞭空氣，從遠處大聲叫道：「替我預備吃的東西，我餓得狠一樣了。」

「真開心，什麼？前方戰況好，先生們。我直到現在都在前方。要不要一起吃，先生們？」

沒有回答，在室內四顧。波司托烏司基將軍坐在棹旁。他微張着嘴，手中持有自來使沙姆索諾夫將軍生氣的黑框眼鏡。波司托烏司基面色蒼白。烏雅洛烏上校站在他身邊，身體向前微屈，避沙姆索諾夫將軍視，用手在地圖上往來摸索。幾名參謀站在後面遠處，默不作聲。

沙姆索諾夫冷然，他底高興的情緒到那兒去了？他底歡欣和必勝之心到那兒去了？依然大聲叫喊，但是表面快活了，他問：

「席林司基那兒有情報嗎？」

波司托烏司基始終沉默，烏雅洛烏上校說：

「不，閣下，本軍有情報。」

沙姆索諾夫將軍叫道：「先生們，您們想什麼？這些我都眼見了……」

烏雅洛烏上校發怒和譏刺地說：

「請原諒，閣下，閣下視察了那方面陣地？」

沙姆索諾夫默然，看他底軍官們。他想，「上帝，那兒又出事了！」他看波司托烏司基，向較低的

軍官們說：

「請退出去一回。」

室中祇有軍官長。沙姆索諾夫將軍，參謀長波司托烏司基將軍和烏雅洛烏上校。

「好，有事嗎？」沙姆索諾夫說。他坐在一張椅子上，將馬鞭子打地圍棹子，把便帽除下，身向前屈，生氣地說：

「出了甚麼事？我願意知道。」

波司托烏斯基將軍說：

「閣下，馬爾托斯將拒絕執行我代您下的命令。」

沙姆索諾夫說：「什麼會這樣的，閣下，您對馬爾托斯將軍下了甚麼命令？」

波司托烏斯基戴鼻眼鏡，屈身到地圖上面，不定地說：「我依西北軍全般計劃對馬爾托斯將軍下了命令，明早停止對德國人搜索戰，明晨拂曉向阿冷斯坦進發。馬爾托斯將軍拒絕執行此項命令——並且辭職。」波司托烏斯基將軍如此報告。

沙姆索諾夫將軍說：

「這都半是不可能的，您也不能這樣下命令。」

烏雅洛烏插口說：

「閣下但是必須注意下列各點：馬爾托斯將軍也許祇使用由都龍要塞調到至今未蒙損害的德國鐵路上現在駐防地點之較小力量來混亂我們底視線。決不是重要的大部隊。敵人在北方，

八月二十七日

這一點亦爲閣下所主張的。」

沙姆索諾夫跳起來，他丟了一切禮貌，他叫喊，這是無聊，他親眼見到德軍在西方。烏雅洛烏事實上始終和西北軍總司令部有關係和聯絡。但是必須明確地說明一次這和關係可以偷偷地存在。他，沙姆索諾夫所知道的，可惜明明和其部下所知者相反，即從指揮作戰時所知，可以由敵礮火和步槍火判斷是強大的敵人。

他向波司托烏司基將軍和烏雅洛烏上校敘述大戰實況，他始終可告成功者爲兩位助手忽然驚疑地站在這兒，因爲他們雖然盲目；但是從將軍敘述之中可以確定西方是有事。波司托烏司基將軍和烏雅洛烏上校腦海中突然閃電似的想到：上帝在天上，席林司基將軍把我們送到那兒去呢？敵人在我們翼側。他們現在完全清楚了，在瘋狂的情緒之下，在電話中給馬爾托斯將軍的命令將產生甚麼結果呢？

沙姆索諾夫是安靜和溫和了。他因爲開戰以來第一次和司令部屬員意見一致，所以感到無限欣喜。他覺得十分幸福，由戰鬪來說明敵人所在。他以此項命令至今才可以無事。他怎樣知道

馬爾托斯將軍，他卻不想，此刻當準備退卻。到拂曉的時間尚多，此外尚當由軍司令部下一道命令說明真情況，而且自動地取消以前諸令。

三人完全一致。

波司托烏司基將軍接下去說在退卻以前所有事情。可惜他必須說第六軍團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方面尚無情報，他興奮地和略帶哭意地說。反之，第一軍團方面卻有很有利的情報到來。沙姆索諾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想：

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在晚上當有報告說明所在，因為他已加入作戰是不可能的事情。

隨後沙姆索諾夫由烏雅洛烏手中取由第一軍團，即阿爾他莫諾烏將所部一軍團方面來之情報。第一份情報之全文如下：

「作戰了，軍團地位穩如磐石。」再有。情報詞氣都是這樣，始終報告軍團作戰「英勇」部隊「非常有紀律」而且勇如「猛獅」。沙姆索諾夫是幸福的。

烏雅諾烏上校說：「關下，尤其是報告全文注意於阿爾他莫諾烏將軍並未以地點告訴我們。」

八月二十七日

沙姆索諾夫自慰兼慰人。晚報在幾小時內到來以後，則可清楚一切都安全的。他稍稍演說：

敵人明明早已決定由西方來攻擊我們，來痛擊我們，這一點他們並未邀幸運。

此刻沙姆索諾夫必須用膳。欣快而且胃納很好。他對於有訓練的市參議會公役甚為嘉許。膳後，各位都去飲咖啡，咖啡就在旁邊預備好了的。他此刻只用一小杯那種味濃的飲料，這種飲料在俄國是用魏克散爾櫻桃製的，隨後又下去，研究地圖和報告。

當各人咖啡尚未完畢的時候，有一名傳令兵進來，向烏雅洛烏上校報告。烏雅洛烏即刻轉向沙姆索諾夫說道：

「下邊有一輛汽車自第六軍團來，有所報告。」

沙姆索諾夫向門邊走去，開門，有一位上尉參謀站在他面前。上尉由圖囊中取出公文袋遞給沙姆索諾夫將軍。

沙姆索諾夫說：「請進來。」他自己走到窗邊，拆開公文袋，讀公文，用手摸頭，將紙條遞給波司托烏斯基說：

「閣下，這必須您對我念一道。」

波司托烏司基興奮地把鼻眼鏡戴上，念道：

第六軍團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報告：「和第十三軍團之聯絡已經喪失。本軍團因爲遲至皮旭夫司堡之本軍團行李過密而紛亂。」

烏雅洛烏上校說：

「閣下，這卻不可能！」

沙姆索諾夫將軍說：「皮旭夫司堡爲什麼？皮旭夫司堡？」

他截斷了話頭走出房間去了，奔下梯子到大辦公室去，一切都追在他後邊。他屈身去看地圖，向遞報告的上尉說：「貴軍團什麼會還在皮旭夫司堡？您們曾經奉到到阿冷斯坦去的命令，而且昨天即應該到達阿冷斯坦。天啊，您們還在阿冷斯坦幹甚麼？貴軍團長報告因爲輜重而陷入凌亂狀態，這是甚麼意思？那究竟是蠢事？您回答！爲何貴軍團尚在皮旭夫司堡？」

臉色非常蒼白的上尉，面現倦容，依棹緣立着：

八月二十七日

二二三

「閣下，這是一種誤會，軍團又到了皮旭夫司堡。」

其他三位軍官向上尉直視。

「是又來的嗎？」烏雅洛烏上校說。

上尉參謀說：「閣下，我當然已經越過了皮旭夫司堡，自阿冷斯坦進發。我們在這兒遭遇了強大的敵軍，發生了遭遇戰。」

波司托烏司基將軍這時候想：天啊，敵人卻仍在北方。說道：

「和強大敵人發生遭遇戰嗎？有多少，上尉，貴軍團司令部有人估計了嗎？」

上尉說：「我俘獲了敵人，由圍底番號斷定在我們面前的是二個德軍軍團。」

「是，現在呢？」沙姆索諾夫說，轉過話頭叫道：

「您在那兒離開軍團司令部的？」

上尉忽然用力以雙臂支在棹板上，小聲說：

「在司克蔡柏根(Szepanken)！」

烏雅洛烏上校說：「司克蔡柏根嗎？在那兒？」他在皮旭夫司堡以北找，找不到這地方，此刻上尉奎全身彎屈，失力地將腹部緊靠棹面，用手打地圖，在皮旭夫司堡以南很遠之處。

沙姆索諾夫將軍站在上尉身旁，用手抓住他肩頭，幾乎發神經病似的叫道：

「孩子，您這麼說嗎？」

上尉低聲說：「軍團自今晨起全在潰退當中，閣下。一位師長坐汽車跑了，無限制的紛亂。」

隨上尉不能再說話了。沙姆索諾夫替他取了一張椅子，他站在室中。他又想：「此刻不幸事件輪到我頭上來了。」

過了幾分鐘，他轉過臉去向波司托烏司基將軍。波司托烏司基將軍身材高大，站在那兒，在想，冷然。烏雅洛烏上校看地圖，此時他說一句詛咒的話：「閣下，相信這事嗎？這兒是敵人！他在北方！」沙姆索諾夫叫道：「那麼您還任他留在那兒！西方亦有敵人！那末我都不對了！您可以根據我底去矯正您朋友席林司基啊！敵人在北方，敵人在西方！」

但是現在怎樣呢？不幸的司令官覺得波司托烏司基和烏雅洛烏在看冷眼，他們不建議，他呻

吟地自己到地圖棹子上去，叫傳令軍官，叫其餘司令部軍官，當信仰他的騎兵上校蔡來司基（Za-
[五]）忽然進來時，他向他走過去，說：

「上校，您過來。」他怒視四週，看波司托烏斯基和烏雅洛烏。他將向他們表示他是果斷的人，
向他底傳令軍官說：

「中尉，您寫！」他口述一道命令，第六軍團參謀長免職，處死。自那時候起的參謀長是站在
重前的蔡來司基上校。

他於是同蔡來司基上校到地圖旁邊去，冷冷地說：

「烏雅洛烏上校，您說一道。」

上校在盛怒之下稍稍走近高大的司令官，依第六軍團上尉參謀所說之情況敘述一次。沙姆
索諾夫於是向蔡來司基說：

「您去找一輛汽車向軍團司令部去。去維持軍團，使它不致潰散。如果可以親自將前任趕走，
即將他趕走，向軍團下命令，又當加入前線作戰，向泊森海姆（Pussenheim）前進，在那邊築壕固

守，直到最後一人爲止。」

隨後沙姆索諾夫轉過身去，他看見第六軍團上尉參謀縮成一團坐在椅子上，他叫道：「現在您可以走了，上尉，現在您可以走了。」

幾小時以前尚有歡欣跳躍的沙姆索諾夫那兒是沉靜了。他坐下沉思。他覺到：「你底先生們厭棄你。」波司托烏斯基和烏雅洛烏像是怕災害，他們不願意在席林斯基面前負責任。

將軍想：「這未免大蠢了。」北方確有德軍，而且有兩軍團。這什麼可能呢？」

他此次不安靜了，上下來往地走，不說話。有時到來一份報告，某一種不關重要的報告。他想，因爲第六軍團退卻而使新由北方開來的強大敵能夠長驅直入地撫俄軍之背。如果蔡來斯基不能收拾這一軍團和統率上前線，又將如何？

情況太愚蠢了。沙姆索諾夫自己想，這兒後方有兩個德國軍和一個俄國軍團對立。這種情況他必須看到的。現在什麼了？左翼情況對他是一種安慰。阿爾他莫諾烏（Артамонов）將軍站住了，這位自負的人，他有些誇大，他發電如下：「我軍堅守陣地。」但是這是不重要的事情。主要事情

是該軍真能堅守陣地。

他應該向席林司基報告甚麼？對於第六軍團危險的潰退，他可以不向席林司基報告。但是他始終有責任和犯了過失，他將參謀長免職，不能更向他要求什麼了。人不能期待他自己在大路上以本軍去阻該軍團去路。席林司基將說甚麼呢？他自己想。他一定十分不高興。此時房子內發生一種聲音。他到窗前去，看到下面有汽車一輛。一位軍官跳出汽車來。他看不出是誰——天色暗了。但是當他想到也許有新的凶信傳來，那是一種瘳惡的壓迫向他襲來。也許是前方司令部派來的人，他來要求處置第六軍團的理由書的嗎？他什麼說？

他走到房間中央。他已經聽走遠上有聲音了。傳令軍官走進來，他後面是克呂莫烏上校——這是沙姆索諾夫最害怕的。上校是軍司令部派在阿爾他莫諾烏將軍司令部的聯絡員。

上校臉色和第六軍團參謀底屍色完全一樣。將軍歡喜上校，他歡喜他底特別的忠實。他向他走過，抓住他肩膀，說道：

「上校，您帶甚麼消息來？」

上校站在這兒，瞪着將軍底臉：

「聞所未聞的，閣下，聞所未聞的！」

將軍於叫喊時，像是可以爲不能更變的事宣誓的一樣：

「但是我底上帝，親愛的上校，您是從阿爾他莫諾烏軍團那兒來！那邊一切都是最好的！」

上校態度堅硬和大聲地解釋：「閣下，我早就怕阿爾他莫諾烏將軍始終不會以左翼軍團之實況報告於閣下。軍團是退卻了，閣下，完全無意識地和無目的地向索爾道退卻，阿爾他莫諾烏未會利用左側所給他的機會，不但是不利用，而且是並無顯著意思和理解，就退卻了。此刻，閣下，將軍騎了馬在他部隊四周馳逐，繼續使部隊紛亂，並不知道他應該做甚麼。閣下，甚至於我前方官兵士自動向敵人進攻，閣下，那種攻擊是出於的軍事尊嚴被損之憤慨和對於將軍完全無能之羞憤，因爲沒有中心領導，必須留在敵火下面。下面的報告原是一種羞辱：閣下，軍之左翼早準備退卻。」

沙姆索諾夫將軍默然坐在棹子前面，向上校說：

「親愛的，您是很疲乏了。我可否請您吃一些東西休息一下？您是對的，那是一種羞恥，是一種

八月二十七日

恥辱。」

他很沉靜地隔着棹子看他底參謀長和烏雅洛烏上校，他們對於沙姆索諾夫不叫喊不狂怒，覺得分外驚奇，沙姆索諾夫低聲道：

「兩位先生中那一位願意幫助？」他口述一道命令，命令阿爾他莫諾烏免職，遺缺以杜希開維起（Duschkeiwitsch）將軍接充。他又低聲由齒縫中向烏雅洛烏上校說：

「現在已經可以召集軍法會議了嗎？」

上校害怕而同樣慘白地回說：

「目前我尚不知道，閣下。」

沙姆索諾夫將軍說：「先生們，我們一起去看地圖。命令等明天發表。」

當他站着的時候，阿爾他莫諾烏將軍底報告忽然到來。報告內容：

軍團於劇戰以後守住了索爾道。敵人對我取包圍，但我軍已經阻止其前進了。所有聯絡都已經斷絕，我軍損失，尤以軍官方面爲重。部隊情緒佳，軍紀分外佳。白日分外能堅守，雖無水火，猶

能固守兩天。以大部隊在索爾道附近作戰卻不易。我以前衝守城，此項前衝由十一團編成。但若須進攻，則需增援部隊。新來之補充部隊蒙重大損失。此後，當整理軍團各部和轉成攻擊。」

沙姆索諾夫將這位誇大的、可笑的將軍所具的報告從椅子上丟到地上，這位將軍想使他底部隊崩潰。

於是他口述對第一軍團之命令：

「第一軍在杜希開維起將軍指揮之下，不惜任何犧牲，堅守索爾道。」

他向部屬看了一回，由傳令軍官手上取了一張紙，在下端簽了名，遞給克呂莫烏，說道：

「命令是給貴軍團的親愛的克呂莫烏，您趕快回去，將此項命令遞給杜希開維起。」

克呂莫烏呆然念命令。隨後他說：「是，閣下，因為全軍團不好說是「正在奔逃」！所以說在退卻中，所以對於以後應有事務，必須有具體規定。」

沙姆索諾夫將軍說：「上校，這必須由杜希開維起將軍單獨處理！」

克呂莫烏在疲勞欲絕中離開沙姆索諾夫司令部時，又疲勞欲絕地上汽車回去，結果是否

好，他自己也不知道。

隨後他又口述遞給他所畏懼的長官席林斯基將軍之報告。報告內容：

「第一軍團無充分理由向索爾道退卻。所以我免了阿爾莫諾夫將軍第一軍團長職。第六軍團所呈之最後報告爲：該軍團於三時到了司克蔡柏根附近，該軍團二十六日曾在皮旭夫司堡附近劇戰。」

此後又下了關於第二天的命令。命令云：

第一軍團：不惜任何犧牲，堅守索爾道！

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不惜任何犧牲，堅守法蘭開腦（Frankenau）以西陣地。

第十五及第十三軍團：統歸馬爾托斯將軍指揮，迅速向奇爾根堡（Gilsenbourg）進發，而且繼續向勞登堡前進，突擊敵側及敵背。

第六軍團：越過泊森海姆。

沙姆索諾夫四周沉靜了。軍官們因爲傳達命令和辦理綱目，都走了。他十分沉靜和孤寂地

坐在室中在沉思。

八月二十七日

三三三

八月二十八日

這一天是決戰的一天，但是這一天是怎樣開始的。德軍指揮方面在這一天是煞費苦心，和困難的。這一天早上，八點至十點，像是最後勝利不能操諸德軍統帥之手，就這一天看，晚上好像會發生最嚴重的失望和有敗北之慮。

當太陽正在向高處昇的時候，始終是不幸的情報送到奧登堡——直到這一天底太陽過了最高點，偏西的時候，大戰局面才轉為勝利底幸福局面。

早晨是德軍困難的時候。

這一天德軍方面底軍事情形是非常的，是多方面的，瞬息萬變的，以致史家除將當天德軍方面一切事情以最經濟簡約的方法敘述外，無他途可循。當天事情除祇敘述行軍與作戰而外，更無他事可言。一觀地圖，即可以知道當天德方事情。

首先固定的：自來未遂之決戰，今日無從避免。

八月二十八日軍司令部命令爲包圍俄軍中路各軍團，以克呂哀夫之第十三軍團，馬爾托斯之第十五軍團，以及第二十三軍團所屬之第二師爲目標。使用於這方面者，法蘭西將軍所部尚不在內；該軍團尚在索爾道之前。因此，這方面之兵力只有蓋爾支將軍一軍團（第二十軍團）和地方軍及補充部隊，這些部隊近日來已經和這一軍團密切聯絡作戰。此外加入作戰者有摩爾根師（預備第三師），該師自龔兵能一戰以後，始終未曾接戰，久望獲得攻擊令。此外則今日哥爾支（Golts）地方軍師亦須趕赴前線。該師運輸遲延。此刻則全部在奧司脫洛台和皮散倫下車了。最後則貝洛夫和麥根遜兩軍團向阿冷斯坦撫俄軍之背。如果一切進行順利，則今天是對克呂哀夫和馬爾托斯的一個絕好包圍，被包圍者將無一倖免！攻擊計劃爲首先截斷敵人回那哀登堡之路。夜間尚有第二十軍團之第四十一師加入作戰，自南向北推進，以阻斷馬冷登湖（Marandensee）和米倫湖（Muhlensee）間之狹隘地帶。這兒建立了一根門門，隨後再由其他各師由西向北推進，向在霍亨斯坦之俄軍進撲，壓迫俄軍，使入第四十一師之臂。於是俄軍祇有東方之出路。但是此路之出口爲不能通行之森林地帶，而森林間又有無數湖沼橫亘其間。森林後面又有麥根遜將軍率

八月二十八日

二三五



所部前來。

興登堡將軍和魯登道夫將自早晨七時起，即在蕭爾支將軍陣地，在樞林山 (Tannenberg) 村。他們一定在等候好消息。但是沒有。第四十一師方面，幾小時內除了破聲而外，更無其他可聞。該師任務乃在藉該師攻擊而爆發全線戰爭。上面，北路方面，德軍陣線之另一端，摩爾根 (Morgen) 將軍卻忍無可忍了。他向預備部隊發攻擊令。自行負責——未得上級命令他和鄰接師同路向前。但是攻擊並不要，真不要前進。但是報告必須驚醒最高司令官，隨後慘敗，敗北的情報來了，即第四十一師在北上途中，在瓦泊利支附近被擊敗了。該師自幾小時以來即完全在退卻中。如果該師不能在米倫湖以南建立前線而在彼處堅守，則其結果必為可以想見之惡劣結果。進攻一節，則今天實為不可能之事了。

這意外的退卻動搖了全般作戰計劃。予敵人以在主要位置突圍而出之機會。

午後，情況卻見緩和。興登堡將軍獲三種報告，這三種報告使他氣壯。法蘭西將軍向索爾道衝鋒，該處俄軍全軍急退，向姆拉瓦。第四十一師已有轉機。俄軍並不窮追該師。最後，霍亨斯坦不久被

被俘獲之
德軍



敵攻陷，然而此地之敵第十三軍團仍向德軍翼側及背後進攻，該處不絕地苦戰，雙方互有勝負，繼續作戰；但本軍之最後結果則大而且完美；敵軍第十五軍團退出南路陣地，損失奇重，俘虜及戰利品與時俱增。至拂曉德軍在霍亨斯坦及其四周獲勝，而且編成各方陣線之各種戰鬪羣。但是都挾槍在臂上，以便第二天曙光一見，又去作戰和追擊。

在行動上，應該爲俄國人留着向南去的出路嗎？與登堡將軍並不想留這最後的機會！他將在南路另建一條封鎖線，這一條封鎖線延長至使敵人——接近他底國境——不能逃竄。這一條封鎖線應該由那哀登堡過去到維冷山（Willenberg）爲止。

但是應該用那些部隊來佔領這一條線呢？法蘭西將軍去擔任這一種任務，必須不惜任何犧牲與東普魯士共存亡。該軍團其間以索爾道方面的後衛任務交給波美爾（Pommern）地方軍第五旅，幾小時以來——騎兵及搜索部隊——早已急行軍向那哀登堡進發了。『留下來和留着的是甚麼？』下午該軍團所屬第二師尚在那哀登堡方面和敵人接觸，敵人向晚被迫退卻。該軍團官兵身體疲勞欲絕，然而上帝把敵人，即壓迫家鄉的人底命運放在他們手上，這一種思想使他們



被擊毀之索爾道教堂

興奮了，直到將近午夜才能在那哀登堡作不充分之睡眠。騎兵更向東搜索前進。許美道旅欲於翌日到達相距三十五公里之維冷山，也於夜間到達了那哀登堡。這一旅卻未曾睡和未曾休息：午夜後一小時，卻又須前進。

貝洛夫和麥根遜兩軍團夜間在那兒呢？他們也在途中，爲的是要完成包圍計劃。第一預備軍團在路上撫了俄軍第十三軍團之背，在和敵人密接的阿冷斯坦以南一處狹窄地方宿營。在北路已經並不需之第十七軍團，爲了翌早完成其東路包圍起見，在此稍東一帶宿營。該軍團爲此強行軍向南推進，而且必須和許美道旅在維冷山攜手。

這一天，即八月十八日晚上，魯登道夫將軍發電給最高統帥機關云：

「依人類的估計，對俄軍第二軍之包圍業已實現！」

許米特中尉日記中關於第四十一師所遭遇之逆襲，有以下之記載：

「將近早晨三點，我聽到我們副官底沉重的聲音：一切都在陣地後面集合，」以強制方法喚醒睡熟的人，我們悄聲潛行向後退。連在路上集合。特務長編班縱隊，面向北。

因爲我們缺乏水而必須取消早晨咖啡，這是痛苦的，給養車未曾帶麵包來，這也是痛苦的；前天是最後一次發給這項軍人最重要的食料。

我們前面現在有第八連到來了，我們和這一連聯絡。東方發白了；但是濃霧包圍了上昇的太陽。我們儘可能沒有聲息地向北方，走進濃霧中去，走進不可靠的地方去。因爲通常命令和敵方情報及關於我們底任務的通知沒有發下。

在我們前面前進者大概爲第一營。

當我們在自南而北的大道附近停止前進的時候，中途大概可以有一小時舒適。這條街道上，早有野礮隊在，和我們一樣，不清楚情況。我在大道東集合架槍，等待未來事件。本營今天有三連兵力，因爲第四營已經分出去掩護礮兵彈藥縱列去了。

濃霧依然未消，逐漸昇高的，隱約閃耀太陽球始終隔着濃霧，向我們照來。忽然聽到前面有礮聲，爲了想到礮兵在絕對看不見的地方要命中而微笑。發礮卻愈密了。步槍和機關火亦加入，兩者亦一分鐘比一分鐘劇烈。

在我們前面的劇烈的戰鬪，依我們底感覺，發生在我們所在地和由此以北，相距幾公里的一村莊瓦泊利支中間一帶。情況不明實是苦事。本營營長無團部無聯絡，派副官去找團部和請命令。時間默默地過去，戰爭喧擾逐漸緊張。營長上下走動，不安定地上下走動，他應該對三個連長發命令。前面當然急需增援。而我們卻停手不動！

霧漸漸稀了。這真是謝謝上帝！我們快可以看到情況了。

副官結果回來了。他找不到團部；但判斷不久以前尙在我們前面的第一營是不見了。副官報告未完，一位礮兵軍官跳過來，報告我軍背後發見由敵礮兵掩護的敵大隊騎兵。在我軍背後。正是現在嗎？鬼把他們招來的！

礮兵連中有一連，原來始終在距我們不遠處大道上停留着的，急行到土堤後面去進入陣，面向南。本營第一排接收正面和左側警戒。

霧全消了，太陽赤裸裸地掛在天上。鐘雖尙祇有早晨六點，然而天氣已經悶熱，一如在浴室中。此刻我們觀我們四周了。

八月二十八日

我們停止法蘭開腦——瓦泊利支間大道南，在兩地之間，向北看見有邱陵起伏，一如海濤上下之地形，戰爭地點即在此地形後面在爭瓦泊利支。我們自己在窪地上，一片草地自北而南，約在幾百公尺以外，草地頗陡。這一塊草地有兩個湖，湖東岸用矮木柵圍繞。櫟木山(Fleichen-Berg)聳立其後。我們後面約八百公尺之地有一帶森林，這森林幾乎把全部都擋住了。我們即這樣站在一處四周視線有限的地形上面。現在敵騎兵正在肆虐的地方，即我們後面，視線卻不能及遠處。

緩慢的，不幸的半小時時間過去了。情況不明愈令人苦悶。這兒有一名騎者過來了。我們如同鬆了氣，如此熱望的團長命令究竟來了，這命令使我們明了情況。命令簡單，急促，內容：

「第二營即刻集合，與大道平行，方向北方。任務爲受敵人大部隊壓迫之姊妹團增援。」
各連急行在槍架前集合，說明本營任務。當時副官卻又傳了相反的命令來了：

「各連退回，每排各自展開，方向向南！佔領右邊草地邊緣！俄軍大隊步兵正向我軍背後進發！」

我們相信不能聽正確。這此時急切需要我們的一百四十八人發生了甚麼事？但是背後的事

情自然比其他事情更重要。

命令爲了秩序計，是執行了。我第二排分配在長有青草的窪地上擔任防禦工作。左右放有哨兵，到樹林爲止的距離是測定了，各人築了適用的槍依托。一切就和操場上一樣。我軍右翼爲第八連，左翼爲第六連。我第三排在草地任警戒。營部也在那邊。

此刻我們潛伏好了。瓦泊利支戰事依理還要激烈。我們都很爲我們受嚴重壓迫的同伴擔憂。他們能夠支持嗎？如果他們敗了，我們在這兒全無希望，待死！

前面森林地帶忽然活躍起來了。自半小時以來，我們底眼睛早已注意了，因爲俄國人一定從那方面來的。眼睛在狂熱的緊張之下，自然能張大。以全部意志力以強制持望遠鏡和顫動的手使之安靜。呼吸促迫，血在頭後作響；但是每種膽小的感覺，自從我們明白了當前任務以後，都消失了。問題由左邊過來，臨到我身上來了，即我們是否即刻前進。上帝勞頓（Louthen）和聖普利瓦特（Saint-Prout）方面之古進攻精神在這時候也活躍了！但是衝過來一節，現在依實在情況，尙談不到。我們是小部隊，任務是本師後衛。

八月二十八日

二四五

溫
沙
年
之
戰
紀
本
誌



直至緊張局面緩和爲止，究竟過了多少時間，沒有人能夠說；但是俄國人確能衝過來，我們用八百公尺表尺抵禦，這是實在事實。如果我們曾經相信疎開的散兵線將由掩蔽部衝出來，那末我們完全錯認了俄國攻擊方法，這種攻擊方法也是直到今天纔知道的：用密集隊，肩並肩，在那邊集中成人堆，褐色的人羣向我們直趨。第一個波浪尙在向前奔的時候，樹林邊上已經出現了第二個波浪，可能的時候，第三個又來了，露天勝利了。我們由望遠鏡中觀察，我們底火是瞄準了的，而且壓倒了一部分敵人。當時距離還是如此大，所以目標雖然如此密，而命中尙不多。俄國人方面，如果我們陣地有機關槍，用繼續射擊，自右至左，自左至右，向其密集隊掃射的時候，完全不同。我們右後方不及一百公尺之處，幸而有最新式的速射礮和優等彈藥的礮兵連駐守，這連礮兵此刻以全力工作，而且正確！正是敵人二度波湧似的時候，礮兵卽向其發礮，發礮，礮彈向敵方呼嘯而去。是，其效用不同！炸裂點找不到更好的地方，只要潮流湧起和全部湧到地面上的時候，榴霰彈在褐色潮流當中發生死亡和破壞作用。敵人在陣地上的時候，礮兵連精確得無與倫比地，一彈又一彈地向敵人發礮。但是敵人只要起來衝鋒，於是礮兵卽一齊發礮，前後相繼。礮兵陣地和目標間之

坦
斯
克
之
德
軍
陣
地



距離若短，則效力尤其可驚。下列一件事我是不能遺忘的：當個農民於他四周一切都倒地或飲彈倒地的時候，他卻因為怕死而繞成圓圈奔跑，跪下來，張開兩手。一如向上帝祈禱一樣抱着頭。第二度破彈已經由他頭越過了，白色煙焰把不慈悲的人類圖形包圍起來了。

敵人必須一營又一營經過樹林向我推進。我們底火力雖大，但是最前面的一批無疑的是前進了，始終由以木樁掩蔽的人類儲存所中湧出來，不絕地編成新的密集的散兵羣。但是俄國人也向左右展開。俄國人分明早已斷定了我們底兵力不很厚的正面延長底兩翼。

其間我們也遭遇了敵人共兵火的損害。幸而至今未曾有機關槍加入。但是已經蒙許多損失。「衛生隊」的呼聲忽然發自這兒，忽然又發自那兒。或有中了彈的，即從我們用作掩護的斜面上滾下來。一位中士，他在我左面不多幾步跪着射擊，一顆子彈貫穿額頭。他自己稍稍捲伏，而仍以跪式瞄準坐在地上，他是一個死人。右邊有一名多髭的預備兵在叫痛，站了起來，他底脛骨打碎了。十點鐘！太陽灼熱地向我射來，然而人並不覺得。舌頭在口腔內粘住了，口腔灼熱如火。這也許由於口渴所致，然而不只由此。所以致此者，多半是因為非常刺激，身體和精神都在刺激當中。戰況

破壞神經：俄國人如大禍一樣，衝過來，連擋也擋不住。本營第二第三兩排早已調上去了，子彈盒空了，一挾又一挾地在子彈帶裏內存儲的子彈都用光了。最要緊的是背後一師底戰果佳。如果是如此，一定時間內如果有後援部隊調來——尤其是機關槍，如果可能，則一部分礮兵——則一切可以順利。

俄軍方面礮兵以後突然向我轟攻。現在那些今天佔重要地位的樹林後面有許多礮兵連，每連礮八門，這些礮兵像是忙於補救遲誤。這些礮火當時還是越過我們，落在後面，明明是對德軍礮兵轟攻。德軍礮兵在北方較遠之地，我們也不知詳情，他們在向俄國人回礮。對他們大概無憾。像一具魔法煮藥鍋一樣，在我們頭上馳逐呼喧來往。有時候聽到像撕新麻布一樣的尖嘯聲。礮兵戰就在那邊交接。

因為回聲，一切聲音都是兩倍，乃至三倍，由我們周圍多數樹林和邱陵反響過來成爲回聲。其間尙雜有步槍聲。若要使命令達到散兵線，必須大聲吼叫。

當幾分鐘後喧擾稍衰的時候，我覺得好像瓦泊利支方面戰事顯然緩和了。天賜好音信呵！

我們底小旗愈小了，敵人逐漸過來。一人倒，有兩人跳過去，如果我們沒有有力的礮兵，則俄國早已扼住我們喉結了，我們礮火已經使我們底礮身都白熱了——祇有三門礮。

缺乏彈藥子我們以很大打擊。天知道我們底彈藥車到那兒去了。但是我在作另一種苦悶不能算小的視察，偶然用望遠鏡偵察前面右邊在作戰的第八連。那邊敵人不但是尚可以更進步地向我們進攻，甚至對我們沒有掩護的右側作大包圍，這兒附近當我礮兵在作戰。如果不即刻解厄，則危機之侵逼，將成爲不可抗拒之勢。

兩點鐘：

事情逆轉。使我們已經十分凝固了的小部隊不能再有伸展，只要幾分鐘就夠了。我第八連前面之敵，已到了第八連右後方，一半已經到了第八連背後衝鋒距離了。

直到現在爲止，替我們盡無可比擬的幫助的礮兵，正在拍馬大跑退却中，以便保存礮，不致落到敵人手中。敵人忽然出現於我左側，這兒一向是沉寂的，佔領嶺山，用機關槍火於四百至五百公尺距離處，由左後方向我掃射。曾經在這十分開闊的地形上哨巡的軍官哨，奔跳回來了。

八月二十八日

現在最不堪收拾的。一種壞消息傳來，這種消息可以到投降程度的；招我過去的營長，極度驚惶地告訴我，我師在瓦泊利支蒙重大損失，一小時一小時在退却中。

上帝所予退却者的苛責是殘酷的！所有有時使你從夢中驚醒和使你沉迷的圖形尙留在你記憶之中。你身旁有同伴中彈倒地，浴血起行，不到幾步又倒下去，倒臥了，眼睛裏顯出失望和痛苦。子彈在你周圍和頭上呼嘯過去，這些子彈是敵人向你表示勝利的。你面前有一處土堆；但是並非由榴霰彈炸成的；你必須越過這土阜。你底路引你走過田野，你底成千的同伴在這田野中向同一方向企圖迴避敵人；破裂了的礮彈，炸壞了以後餘剩下來的彈藥車和車輪破碎了的行李車，這一切都是標明這條路。你必須經過捲伏着的屍體，經過重傷者，這些重傷者請你接濟飲水。但是你也不能解除他們底苦痛，因為你底水壺也空了。敵人把你底直路遮斷了。你向右轉，即使那邊，他們也做替你安放了障礙物。於你只有一條向左去的出路。但是那邊有非常卑溼的沼地。你底腳尙未會踏着動搖的蓋，你底手已經去汲那腐水以潤灼熱口腔。緊靠在你旁邊你底沒有騎人的驚馬輪在沼地裏，它畏死之餘，失望地在粘稠的泥漿中打滾。但是最後又忽然覺得脚下有堅硬的土地，見到

前面有障地裏面見到有兜，有同伴，預備接待你。

下午。

本團本營集合在離長形米倫湖不遠的村莊賽頓 (Seythen) 兩邊的防禦障地後面，這防禦障地乃由我們姊妹旅之一部分部隊構築成的。我遮蓋得好好的，臥倒在一處舒適的青草盆地底有陰影的斜坡上，由同營別連野戰廚獲得溫熱的午餐，因為本連野戰廚像是已經失落了。總之它至今未曾尋得。有時有輕榴彈落在那邊坡上，因為來處很遠，所以力量微弱。

我們睡在這兒很舒適，而且是一克服由最後數小時內苦悶所生的不快的好方法。同時有好消息傳來，即這兒以東一帶作戰之姊妹師，自中午起，前方不斷地勝利。我部下在自動擦槍，其中有一人於得到此項喜訊之後，問我們何時再進攻。

本連所屬走失了的兵士，尚在絡繹歸隊。各排列隊，重行編排，特務長斷定缺少的班長及兵士。缺額名單真長，我底天啊！縱然如此，而本連戰鬥力尚甚可為。

太陽此刻下午不似作戰時那樣殘忍，日光開始放射到我們底青草窪地上來了，因為我們並

未繼續作戰，閒着無事，官兵們都在沉睡。到將暗的時候，因為後退命令到來，有人喚醒我們。我們新鮮有力，並清涼的夜間行軍。向西南行約二小時。在勃洛維能（Brownien）宿營，這兒已經各兵糧隊伍宿營了。我們於飲了幾杯茶以後，從容不迫地在帳幕下墊厚稻草，信驃火光熒熒。

這一天俄軍方面情形如次：

沙姆索諾夫將軍這一夜因為擔憂達於極度，未曾入睡，早晨九時上汽車，到那特勞附近高處馬爾托斯將軍陣地去。他確斷馬爾托斯一定很高興地接待他，因為他已經委為一方面司令官，而且請他參加指揮全部作戰中之重要部分。他在沉靜中決定不必問其司令部，尤其是馬爾托斯和克呂哀夫那兒的情報，因為他昨天對事情已經有了比波司烏和烏雅洛烏更好的判斷。他由所部第一和第六軍團方面的情報中所得之大戰情形，猶歷歷在目，所以他現在對將來很悲觀。他也許由這一方面得了一種概念，以為敵人依一種熟慮了的計劃進行，這種計劃他無法看透，他也知道，他是正和此相反，只能相信當時命運。席林司基底全般計劃之所以一無成就，因為計劃之先決條件並不存在，這一點，將軍必須知道。沙姆索諾夫但是另有計劃，這種計劃對席林司計劃恰

恰不信任，而且因此祇能束手受擊，一任敵人所欲，而且依賴命運。

那是一位統帥底悲觀的認識。他在最不愉快的情緒之下，於上午十時到馬爾托斯將軍那兒。在親見馬爾托斯將軍以前，遇見一名參謀，他想到一處戰地上去。他攔住這位軍官，他愉快地說動他，且走且報告俄軍已經使德軍第四十一師蒙重大損失而逃跑了。沙姆索諾夫起而放寬了心，但是隨後又有不痛快的感覺，其他各處又如何呢？他坐汽車前進，到了馬爾托斯將軍那兒，土阜上。馬爾托斯將軍迎面過來，向他報告對第四十一師所獲之勝利，但是即刻說，他不知道曾經和這一師作戰的角落裏有些甚麼不穩，他爲安全計由霍亨斯坦調了本軍團所屬一旅來。當他尙未說完處理方法之時，沙姆索諾夫截斷他底話，指着經過土阜和有德軍步兵第一五九團俘虜縱列經過的街道上問：「這是甚麼？」

馬爾托斯將軍吃驚地看他底司令官，說道：「這是德國人是俘虜！」——

馬爾托斯將軍於是自己敘述道：「當時沙姆索諾夫坐了車直向我底乘馬過來，抱我，悲傷地說：『您是我們底惟一救星。』」

沙姆索諾夫繼續解釋，他底司令部設在那哀登堡。他底參謀長波司托烏司基將軍及烏雅洛烏上校都在一起，這兩個人隨時都必須過來；他而且會將那哀登堡無線電台、呼格司機（Huglar Apparat）和電話交通都切斷了，因為他目前不在那哀登堡，而是在本軍中央，密接決戰地帶之突擊翼。他又說，他報告了席林司基，幾小時之內找不到他。

兩位將軍向前線看，前線戰爭正激烈。馬爾托斯將軍夠聰明識透他底司令官。他自己想：

我底朋友，如果你和席林司基的聯絡中斷了，那末你知道，你幹的事情。我底朋友，你完全明白此刻是決戰的時候了，在這次沒有上帝和席林司基可以幫助你的決戰當中，你是不願受阻難和被撤職的。如果我們突然有被消滅的模樣的時候，你將匿而不報嗎？你願意找幸福，直到最後的終極為止，如果你有幸，則你將建築你的無線電台，呼格司機和電話，而且報告你的幸福。如果不幸，那末你幹什麼，這在你……

但是他對沙姆索諾夫表示同情。兩位將軍坐在地上，談論他們底前途和意見。暫時是等候他們底計劃，第十三軍團，即克呂哀夫軍團，包圍德軍，尚須時日。這一軍團首先開過來。隨後再包圍敵

人，再向其背後包抄，實現了，這一天就勝利。所以說：等候！

沙姆索諾夫注意戰鬪喧擾，不高興站在這土阜上等候。由前線來的報告，並非不利。他在默默之中心存恐懼：『前線其他方面如何？』

波司托烏司基將軍到來了，烏雅洛烏上校也到來了。但是兩人站着耳語。

俄軍前線另外方面如何？沙姆索諾夫隱起來了。

就各方面單獨看，整個地說還是好局面。由各種事情說起來如下：

勃拉哥維希慶司基之第六軍團，其參謀長曾因該軍團不幸的逃亡而被沙姆索諾夫撤職者，現在該軍團所屬各師司令部努力於尋到軍團司令部。因為無人能覓到軍團司令部，所以該軍團司令部亦未曾奉到該軍團應到泊森海姆去之命令，因而未曾執行命令。至於繼任參謀長者，則一如前文所述沙姆索諾夫前一日已委騎兵上校蔡來司基接任。上校經過這凌亂得可怕的部隊——無計劃地逃跑——也自動地訪問軍團長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這時候他遇見一名步兵

第十六師參謀柏特洛諾烏 (Patronow) 上尉，他也在寬軍團司令部。柏特洛諾烏上尉敘述運動如下：

「當我未曾找到軍團司令部在那兒和駕車馳繞去覓它的時候，忽然遇到一輛汽車，中坐一位不相識的軍團底騎兵上校和兩位司令部參謀。汽車停止，上校用十分尖銳的聲音問我道：「貴師在那兒？」司令部究竟跑到那兒去了？爲什麼我們得不到您們底報告？」我用同樣聲回答道：「本師在這兒軍紀風紀都很好。司令部當然在部隊一起。參謀長正在到軍團司令部去取命令途中。但是軍團司令部昨天和今天在那兒，我們卻不能判斷。此外，軍團司令部對軍團戰敗有責任。指揮全軍團之責，它是不能規避的。我此刻尙有他事須幹，冒昧冒昧！」

恩格爾上校以後由師司令部找柏特洛諾烏上尉到一邊，說道：「您爲何和新委參謀長說話？這是您以前痛罵之人。」

俄軍另一翼側最外緣，即第一軍團——軍團長於晚上先已被撤職——那兒情況如下：

軍聯絡員克呂莫烏上校於夜間在汽車中繞道以後，到達了軍團，找阿爾他莫諾烏將軍，預備

向他報告他已被撤職和即刻回家的不幸消息。但是他找不到將軍。將軍在前方到處走，爲的是正如他遺留的一樣，要去「整頓軍團」。但是在這兒他自己代表自己，依他一方面說，他必須回去，直到清早才到軍司令部去找克呂莫烏上校。撤職一節，在他是受了奇襲，他恐懼，發怒。他自己以爲所部軍團之不幸事件已經可以用某種方法來澄清了。當他又聽到克呂莫烏上校說沙姆索諾夫將軍對他過去的情形異常震怒而下令免職以後，他不稍縱放時間，即刻駕了一輛最上等的汽車，趕快回到祖國去。

此刻天明了。戰鬪又是一種形勢。但是第一軍團尙未有司令官，因爲此刻又找不到杜希開維起將軍底下落了。克呂莫烏上校發怒和失望，但是他找不到將軍所在，軍團司令部軍官，無人於最後時間中見到過將軍。他也沒有被找到，因爲最高將校找不到這一個奇怪的原因，以後幾天由西來利烏司 (Sirelius)將軍負指揮全軍團之責。

俄軍第二師方面這一師是俄軍第二十三軍團之一部，駐在馬爾托斯將軍所部一軍團之北，在法蘭開腦一帶，和曾在索爾道作戰之姊妹師蔡衛第三師同駐第二十三軍團軍團長孔特拉托

維起將軍(Geu. Kondratowitsch)今天第一次到這一師來。但是在那兒留不久。這一師早晨對德軍第四十一師作戰大勝。當然這一天全線作戰多少是激烈的。這情形使孔特拉托維起將軍很奇怪，而且關於他底態度並未曾發見一種合理的原因，遽然恐懼他儘速離開這一師。他坐上他底汽車，想向那哀登堡去。他始終在車上叫，他要在那哀登堡去組織一種抵抗力。他但是在到那哀登堡去的路上見到幾名失散了的德國騎兵哨兵，他們感覺到非常不痛快。他即將汽車轉過來，繞着那哀登堡走一大彎弓，向南進。他又想，依個人經驗，情況十分惡劣。他叫幾名德軍俘虜脫去軍服，這是爲了倘使再見德軍時安全之計，於是以最快的速度向家鄉——俄國前進。直到那兒他才接到因爲他臨陣退卻而被免職。

那是上午十一時。沙姆索諾夫將軍尙和馬爾托斯及其司令部人員一起在戰地上，在那特勞附近土阜上面。忽然在這兒有人來見他英國軍事參贊克諾克司將軍，該參贊在那哀登堡曾經見過他，這次是坐車來的。

軍事參贊克諾克司將軍敘述

「我們見到沙姆索諾夫坐在地上，他周圍都是司令部人員，在熱烈研究地圖。我站在一邊。那時沙姆索諾夫向我招呼，解釋道：向我說，他以責職所在，認為情況十分嚴重。我現在在軍中，他底義務使他隨軍進退。爲我計，他勸我祇到時間不晚，還是回去。——經常聯絡我政府是我的責職，至於俄國人底性情，知道在這樣危急的時候，有一個外國人在旁邊，祇能加強了沙姆索諾夫司令部人員神經緊張之程度，這是我知道的。因而我告辭了。」

太陽更高了，正到了頂點的時候，俄國統帥沙姆索諾夫將軍還可以存希望之心。到了中午十二時，他希望克呂哀夫將軍部隊侵入敵軍翼側，對當天決戰，對他作有利之幫助。

中午了。太陽到了最高點。這一司令部中軍官忽然聽到北路戰爭在霍亨斯坦那一邊，戰爭喧擾浪湧似地過來。初時，沙姆索諾夫幾乎因爲欣喜而失措，因爲他相信這一次喧擾除了由克呂哀夫以其部隊侵入敵人翼側所成喧擾而外，不致有他。

時間漸晚。這樣爲人所熱望的克呂哀夫底報告仍未到來。即沙姆索諾夫和馬爾托斯派到霍亨斯坦方面去的傳令騎兵，傳令軍官，參謀等，以便取得克呂哀夫將軍方面實況者，至今未返。

沙姆索諾夫和馬爾托斯兩將軍站在這兒，向北凝視——戰爭喧擾聲愈加大了，此刻兩人都好像覺喧擾聲更近了。

他們有些驚惶了，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沙姆索諾夫將軍想了一回，他是否應該跑到重要地點去親自判斷一下究竟發生甚麼事情，或者如他所希望者，一到敵人在決戰中被消滅以後，他可以親預其役。

這時候他忽然見到街上，由北而南，有大部兵士經過土阜跑過來。他看了又看來者不是縱列，不是一營跑來者爲團，而且在十分凌亂的狀態之下過來——這是本軍。沙姆索諾夫幾乎叫起來了，傳令軍官未受任何人底命令，完全出於自動地上馬，用拍鞭打驚馬肚子，拍馬向這逃退的部隊奔去。

他們於此項部隊奔來時看到團底番號，那是克呂哀夫所部一旅，這是首先向敵人翼側作戰

的一旅。這一旅，這是在戰爭負有重要使命的，在未來勝利中佔重要地位的一旅。它卻發生了怪現象，首先不能維持秩序。

馬爾托斯將軍在回憶中敘述當時他站在那兒和見到這一旅底情況，說道：

「兵士不但在路上丟行李和彈藥，連槍都丟了……」

這是極度混亂的潰退。沙姆索諾夫站在土阜斜坡上，他將便帽擲在旁邊，他站在這兒，用雙臂表示不准軍隊退卻。又向他們叫。但是距離太遠，兵士聽不到他底聲音，這些兵士除了自救而外，甚麼也不在意了。因為這一旅人於側攻之時，即被對側早已備之德軍猛烈砲火所轟散了。

這時候沙姆索諾夫將軍明白了，如果不全部損失，也已經算多的了。他奔回來，到司令部，把總司令部上校參謀招出來，命令他即刻到克呂哀夫那兒去，去看一下是否第十三軍團那兒全部都如此，去看一下，該軍團所屬其他部隊是否能夠邀天之幸，尙能擔任側攻任務。

他又站在土阜上，親自看到這逃兵旅在後交通道上，即他可以看得到的街上，紊亂遍及一切的情形，他看到該旅人衆忽然衝散了正向前方運輸之彈藥縱列和行李，又必須親自見到大草

地底大平原上面和前面被灰色的灰土所掩蓋之街道上，忽然展開了粗野和瘋狂的紛擾。

此刻一切都紛亂了，行李擔夫和彈藥車上的車夫也開始紛擾了，他們首先躊躇，再將車輛轉身，這些車輛都被逃兵旅瘋狂了的兵士所佔據，一起開走了，天知道，他們到那兒去了。

沙姆索諾夫奔下去。他叫電話，叫傳令軍官，叫礮兵，以便集合所部人員；他由土阜上奔下去，他底參謀長在上面，吃驚地看沙姆索諾夫沒有便帽，頭髮飛舞，奔下土阜去。

此刻他站在街上，手上握了手槍。他擋住人們。大聲叫喊和暴怒。他事實上確能阻住了兩營人，一營是那爾瓦團中的，另一營則爲可撲爾團的。他集合軍官，他們都能將兩營讓出街道在土阜上列隊。

軍官們整隊伍，此刻兩營人站在這兒，軍官有愧色。此刻他們等候沙姆索諾夫命令。沙姆索諾夫站在隊伍面前，又舉手向天宣誓，不使俄國國旗蒙如此奇恥大辱。他向他們宣誓，祖國幸福繫於他們堅定和忠實。如果必要，他將親自督戰。又令他們待命，喘息着，奔到土阜上去了。方才到上面，派出去的參謀坐着噓噓作聲的汽車來報告：

「克呂哀夫囑報告：因為他自身受敵人大部隊攻擊不能自由行動，因此不能執行包抄軍翼側的任務。」

此外，上校參謀擡高了聲音，驚駭地報告本軍即馬爾托斯及克呂哀夫軍團之間已有德國步兵。

馬爾托斯將軍一起聽到這報告，沙姆索諾夫將尙默然未語的時候，他叫道：

「閣下，克呂哀夫和本軍團必須即刻退卻，脫離這死滅的前途！」

沙姆索諾夫將軍失了精神似地看他，他由土阜上下望那在下面的兩營，他看在火焰當中的地平線。隨後又看波司托烏斯基。他又臉帶愁容地站在這兒。

沙姆索諾夫說：「您如何判斷情況，閣下？」

波司托烏斯基不回答。他也看那在他面前，在大戰威力下面震撼的大地。沙姆索諾夫請馬爾托斯和波司托烏斯基退去。他們站在這兒。沙姆索諾夫手中有一份地圖——由後面地上滾過來的——他縱身伏在地上，強使他人橫在他身旁。馬爾托斯將軍即刻說：

「閣下，我們必須即刻退卻。請即刻發救我們兩軍團出險的命令。您不知道第一軍團那兒如何，您不知道第六軍團那兒怎樣，您不知道那些將第六軍團打得幾乎被消滅的軍團是否會向我們進攻。您祇能用您底眼睛來瞧這兒前面的事情，我向您宣誓，閣下，因為我們在這兒將被包圍，所以我們和各軍團一起退卻。」

沙姆索諾夫將軍說：「波司托烏斯基將軍，我請您表示意見。」

波司托烏斯基帶訴苦的神氣和含哭聲說道，這是不成的，不能中止戰鬥，危險一層，固然不容強辯；但是他對於一個並不如此不合理之人爲何於一瞬會一敗塗地，卻始終看不到。確實的，克呂哀夫軍團在前面苦戰，本軍前線卻未必如此嚴重。馬爾托斯軍團在苦戰，但是情況總可以轉變的。兩軍團退卻和說明：「我們戰敗了！」一樣。

馬爾托斯將軍說道：「您底主張對的，閣下，我們也戰敗了。」他還要說明這根據最後理由，和波司托烏斯基之不幸行動有關係，然而他克制自己。沙姆索諾夫將軍此刻說：

「不，閣下，您知道，我是如何聽您底判斷的，您知道，我是十分忠實於您的。這種命令我們始終

「以下的，我們始終可以預佈的。」克呂哀夫應該首先進攻，進攻到最後一人。上校參謀原已起程到克呂哀夫那兒去了，又被招回來。上校即刻有事到克呂哀夫將軍那兒去，向他說一切都看他向德軍進攻，是否能把德軍擊敗為斷。

上校參謀上汽車，急急向戰鬪喧擾所在地而去。

隨後他們又站在土阜上，聽那由必須是第十三軍團所在地方面來的戰鬪喧擾，是使他們滿足的，愈來愈緊的。過了大約一小時，上校參謀又來了，報告克呂哀夫將軍部隊雖然在苦戰中，然而決不是在進攻，如果克呂哀夫軍團能夠抵抗德軍，則指揮方面方可以談到幸福。德軍是有利的。馬爾托斯將軍跳起來，用雙手抓住沙姆索諾夫將軍……他自語道：

「我轉向沙姆索諾夫說：「我們現在一定是羅危險了。」我建議向可爾蔡來（Chorzela）退卻，向東南退卻。波司托烏司基強項地沉默。」

沙姆索諾夫但是主張退向那哀登堡，向南方，希望堅守這城市。馬爾托斯尙想移轉沙姆索諾夫向南方退卻的主張，但是辦不到。

八月二十八日

沙姆索諾夫命令即刻錄出克呂哀夫和馬爾托斯兩將軍退卻命令。沙姆索諾夫將軍忽然見到一位騎腳踏汽車的人越過沙路到土阜上面來。來人滿身是沙土。臉上有血。他像是在急行中跌了下來。騎車人從遠處即見到沙姆索諾夫，向他走來，他報告：

無線電機方才卸除之前不久，席林斯基之最後一電到來了。沙姆索諾夫將軍分外興奮，向騎車人手中奪下公文袋來，撕了袋，抽出電報來，念道：

致沙姆索諾夫之無線電報：

「忠於閣下之英勇部隊，在一切光榮當中做了艱難的試驗，即二十五、二十六及二十七日，連戰三日。我已令業已越過蓋爾道烏恩（Gerdaunen）之雷倫克姆夫將軍以騎兵和您取聯絡。我希望您於二十九日用貴軍團一致的努力擊退敵人。」

沙姆索諾夫站在這兒，他凝視紙面，他稍稍退到旁邊，取過電報來撕成小塊，在手捏了一回，直到風來把它由土阜上吹到地上為止。

隨後他迅速地奔到司令部人員那兒去，他們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躺在地上，他先錄命令。他忽

然在路上停止前進。

此刻空氣中有嘩喇的聲音過來——隨後在不到一百公尺遠的地方有東西隨着非常聲音落到土阜上去了，以後又有嘩喇的聲音，以後不是單獨的了，以後更是大批和成羣的東西過來，全土阜上面的泥土飛騰空中落着的子彈烟雲停住地面上，隨後向路面上騰揚，這條路上有這樣潰敗的一旅兵在逃跑。

沙姆索諾夫支起望遠鏡，他想可以看出：過來者爲德軍。

他想起了站在下面的兩營人，他瘋狂地希望了一回他自己統率這兩營，打起旗幟去向敵人進攻，擊潰敵人。但是他克制自己。他由土阜上跑下去，兩營中有一營所屬之團長和他迎面過來，報告。當將軍看他和聽到是逃跑的兩團中之一團團長在面前，他叫道：

「此刻跑吧，你狗子！你在這兒還想要些甚麼？你這隻豬，是不是要我自己來撕你底肩章？滾你的，爲甚麼不跑，你這禽獸！」

以後他又看到在隊伍那兒站有一名工兵中尉，姿勢好，他叫道：「過來吧，兩營人歸你，我委你

充團長，接收兩營人，進攻！看前面，那兒是敵人！你盡量表現，你盡量表現我們底能力，進攻！

年少的中尉奔到前面來，他叫口令。他下令：

「取槍！向前走！」他奔到前面，在一營人前面走，前進。前走了二十步，再看自己周圍，看見沒有人跟他前進。他又奔回來，抓住一兵士底胸脯，打他耳光，說道：

「你們豬彘，爲甚麼不跟我來？」一名少尉說：「高貴的人，兵士不能再走了！」

沙姆索諾夫由土阜上面奔下來，急奔，從遠處叫道：

「這是甚麼？你在這兒幹甚麼？我不是命令你進攻嗎？」

中尉又即刻在這兒了，他跳到路上，叫道：「向前走！」他又在前面走，他又站住了，他回頭看。他看到兵士把槍聚在一起，又拿起丟到路溝中去。他看到他們開始解散，他又跳到前面來，他從手槍袋中摸出手槍來，他在軍長面前立正，直立如蠟燭。他再向部隊看一眼，他看到營旗兵將營旗丟到有槍的路溝中去。於是直視軍長，軍長興奮得失了常態，站在這兒，營長擒起手槍向自己頭上打。

沙姆索諾夫轉身回去，很慢地走上土阜，成爲一個受創了的人了，土阜上面尚有德國重砲火

集中着，他不注意礮彈着落，他走到自己汽車那兒去，他招呼他底參謀長過來……「我們回那哀登堡去！」

馬爾托斯將軍對他自己人，對本軍團及克呂哀夫軍團下命令。隨後也向那哀登堡進發。依照席林司基之指示管理本軍。當他到來時，沙姆索諾夫坐在街邊上。他用手托着臉，在回想。馬爾托斯走到他那兒去。沙姆索諾夫心灰意倦地抬起頭來，疲勞地說：

「如果能夠在那哀登堡將各軍團從新集中，一切都可轉好！」

沙姆索諾夫將軍雙臂抱住馬爾托斯將軍，但是不發一言。隨後他又乘黑夜前進。

八月二十九日

如果八月二十八日下午與晚上德軍方面已經操勝算了，則今天對於德軍實爲獲得極大成功之一日：這一天是使被包圍的俄軍覆沒的一天。果斷的計劃實現了：夜來臨的時候，包圍完全實現。自然德軍在這次有力的包圍當中，不是一個布幕。許多地底障礙線是弱的，祇是有兵，然而是有空隙，但是敵人最重要的退却道路到處在德國掌握當中。許美道(Schmettau)旅完成了任務，該旅於晚上到達了維冷山，在這兒，孤寂地駐守在敵人背後遙遠的地方。該旅必須四次爲加入作戰而展開，必須和被擊散的敵人隊伍作戰。但是該旅戰線自那哀登堡至維冷山卻有三十五公里之地。昨日午時起該旅行軍了六十公里，然而成功了，指定地點是達到了，俘虜是當了，無數載有彈藥、麵包、咖啡之車輛都被劫了，尙有裝滿了的軍用金櫃。

許美道旅之西，即維冷山和那哀登堡之間，有法蘭西軍團之第一師。該師於早晨在那哀登堡東不多公里地方會將企圖向南突圍之大隊俄軍堵截擊退。這一戰經過許多時間，因而前衝直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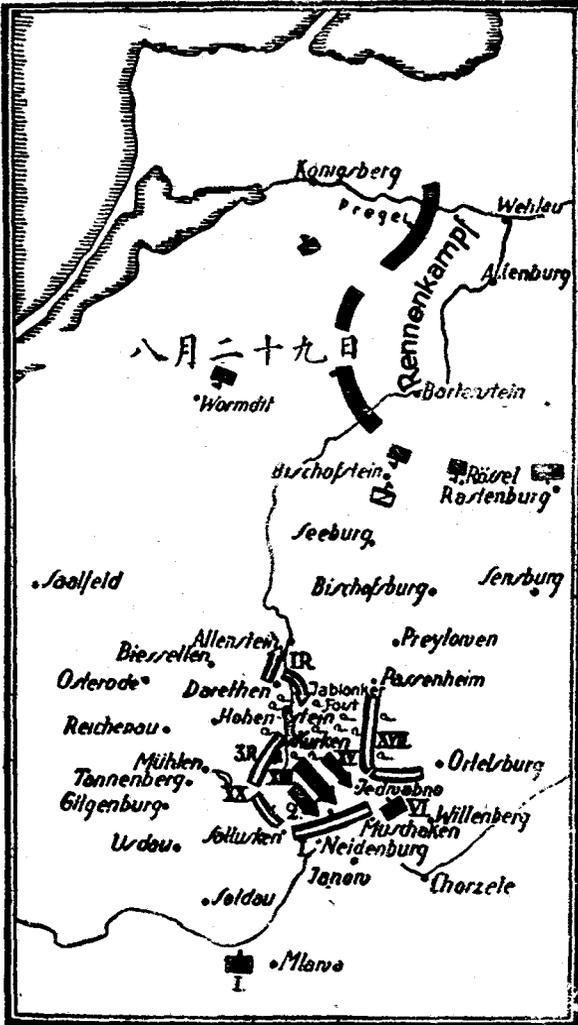
深晚方到達猶人村 (Jablonek)。但是於疲勞欲絕的時候，正是第一次睡眠開始之時，新的行軍命令又已到達。該師又須前進幾小時路程，因為當夜尚須和許美道旅在維冷山取得聯絡。

其間其姊妹師，即第二師，在那哀登堡以北，格靈弗利司 (Grünfließ) 附近，佔領了雅勃隆克 (Jablonek)。森林出口。該師亦於今晨在此不能通行之森林地帶擊退了敵人。

過此以北，由第四十一師加入包圍，該師在拉那 (Tanna) 及其附近露營。

該師隨後於早晨沿由瓦泊利支過去，直到許懷特利希 (Schweidrich) 及古爾根止，由弦南弓北之弓背前進。該師又與昨日在霍亨斯坦曾密切聯合作戰之部隊勇敢作戰。這一帶敵人抵抗力今日又見活躍。但是俄軍最後施行劇烈的白刃戰。以後我軍在許懷特利希附近劈入馬爾托斯將軍之第六軍團及克呂哀夫之第十三軍團之間。這第十三軍團是孤立了，此外則有德軍第一軍團撫其背，經頑強抵抗以後，大部分被繳械。

東路，森林和湖底馬鞍地帶那邊，則有麥根遜軍團以無可比擬的強行軍，前進至南方很遠之地，沿路所有由主要作戰地帶向東之道路，都留有阻止部隊。該軍團在午夜以前不久，尚驅逐了一



營，直到看維陣 (Kahnwiesen) 小村莊。該軍團在那邊駐守，在離那哀登堡——維冷山之大道旁幾公里之地。而這條路早已由德軍第一師之部隊佔領了。對敵人之包圍線確已十分嚴密了！

當日所得之俘虜、敵和戰利品數量已經很大了。而軍司令部於這一天尙完成了一點驚人之事：預備第一軍團、第二十軍團之第三十七師，地方軍及要塞駐軍部隊，於這八月二十九晚上在阿冷斯坦以南一帶挾槍駐守，以備雷倫克姆夫最後來助同僚沙姆索諾夫將軍向德軍進攻之時，爲防禦部隊。

最後一擊

這一天，即八月二十九日，俄軍第二軍對東普魯士之進攻是無效了。雖然八月二十九日以後幾天中尚在作戰中，甚至各處戰場上尚有劇戰，而八月二十九日這一天，因為當天所發生的事情，都非出於俄軍司令部之集中指揮，乃只能認為生路已絕之敵人在作最後掙扎時之行動，故本日實為大戰已達終點之日，敵人已被包圍。

第二軍軍長沙姆索諾夫將軍如上文所述，昨天晚上不幸於坐在大道邊上的時候，為馬爾托斯所遇見。馬爾托斯坐汽車向那哀登堡那方面去了，沙姆索諾夫將軍卻到了大道東邊奧爾勞（Orlau）地方。他在這兒，夜間不能睡，他底司令部卻被一種不愉快和敵意的感情所侵襲，他本戰慄地設法和本軍團取聯絡。因為此刻交通工具如電報、呼格司機和電話因為無人知其所在，所以不能使用，因此，他不能再想和他底上峯，即席林斯基將軍取聯絡。將軍連夜派傳令騎兵，繼之以傳令軍官；但是傳令騎兵和傳令軍官中無人能達到其目標，因為沙姆索諾夫所統率之俄軍已經不

成軍了，而是新敗之餘，成爲在非常混亂的狀態之下的人羣。

這些部隊行軍，一部分依所奉命令行軍，一部分則既無命令，又無統率人員，向任何方向。全部司令軍官都明白全體在包圍之中，然而都存心希望如向東南走，倫可突圍而出。

人們即依此天體方向前進，經過許多通行十分困難之森林，迷了途，又找到了路，潰軍忽而上土阜，下土阜，向東南方奔竄。及至在失望中知道了即東南方面亦有敵人，這一方面亦不能自由，而是投奔到德國機關火中去的時候，才到了無限失望的地步。俄軍官衣散爾宋 (Iason) 敘述當時俄軍情形如下：

自東方昇起的太陽透過密而高的樹林光，以其光線照耀那些疲乏和士氣沮喪之殘部。此項軍隊於一星期前新鮮有力，方由新鮮的營房中出來，越過東普魯士邊境。

此刻這些隊伍已經不是有組織之部隊，夜間在狹狹的樹林大道上成爲非常混亂的人羣了。由各種部隊破兵和輜重集成之兵士目前只是大批唯一的亂竄之人羣。這羣人極度無紀律和疲乏，以致大部分縱列中於昨晚尚存在之紛亂現象，此刻被一種無力的失望所消失了。在當時部隊

中所有之情緒之下，談不上有組織的突圍。軍隊簡直到了不能作戰之地步。上文所述之軍隊之司令官沙姆索諾夫將軍，自其軍隊作戰以來，此刻對於其軍隊之地位第一次獲得確實的概觀，此人獲得這種概觀，就其自來交戰而言，實已太遲，這一點實爲此人遭難之癥結。

他於這一天，即八月二十九日早上坐汽車到處繞行。他底由七員軍官組成之司令部和他在一起，他們在途中不斷地經見沒有主意而亂竄的部隊，這些部隊於見到其軍長經過縱列時，已經好像漫無所見了。他那天早晨發了兩道命令，命令第一軍團向那哀登堡進攻；但是他自來就知道第一軍團決不會進攻。

第一軍團是找不到新任軍團長的一軍團。他也命令更居東邊之第六軍團進攻。他信任由他新委的參謀長蘇來司基上校之能力與熱誠。他心目中也十分知道這一個逃亡得非常不名譽的軍隊決不能即刻再從事進攻。他想定這兩軍團這一天不能作戰是對的。他底中路軍團即克呂哀夫和馬爾托斯兩軍團，此刻呢，他親自指揮這兩軍團，他坐了汽車在這些部隊中馳繞，他看到此項部隊潰不成軍完了！

沙姆索諾夫將軍於向午時，和其司令部尚在奧爾勞附近。他祇有一種思想。他和其部屬以談話形式來說明此種思想。他必須爲其最高統帥救如許人，槍和礮脫此危境，他現在想的是：我如何和我底司令部離此危境呢？我到那兒去？自然退到後方遠處，藉便將尚可突圍之部隊集合，以及聯結成爲可戰之師。這次危機之內部還有甚麼？沙姆索諾夫將軍本人當然不是卑怯者流，他在戰敗底戰場上尙有何種可爲之事？他擬就一通給馬爾托斯之命令，命令馬爾托斯將軍轉令迷途——正確地說——於戰場上之部隊，且命令他向可爾蔡來和雅諾烏（Jarow）方面去。

這兩處地方已經在國境那邊，卽俄國境內，爲兩地聯絡計，應由馬爾托斯將軍先使逃竄之部隊停止行動，沙姆索諾夫將軍自己則願意親自掌握新編成之軍。對於沙姆索諾夫將軍自己於使用最精確之判斷一方面，必須承認這是在他底境地上，根據戰術的及戰略的考慮而產生之果斷。天知道，否則他又該怎樣呢？

他將命令遞給一位軍官，着其傳給馬爾托斯，並且令其坐汽車前往，以最迅速的方法將此命令傳給馬爾托斯將軍。這一位軍官未能覺得馬爾托斯將軍。爲何沒有覺得這應該卽刻加以說明。



法蘭西將軍禮謁被俘俄將克呂哀夫將軍

因爲這位不是笨伯，又因爲他知道命令內容，他於斷定馬爾托斯將軍再也找不到後，到克呂哀夫將軍那兒去，克呂哀夫之地址已經有人告訴他了。

軍官找到了克呂哀夫將軍，他在極度沉鬱當中。克呂哀夫將軍所部潰敗之師，各部隊亦已開始各自棄械了，今日清晨被貝洛夫將軍之軍團在背後攻擊，克呂哀夫現在才自怨，雖然有八月二十七日日有兩名空軍軍官之報告，有八月二十七日晚騎兵哨之報告，他卻仍以貝洛夫之部隊爲勃拉哥維希慶司基將軍之部隊。克呂哀夫將軍此刻知道他白天之所以未曾爲貝洛夫所攻擊，實因沙姆索諾夫將軍命令其那天白天向西南移動之故。

克呂哀夫接着命令他應該如何執行命令，怎樣着手集合這渙散了俄軍部隊，怎樣依統一的行軍方向暨作戰計劃，他連想像都想像不來，因爲他也不是卑怯者流，所以決定着手進行。

當傳令軍官回來的時候，他陷入俄軍步兵團卡希爾 (Kaschir) 團中去，該團在駭台李希 (Scheberich) 附近忽然受三面包圍。全團陷入重砲火下面。傳令軍官除了離開汽車，附入部隊中去以外，別無他事可做。卡希爾團站在火線上，直到團長於短時間考慮以後，決定他應該向那一方



被毀之霍亨斯坦
1914-15飛機攝影

面突敵人之圍爲止，並未轉動。

卡希爾團團長可可烏司基 (Kochowski) 上校決定下令本團衝鋒。等到可可烏司基在極短的時間內看到本團被圍，他跳到前面去，搶過團旗來，打開團旗，用左手高舉團旗，以右手舉起指揮刀，指揮本團實行蠻勇的衝鋒。他實行身先士卒，指揮這一次劇烈的，但是沒有光榮的進攻，他陣亡了，團旗在手中，旗掩蓋着他底屍身。但是該團卻完全了它底任務——德國人確實退了許多。

爲何馬爾托斯將軍再也找不到了？他那方面是這樣：

事前，當他晚間在到那哀登堡去的路上的時候，必須知道那哀登堡已經被德國人佔領了。所以他將汽車向後轉，去允適當的安息地方以度此一夜。但是那一夜並未安息，因爲他那一軍團底可怕的潰退情形常活現在他眼前。黎明時候，他要找司令部，他想藉此再行集中其軍隊。他經過一處村莊，到了貼近村莊後面的地方，他底汽車到了敵人劇烈的砲火下面了，汽車由騎衛兵護送的。騎兵中有許多人陣亡，其餘騎兵拍馬逃跑，任他們底將軍孤身留下。將軍此刻跳下汽車，親自搶

了一匹馬，這一匹馬由一名騎兵隨同帶着。隨員在汽車中，他是上尉，也搶了一匹騎兵底馬，於是兩位軍官和兩名剩下來的騎兵同路奔跑。馬爾托斯必須知道樹林已被德國人四周包圍了，他企圖向雅諾烏的路上步行前進。他忽然又在一處樹林邊上陷入德人機關槍火中去了。他底參謀長馬朱哥烏司基陣亡。其餘軍官星散了，馬爾托斯將軍最後只由一名負傷軍官和二名騎兵護送着。到晚上，他們還是迷了路，無計劃地亂跑，隨後又被一部分德軍包圍。馬爾托斯在他底回憶中親自敘述道：

「德國人用探照燈來照我們。我決定騎馬向樹林邊上走去，但是於走出了小叢樹以後，即在非常近的地方受人射擊。我倒在地，被德軍兵士強蠻地擡了起來。我底隨員弗道爾朱可烏(Ф.Д.Дортсчук) (Дортсчук) 上尉叫道：「這是俄國將軍！」以後他們親熱了，將我帶走。我們走了二〇〇——三〇〇步到了一處散兵壕，我們在這兒被繳械。」

馬爾托斯底處境是如此。

他底上峯沙姆索諾夫將軍在被追擊時決定向雅諾烏走，他帶了司令部最高人員參謀長波

司托烏斯基，烏雅洛烏上校，萊貝台烏（Leibetow）上校以及另外四名階級較低的軍官，許多汽車和騎兵衝隊，組成司令部而走。他向維冷山那方面進發；但是未到之前已經遭遇了德國機關槍火。將軍堅決要衝過去，命令騎衛兵衝過這一道機關槍火線。烏雅洛烏指揮這一次衝鋒。但是他們都未曾達到目的。許多騎兵陣亡，一部分跑到兩邊樹林中去，祇有小部分的騎兵由烏雅洛烏率領回來了。將軍以後又多方面的用汽車及剩餘騎兵取相似的方向衝出去，但是到處遭遇德軍部隊。入晚了，走到看維陣附近樹林中一條街道上面。

他們在那兒停止前進，集議。軍官們知道德國人將所有道路和一切道路口都佔領了。他們知道他們不能用汽車衝出去了，沙姆索諾夫於是揮手叫汽車退去，他向車夫們說，他們應該自己設法衝出去。他到他底心愛的騎兵那兒去，命令他們在逃亡中自求生路。零星比大部隊容易突破德人包圍線。隨後沙姆索諾夫將軍又到軍官那兒去。他建議聚在一起，步行向可爾蔡來方面去越過俄國邊境，逃出包圍線。

入夜，沙姆索諾夫將軍單獨和他所不愛的，他們也不尊敬他的部下軍官們在一起，他確實知

道在未來的艱險行軍當中，他是離了他們的。

經過大樹林，向東南前進，冥黑，樹林被沼澤地截成幾處。拖泥帶水地走過沼澤地帶以後，又是上山，下山，經過密樹叢，經過更密的叢林。經過有小的淺水渠的草地。這些軍官們默然前進了幾小時，各人在想自己底事情，不交一語。當時年輕軍官中有一位知道，在黑暗中各自奔跑是危險的。不能看見同行者，祇聽到移步艱難的人們底喘息聲音。軍官建議，因為各人都已有力盡之虞，稍事休息，他在短距離內呼各人姓名。被呼者一律答一聲「有」，藉此可以使人知道彼此未曾離失。又前進一小時。地形更困難了，軍官在中間叫道：

「沙姆索諾夫將軍！」

將軍答道：「有！」軍官叫：「波司托烏司基將軍！」他答道：「有！」全體同伴都如此回答。

繼續前進。大樹林不見尾，簡直不知道已經走了多少路。

軍官又叫道：「烏雅洛烏上校！」上校回道：「有！」他叫波司托烏司基將軍！他答道：「有！」他叫：「沙姆索諾夫將軍！」隨後他站住了傾聽，得不到回音，又叫一次：「沙姆索諾夫將軍……！」

這一處漆黑的樹林中，在後面稍遠的地方，有手槍聲一響，擊破了這萬籟無聲的寧靜環境。全體軍官此刻確實知道不幸的沙姆索諾夫將軍自動以這一聲回答唱名的槍聲來結束他底生命。俄軍將校薩爾夫(Salf)關於這一幕的敘述如次：

「軍官中無人覺得需要在沙姆索諾夫將軍遺骸之前跪下，對他訣別，而且向他說：你不應該負責，而應該我們來負責。」

倒霉的司令部軍官們急於找出路。」

這些「倒霉的軍官們」找了一回將軍遺骸，他們繼續前進，他們突了圍。

於是他們迅速向俄國境內進發，然而這次可怕的大戰底慘淡經過猶歷歷在目。俄軍第一軍團和第六軍團，並無此等軍官參加，以後執行了已死的沙姆索諾夫將軍之遺命，前者由西南方面，後者由東南方面過來，實行內戰作戰，向德軍包圍線衝過去。然而這種突破戰在當時或者以為尚可以變更戰局，卻也在德軍火線下面，為勝勢之德軍所粉碎，德軍在此時決不願意將九仞之功奉於他人。這一次大戰主將奧登堡元帥敘述這次攻擊說：

「當被圍者陷於失望之時，萎靡不振之氣麻痺了本可以實現解放的行動力量！」

俄軍在樅林山之役全軍覆沒，這些俄軍在一星期之前，唱歌騰歡，殺氣冲天和氣焰逼人地衝進了東普魯士境內。這一次全軍覆沒對俄軍成爲當頭打擊，而大戰終了的時候計算被德軍俘獲者計：十三位將校，九萬二千名兵士，三百五十門砲。

但是比較更重要和更偉大的方面，是俄國人被逐出東普魯士之外。



北路較遠處之雷倫克姆夫將軍，於沙姆索諾夫被擊敗之後，亦趕快退卻，他底有力的部隊亦退出德國境外。

東普魯士終於解放了！

結論

橫林山之役予東普魯士以一重驚人的保障。這幾行爲了紀念普魯士軍於解放東普魯士一役中而寫之結論，無人能比當年親與戰役而獲勝之元帥更寫得光榮可敬的了。

興登堡元帥在他回憶錄中說到橫林山勝利時說：

「部隊和指揮官成績驚人。此刻各師都在露營，兵士們唱的大戰底聖歌聲由他們中間傳出。我在我們阿冷斯坦新軍司令部中，當祭神時，瞻仰了古僧殿附近一教堂。當教士作最後一次祈禱之時，所有在場諸人——年輕的兵士和地方軍——在經過事實底有力印像之下，一律下跪。他們底英勇行爲的尊嚴的結局！」

參考材料

凡有關於德國方面者，取材於德國國家文獻。

關於俄軍方面者，悉得之於熟識的協約國代表所口述，此外則取材於俄文及波蘭文之專門文件，尤其是一部分未曾發表之文件（例如閱根將軍之記述）這些文件均見於普拉克（Prague）俄國歷史文獻中。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97648)

☆歐戰縱山大戰記 一册

Tannenbers

每册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R. V. Wehrt

譯述者 陶 茲 人

長沙南正路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館代辦者哈飛生)

港

